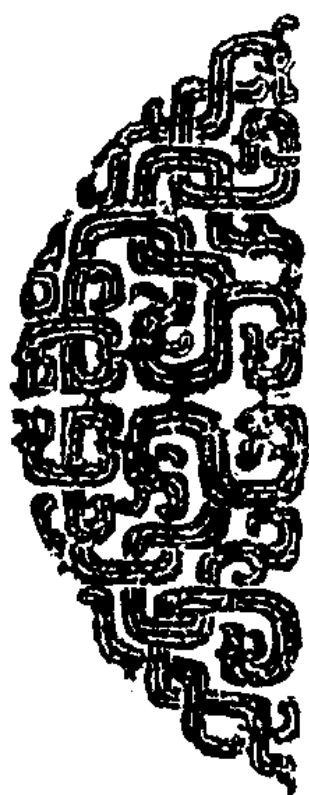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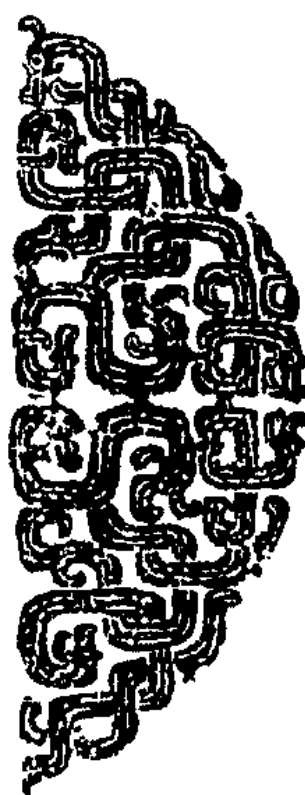




張
秋
志



(清)

林 芑 修
馬 之 驩 纂

本書十二卷，清康熙九年（一六七

〇）刻，現據清康熙斌業齋抄本影印。
張秋在今山東省東阿縣境內。

重脩張秋志序

傳使君祇奉

己酉冬予衡文南國歸

新綸出董厥職以夏四月抵署

張秋時同舍郎

值泉流旱涸數千糧艘鱗

遵度王君實駐茲土具桑

泊河濱予日馳二百里相

落邀予艤舟

視節宣幸

三事嚴程欲

天庾早登獲告無罪然勞瘁

春

亦云殫矣抱病以來于士

河憲羅公以河政繁鉅特有

大夫之文章氣誼未一造

滿漢兼差之請

請前哲之芳徽未一攷詢

部可其議予遂與

山川之形勝古蹟未一汎

覽風土之貞淫未一采聽
學宮祠祀墉堞樓櫓之肇
造沿革未一披歷而經理
藥裹餘生僅免溝壑寧復
知有戶外事耶迨病起支
牀別駕林君以張秋志
成請序予捧之卒讀未能
又何能序每億吾所未造
請之士大夫未攷詢之前
哲未泥覽之山川古蹟未

采聽之風土未經理之
學宮祠祀墉堞樓櫓日縈
予懷而思得一遇者或于
志焉見之爰循次繙閱舉
凡聲名文物之盛忠孝節
義之大上而日月星辰下
而昆蟲草木以及水旱盜
賊幽奇怪異一切人世可
歌可泣可法可戒之事悉
在吾目中而無遺憾予是

以嘉 林君脩舉之功甚
大 而信 陸馬兩君蒐羅
著述爲足並樹不朽夫張
秋界壽東陽穀之間鎖鑰
文濟襟帶齊魯亦河渠一
要區也考舊志創自明萬
曆丙申距今七十餘載其
間滄桑代變潰徙靡常里
閭廛肆視爲羸蝕古今之
不相同也久矣微志何以

徵信使其未脩也予猶將
贊之况其已成敢以病辭
乎後之人由是志而經緯
之思物力之何以盈縮民
俗之何以淳澆崇正道以
興禮義敦本務而黜機利
毋萑苻竊發而刁斗時聞
毋魚鱉其民而蛟龍是宅
庶幾生聚教訓歌永樂郊
以不負

朝廷設官分署至意則是志也

幸也夫

匪一鎮之書而實三邑治

康熙庚戌陽月

安兩河要害之書也惜夫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工部都水

予以病乞歸不能三年底

清吏司主事加一級

績而徒託之空言以自見

欽差管理北河等處河道兼管

他日過黃陵之舊堤眺戎

臨清閘座事務前已酉鄉

已之遺阜其所爲感慨留

試江南副主考東官祁文

連低徊三歎當何如也茲

友書于綠雨軒

于林君之請姑爲之序

意者身去名留其亦有厚

重脩張秋志序

張秋襟帶阿陽壽三邑南北轉
運鎖鑰具是鎮誠重哉三邑向
各有志鎮獨無有蓋其山川人
物已散見于三邑之中不復詳
也萬曆丙申水部大夫黃公履
常取其散者收之使張秋有所
統紀亦祭川先河之意也距今
庚戌七十五年矣典籍雖存鼎
革異勢水道猶故也而隄防則

異戶口猶筭也而稅役則異日
星陵谷不勝災變之書節孝貞
廉僅存遺老之口失今不記久
且湮沒將觀風者無所採于茲
土而作者之功不其墜歟余于
黃公曠世而相感矣公爲理學
名臣葵陽先生令嗣葵陽先生
則余大祖水部公典浙闡時所
首拔也淵源家學宜其才擅史
長志追遷固余則安能惟茲七

十五年故實周爰諮詢叅稽同
異表于鄉之名進士陸冲默司
李暨壽東簿馬旻徠鱗次而貂
續之間有易置有補益不過因
時世之異宜取詳略之有要猶
前志也續成而賦役有經食貨
有紀文物有徵天戒有謹而河
渠之要亦得以時稽焉則此一
書匪僅一鎮之書三邑之書也
匪三邑之書南北轉運之書也

可以備採風可以昭來許矣雖
義例體裁一竊取于黃公亦冲
默旻徠二三君子之相與以有
成也夫以異代同官泛泛乎若
萍游于江河適相值耳乃創斯
志者黃公述之者爲不佞芘七
十五年中竟無一人起而續之
得非文字之好亦有夙緣余與
黃公自先世以有今日非偶然
也繼是而脩者又豈必如吾兩

人也哉

康熙庚戌重陽後一日兗州府

張秋捕河通判閩中林芑郎

山甫撰

重脩張秋誌序

誌之爲言志也志在經世則於山川之錫民福土田之養民命者思之志在善俗則於風俗之徵奢儉人心之徵邪正者思之又况理學關名教之源藝文爲秀靈之聚家有孝子無忝所生卓彼女貞以媿丈夫尤爲風教之所繫可弗誌歟或曰安平在三縣中縣已誌且屬濱河又有總紀紀之何煩復爲書哉陸子曰志猶史也古者雖子男附庸

小國必有史官執簡以紀其山川土田風俗人心之美而理學藝文孝子節婦附見焉蓋因人而其詳及於地卽囚地而其詳及於人也豈我安平江淮灌輸洙泗映徹風清道秀士惠女伺之區而因其殘缺弗爲補葺使一代大典若滅若沒於烽烟水火之餘旣少傳人又乏掌故司文獻者其有慙乎閩中

郎山林公覩遺書而愍之慨然興起以爲已任爰進陸子商焉

子攬其要而辭其煩推讓能事於旻徠馬君君博通擅海內日謀所以櫛而比之可謂勞矣書成特以刪訂大略委余獨斷余非其人也但思古之良史是非不謬於聖人故達達斷論之功難於敘事用是折衷必確取與必嚴苟非溢美片言亦榮一或過情隻字可惜况鉅筆首倡如

林公以直道爲權衡以古事爲龜鑑余體其意而行之務俾讀者

與作者之志各犁然有當於天
理民彝之公焉其可有徇若夫
弄筆揚墨輕率譏評則又余之
所不敢出也矣

康熙九年庚戌季春吉日

郡人陸叢桂泚默譔

安平鎮志舊序

安平在勝國時爲景德鎮嘗置都水分監以居行河
之使蓋亦大聚落也國朝開會通河特遣水部大夫
一人駐節其地以總漕渠之政南北幾二千里輻輳
而受成焉則尤稱要重哉乃其地籍東阿而錯麗於
陽穀壽張之境三邑鼎峙而有之故其文獻故實亦
散見於三邑之志而猝不能稽則訓方之籍闕也萬
曆癸巳水部大夫稿李黃公奉命分司旣著河漕通
考以播鴻猷復以其餘咨諏網羅躬採舛翰而鎮志
亦成焉謂予子色人也遣鄭生國熙奉書請序予子
中覽而嘆曰於都哉體簡而明文麗而則信藝林之
珍典方輿之鉅觀也矣夫志者一郡一邑之史也無
郡邑之名而有其史則所係有重於郡邑者焉何者
漕渠出於齊魯之郊旋之若帶張秋其檣結也北二
百里而爲清源而得其賈之十二南二百里而爲任
城而得其賈之十五東日三百里而爲濰口而鹽筴
之賈於東兗者十而出其六七此亦遷史所稱陶宛
邯鄲都會之區也而又當汶濟之交受濮瀋之委河
伯望海假爲北道景泰弘治間朝廷再遣重臣大興
人徒臨塞決口玄圭告成乃賜名安平而復號爲鎮

卽宣房瓠子之築不殷於是矣奈何視非郡邑而弗之志也志成而吏有法守事有章程文物有徵食貨有紀漕渠之要亦因有考據焉此豈一郡邑之所係也哉繫猶有進於是夫上之域民猶制水也水之為道固必濬為溝澮遏以隄防而後翕猶順軌以趨於下然其旁也羨溢亦必得巨藪大澤而瀦之使其游波寬緩有所休息而後不至於潰天民亦然居之郭郭畫之經界此大綱大紀萬世不能易也至於五方之遊軼百賈之轉鬻亦必就開曠四通之地以有所猗靡曼衍而不求於有司之三尺然後其志安焉而利可久故聖王體國經野亦往往解其羅之一目而有所不盡則是地也固亦民之藪澤乎哉自余少時覩記生聚繁殖屢闔充盈比年以來日益雕敝文化為陋豐化為嗇若將有索然不足之心其故安在志所稱時詘舉羸閭閻煩賈及謂新城改建財力耗屈此不可歸之天數也畫地而守者其亦有永思乎夫鎮者重也填之而使不弛又鎮者定也奠之而使不撓域民之道也故夫無郡邑之名而有郡邑之政有郡邑之政而不純用郡邑之法則鎮之義居焉爾而不然者是岐藪澤而潰之也其亦有係於漕渠而非

但一郡邑之故矣黃公之職治水而開府於鎮討典稽常以告有土意在斯乎黃公當世英流博物閱覽嫻於文辭而器度粹清才猷瑋卓有非文學所能繫者茲蓋其一斑云時萬曆二十四年歲次丙申秋下浣之吉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前經筵日講國史副總裁官兼知起居注東阿子慎行謹序

安平鎮志舊後序

歲甲午不佞以罪還安平也習其地當一州三邑之唇齒而習其形勢又當南北兩都之襟喉詎不稱重鎮與二百餘年漕渠之決塞城郭之變遷人文物力之登耗皆吏於斯觀風於斯者所領瞿瞿究心而不佞竊嘗諏咨掌故無有也夫秦人未適越者不請舟楫何狀舉越志而按焉則若鼓柁而葵猶澤國之中志可一日不講哉江淹謂脩史莫難於志作志固難而作安平志尤難何也志他郡邑者不過列其山川攷其封建萃其文物辨其土風卽可援筆而稱實錄若安平則犬牙州邑之境五方錯雜猶主客棋布然欲近舉之則隘欲遠舉之則濫欲於遠近湯舉之則駁志曷取乎且也二百年間掌故缺佚文獻蕩焉無

可據卽有志志安平耶譬之善醫者適暈黍梁父之陰求所謂柴胡桔梗而不得藉令秦越人在御將何以施其能耶故曰作安平志尤難也水部黃公淵源家學具良史才不佞嘗以志請公慨然有概於中遂分類編纂窮搜而博采參之碑記質之圖經綜核考訂不數月而志成總十一卷至若河渠要害閭閻疾苦又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彼浮而近誇華而損實若之論左氏司馬子長者有一於是耶誠可謂信史矣凡吏於斯觀風於斯者鑒模範而思齊察利病而思興革感人材地力而思轉移鎮不有大造哉則志之所繫匪淺鮮矣夫以二百年之曠典而成之一旦此地抑何幸也而不佞奉公未議乃獲挂名籍中又幸之幸也謹識其歲月云山東兗州府通判分署安平前禮科都給事中松陵李周策謨

創脩安平鎮志凡例

一本鎮據一州三邑之中向無志今所采擇大部以州邑成志為權輿因而旁搜故典轉荀鄉父老文學粗具梗概耳其或謬悠不經者未敢採人

一山川人物遠舉之則迂近遺之則隘大約方至以三十里為限庶幾於本鎮唇齒十不漏二三耳

一名宦已載各州邑志中茲不贅惟政績於本鎮相關者方敢采入

一賦役凡該州縣額徵地丁糧差已具郡邑志中不贅惟灘葑市徵雜差繫是本鎮者方載蓋以明職掌也

一人物科貢或有發跡本鎮而徙居他郡邑者或有他郡邑薦紳而卜居本鎮者義當並收之餘不敢濫

一鄉縉紳凡見在者卽行誼高等不敢立傳此作志舊例也

一藝文凡境內各祠觀碑記題咏浩繁不能悉錄惟於本鎮風十人物洽體有關者題書之以備

故實

兗州府分署安平通判李周策訂正

東平州知州泰效鵬

壽張縣知縣張受訓

東阿縣知縣王以旌

陽穀縣知縣傅道重

壽張縣王簿葛為裕

陽穀縣主簿楊國聘

濟寧州學生員陳獻猷

鄆城縣學生員翁承選

魚臺縣學生員路惟直

全校

重修張秋志凡例

一 張秋舊無志肇自明都水大夫秀水黃公承宣開草昧造雲雷功云偉矣本名安平志因弘治中改鎮名遵時制也但張秋之稱已久未之能易至今遠近舉張秋則口耳皆語舉安平且以為直隸之安平縣矣今正名為張秋志云

一 黃公才長筆健思慎慮周雖經始之書而體材雖典程式儼然茲事重脩多仍其概或稍加移易以合心之所安不敢純用雷同然亦十之一耳

一 張秋以河事為重舊無河圖今補入

一 水部自黃公而後不乏名賢率以歲久無徵若

仁和李公之藻學貫天人精爽象偉則見之於

日軌儀長樂謝公肇制才彪風雅妙著篇章則

見之於北河紀今皆採錄

一 方輿建置賦役等編有今昔因革不符者存其

原蹟疏以新文

一 舊志末有襟志一編其紀年內載河工特詳間

有襟事二三則今分河工另編附河渠志其襟

事另編於後益以祥稜兵戎作紀變志外有紀

異數則稍益新聞作奇異志改置孝貞志後

舊禠志內河工編年自明永樂七年始至嘉靖三年止今前補後續自漢文帝十二年始至今止

一職官選舉凡舊志以後者皆續之無考者姑闕職官志下附名宦傳選舉志下附人物傳非動猷奕燦品行清貞者不敢溢收然亦文從簡約不為浮豔

一詩詞舊止十章殊覺寥落今博考古今增十之九分立事類以便諷味

一校書者但櫛比行墨正其魚魯耳往嘗見徐李兩先生著西學天官家言必點定句讀殊令閱考心目了便茲特竊此

一曆家歲差之法率八十餘年一脩整余於志書云亦然張秋志創脩於萬曆丙申重脩於康熙庚戌重脩者第二次脩也後之君子再興此舉當稱三脩以至四五皆以其數名亦考稽掌故之資也

重脩張秋志序

余自庚戌鍛羽歸誓焚筆墨不欲再理鉛槧且愧乏江管故一序一記未嘗有脫藁焉無何郎山林公祖來蒞茲土重脩鎮誌匝月告竣顧余曰此史成尚懼其有漏子家世安平何可無一言以記之因思公之德謙而光矣公為閩中著姓理學名宦奕世輝映以我公之德之才秉太史之筆斷而兼扶風之華瞻安有貂之不足而煩續哉雖然不可益者公之書也其可贊者公之誌公之德也遂取是誌而讀之誌風土乎誌人物乎誌風土見天文之分野地輿陵谷之迭遷天

地昭而陰陽備誌人物見節義文章
忠孝廉貞較若列眉因嘆人物著而
風土關焉非淺鮮也蓋聞治土之濟
者不于地爭在動之以天治風之澆
者不于俗爭在感之以德天德在倡
之以身而標之以言俾過者如聽晨
鐘如聆鐸音聞而化之故曰此誌成
卽風化成也烏得無贊由是吾鎮之
前之節義出矣將後之白石礪齒者
益盛焉前之文章出矣將後之青箱
名家者益盛焉前之忠孝廉貞出矣
將後之斗南大節山陰一錢者益盛
焉非我鎮之節義我公之節義也非
我鎮之文章我公之文章也抑非我

鎮之忠孝廉貞我公之忠孝廉貞也
從此風之澆者醇矣土之瘠者厚矣
天地昭而陰陽備具于人物觀厥成
焉公之德山高水長矣真所謂誌者
志也據事矚情如見千古以上之志
卽動千古以下之志也斯誌成公之
良史實公之治書也余之不能贊而
可贊者非諛也未嘗有脫藁而脫藁
也非矯也旦夕

簡命褒嘉錄治平第一記彤管而圖
麟閣未必不以余言爲左券也區序
鎮誌云乎哉

康熙歲次庚戌仲夏朔後一日東原
年家渚弟閻用汲頓首拜謨

張秋誌序

誌者所以紀風土人物暨沿革變易之事也故郡有誌州邑有誌而鎮獨無誌鎮之有誌自張秋始然莫為之續雖美不全則張秋之誌若不自往日始而直自今日始蓋天下事開創固難而脩輯亦不易故創固始也脩之亦始也吾家龍門公於故明神宗年以禮垣給諫出為兗州佐分駐安平丁未秋余筮仕亦得斯官正欲於簿書之暇求吏治之遺踪訪一門之懿躅登之側理以為美談迺下車未幾罹彭正圉太守嫁禍奔走於陽平歷下之間爰書覆盆不遑搜討客秋旋報內艱聞中林郎山及瓜之代

來蒞茲土治秋期月督畚鍤靖萑苻百務具興因肆力於裨官野乘張秋舊有誌殘缺八十年矣矢志重脩屬壽張薄馬旻徠董厥事閱三月書成會予駁案竣中秋從涕上來梓人携藁相示受而卒業焉風土沿革班班可考兼輯古今人撰著勒成一編因感於廢興有時而聞見之非偶也方余在湫湄時有心蒐訪以寬訟而失之今假手於郎山使兵燹散佚之餘網羅故實剟剔一新而家給諫之詩文不及見於里乘者得見之於誌中心目快然余一人如此其餘之欣慕而樂觀者不知凡幾矣燈傳薪續必以其人郎山為前此之功臣吾願後

之君子併為郎山之功臣則斯誌也又不自今日始而且自後日始也雖數百年如一日可也

康熙九年庚戌菊月松陵李黃經淵題

於秋千之世德堂

張秋志序

余少時讀左傳越絕書史記吳越春秋見延州來季子一句吳濱海之人而歷聘上國所經行之地盡結文其賢士大夫且溫然蘊藉焉於友誼審音知曲精於樂律何其闡覽博物君子也想見其人傾慕之久之既弱冠後遊觀山澤間遇古今賢豪人名勝遺跡輒流連徘徊而不能去張秋古安平鎮也去予郡百里而近為河濟一都會東連九仙陶樂諸山汶水貫其中先

達名賢商德甫孟子成宗鹿遊諸
君子道義文章輝映千古今年
以來圖子指明仲朗張子鍾洞馬
子從皇陸子冲默接跡繼鑣而儀
於世癸卯秋核士江南道經此地
如游高陽里登通德之門矣其蜀
郭東南偏河干之側又季子掛劍
臺在馬是予夙昔所傾慕者異哉
何物小草亦象形徐君墓上樹乎為
是三揖而讀古碑空山明月若有
人馬助予太息之聲也予時即欲
訪其地志倚筆寫於行橐以勿

皇華靡及耳今春過曹南再取道
戊己山下時陸子冲默方以司李
安靖養里居樽酒論文為首飲一
日視予以馬子旻徠古調堂集又
稱別駕長樂林兮之莫因介紹
見之予曰德星重暉朗照東林
次合孫千里之賢人聚于安平
是宜有命世奇作紀一時之盛
余來晏息間圖冲默手函注存
記張秋新志十二卷塞宵篝燈
披之以銷永夜竟讀後跋聚
評語而其書多有言延陵季

子者因篇次者以季子之言附之以
代審音馬其序方興禹貢兗州之
域上應宮女室歷之項山有戌已
棘梁水有金線沙灣以及龍潭決
決乎大國之風也哉其序建置
城池以署如錯繡也祠祀寺觀如
里廬也橋梁坊牌如幕布也藝栽
始基之矣其看陶唐氏之邑風
乎甚序河渠由開壩以訖支級
因水利而邇河工思濼哉淵乎憂
而不困者也形勤而不怠矣其序
選舉職官賦役葉揚高王之清

慎殷馬李林之慈仁衛多君子其
國未可量也詔有先王之道民馬
非威德之後惟能若是其序考
貞奇異張以藝九世同居申屠致
遠聚書萬卷李夢陽何景明程
迥夫為奇士孟子威惟講學方能
作官任風子蟬蛻濁世獨与天地之
精神為往來德至矣哉大矣多
良大夫威經之所同也其序藝文
勅書碑記有其叙制諸表傳成
其章系額詩詞各極其文直而
不倨屈而不曲節有度守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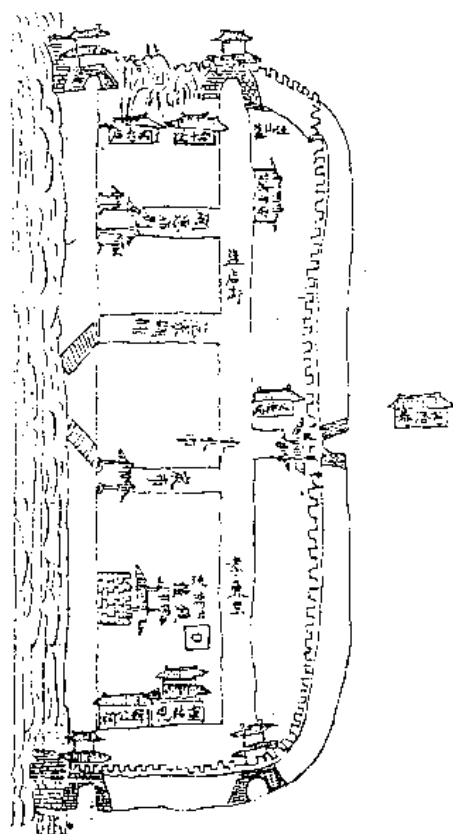
雖甚威德其箴以加於此矣觀止
矣

時

康熙庚戌長至月之朔在山王

曰高綏

張秋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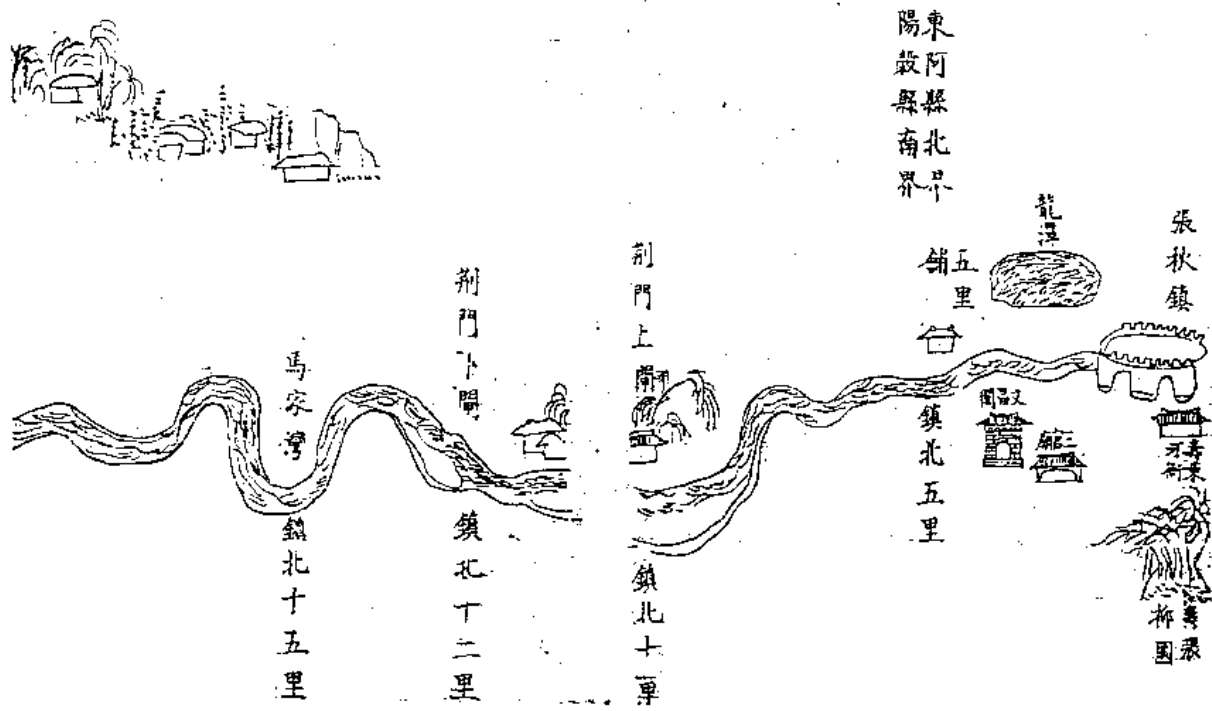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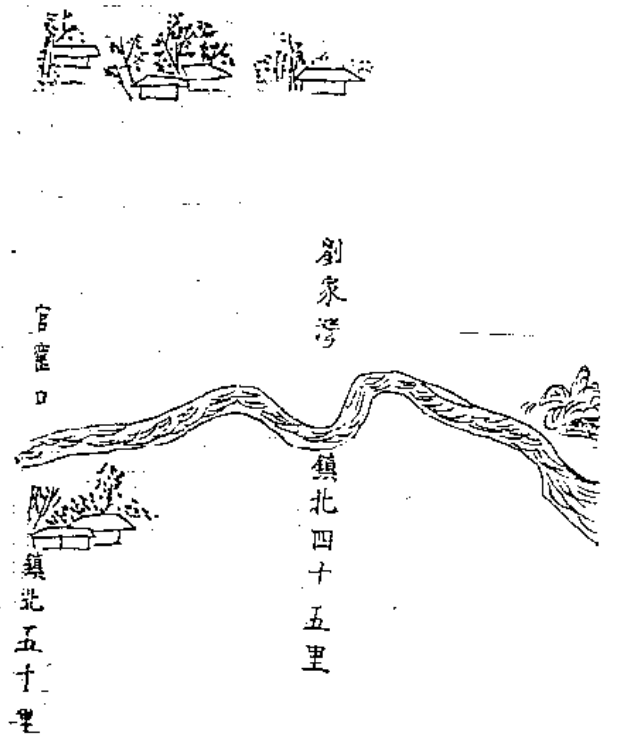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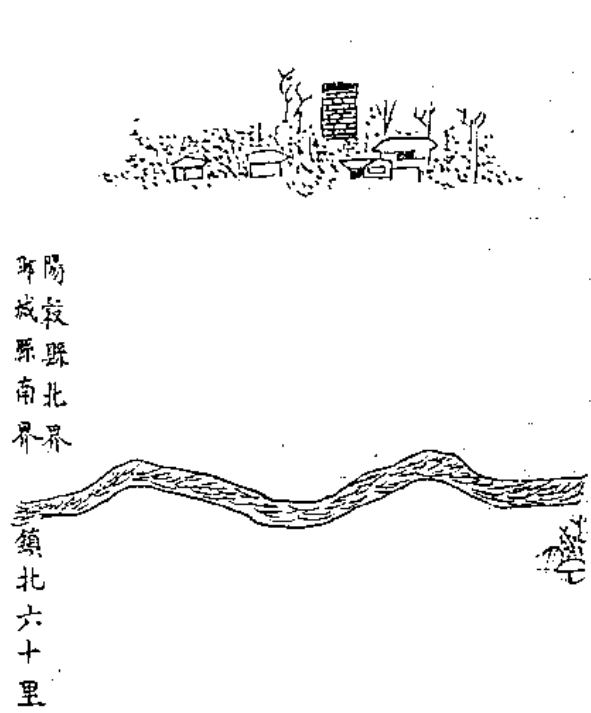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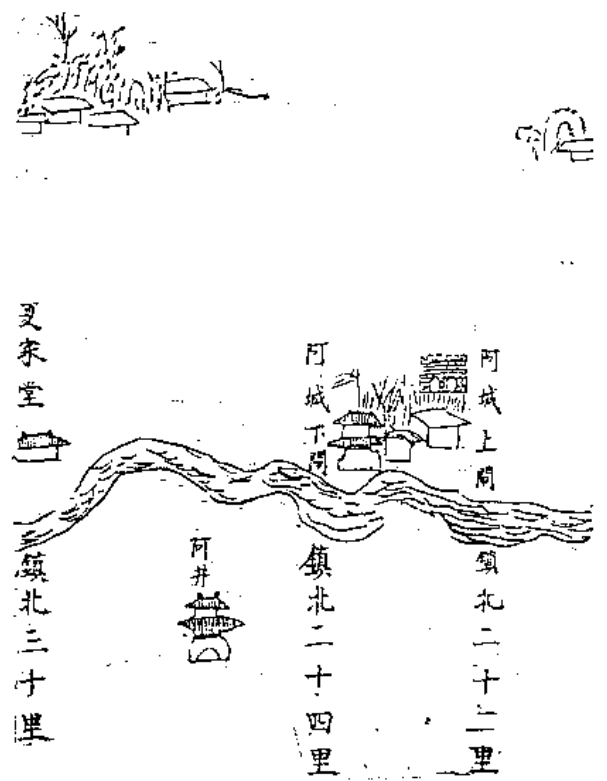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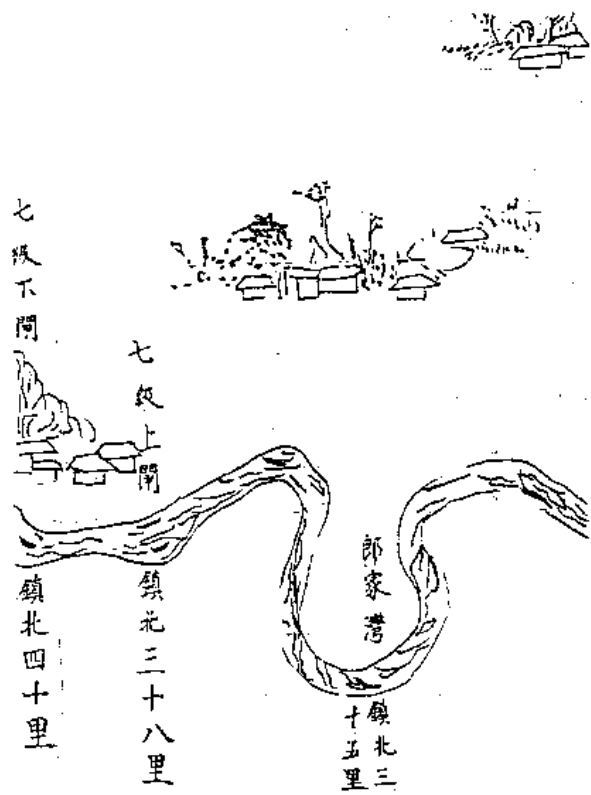
東平州知州張承賜訂正
壽張縣知縣曹玉珂
東阿縣知縣楊士元
陽穀縣知縣王良輔
東平州判官馬淑昌同訂
壽張縣主簿馬之驕補編
陽穀縣主簿于時傳
東平州學生員楊復吉
壽張縣學生員陳 柚
東阿縣學生員劉運興同校

行北正向南正自里五十道河縣阿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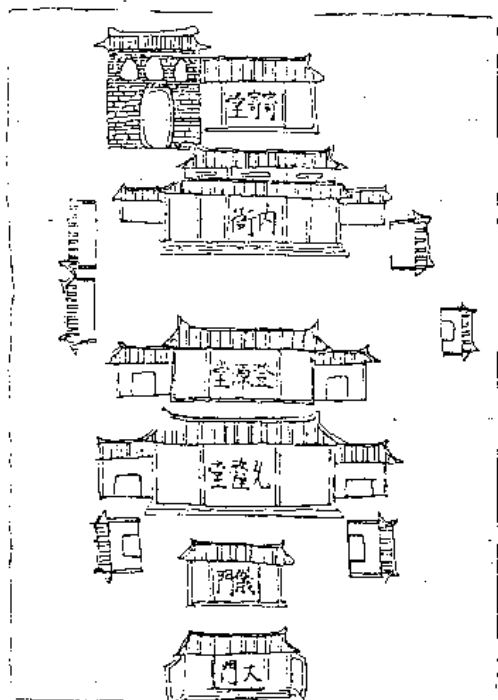


行北正向南正自里五十五道河縣敘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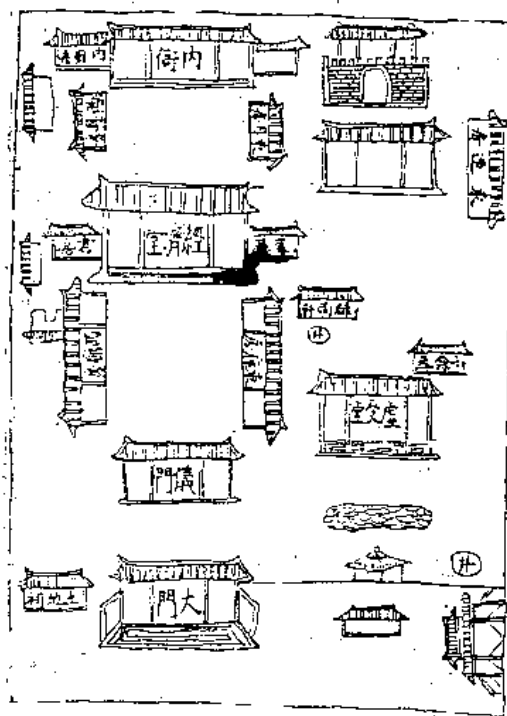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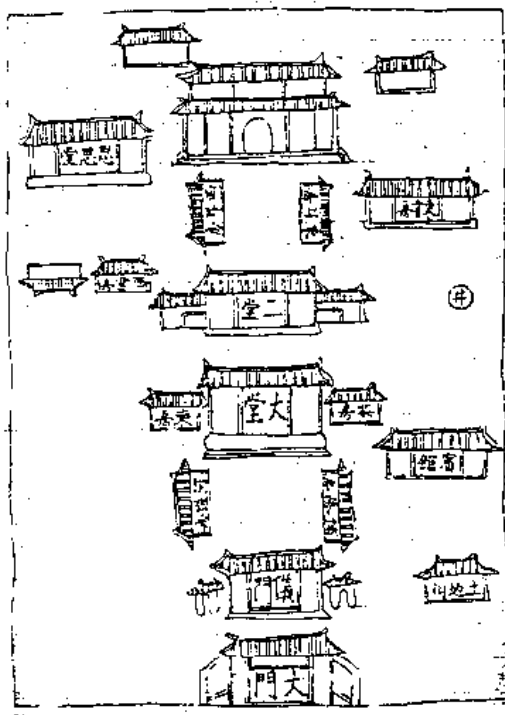
圖署別司分



圖司分部工



圖署公府分州充



國儲數省江河會
土德千年戊巳尊

大堂聯

奔走水涯更豈復云勞顧職數百里河防兼徑募二千間歲兩挑春拘何能少緩念此尾赤魚險都從風雪裡疲命胼胝視當年陸挽倍艱誰說東南方獨竭熙攘鎮上民自安常業但當五方人雜處且幅員八邑良苗苦莠荏苒或東而甯保母兔爰難人想到日覆盆照燭知此日民情可憫願言西北鼓無鳴

退補堂聯

事省而職若不煩生理維艱誰說鎮城如斗
心平則物無弗照衆情可得應知秋水同清

涵秋草堂聯

退食從容營將十笏地排列左圖右史庶幾夢裡古
人靜時晤語

種花自適偷得一日閒暫付盡卷酒杯且對醉吟飲
伴潑墨煙雲

思思堂聯

馬援到居官故人恒滿其門竊未能而願學
子游善得士非公不至其室期相與以有成

古閩林芑郎山題

張秋志目錄

卷之一

方輿志舊式

沿革

星野

儀軌補

疆域

形勝

山川

陵墓

古蹟

風俗

都社

物產

卷之二

建置志舊式

城池

公署

倉廩

祠祀

寺觀

街市

舖舍

橋梁

坊牌

卷之三

河渠志一式舊

漕河

開墾

夫役

水利

卷之四

河渠志二新定

河工

紀變志新増

祥稷兵戎

卷之五

職官志新定

表

名宦傳

卷之六

賦役志舊式

地租

稅課

襍

驛傳

卷之七

選舉志新定

表

人物傳

卷之八

孝貞志新定

孝子傳

貞婦傳

奇異志新定

襍傳

卷之九

藝文志一以上俱新定

河政勅書

河工碑記

卷之十

藝文志二

祠廟碑記

樓櫓城池記

古蹟山水記

堂齋記

卷之十一

藝文志三

褒寵制誥

誌銘表傳

卷之十二

藝文志四

分類諸體詩詞

秀水黃承玄創輯

長樂林 亢重脩

雄縣馬之驕補編

東平陸叢桂鑒定

方輿志

沿革
山川
物產

星野
陵墓

儀軌
古蹟

疆域
風俗

形勝
都社

夫敦土奠民代有遷襲况彈丸一鎮再造懷襄
卽陵麓不化為沉淵井邑不墟為丘落幸矣乃
欲仰觀頽察考古證今凡沿革星經山川名物
斷盡無外漏願不難哉惟是辨方正位亦觀風
者責始攬據其概以伺後之君子作方輿志

沿革

三代兗州之域春秋齊地魯桓公十年會衛侯於桃
丘今鎮東北桃城鋪也春秋傳水經註又稱衛地杜
預曰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卽此秦屬東郡漢仍屬東
郡為東阿壽良地晉屬濟北國為東阿穀城地隋屬
齊北郡為陽穀東阿壽張地唐屬河南道鄆州或屬
東平郡五代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楊劉渡遺宰相
李穀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張秋之名著此按老張
傳去張

秋者漲秋也因秋漲可決而名又宋真宗時名景德
鎮元至治中有景德鎮都水分監記許用中張秋賦
用曰玉獅子鎮皆故宋元名號按景明屬兗州府東
陽固卽俗傳武松搏虎處也餘無考明屬兗州府東
平州之壽張東阿陽穀三縣轄河東皆東阿河西則
陽穀而東弘治七年河決張秋命都御史劉大夏等
塞之更鎮名曰安平然遠近仍稱張秋 國朝所屬
府州縣因明制

星野

今志寓內者有一邑卽定一星野此蓋按所隸州國
較其疆度而抄分之或者十得三四然識者猶病於
牽合而失之謬悠况張秋合一州三邑而為鎮大牙
交錯其間而欲一一辨析之曰屬某分某州某國此
又難之難者矣姑據清類分野書女虛危在子齊分
室壁在亥衛分今通志以陽穀東阿為齊分野屬兗
州之域以東平壽張為衛分野又屬徐兗二州之域
則本鎮乃齊衛之交歟然考故阿城今乃屬之陽穀
井邑且變遷莫辨矣獨可以曲局之見取表於星野
哉東阿志所論甚詳并錄於左內史曰世之論國域
上合星野子甚急焉夫以一州之中而有邑其於星
躔之度大小相懸豈不遠哉夫阿在河濟海岱之間
於州青兗之界也於國齊之西門衛之東境於郡漢
以下東郡濟北東平互有而更制之及撫歷代天官

夾河而城襟帶濟文控接海岱輸貢咽喉南北要地

五方商賈輻輳物阜齒繁舊稱鎮有八景曰戊巳
雄峙黑龍潭上中隆起松檜陰森鬱然有雲霞之色其顛一亭卽梁父徂徠可生而招也
渟渟渟冠蓋雲從軌牆鱗集之襟喉桃城蜃市丘高可數仞
渟渟渟冠蓋雲從軌牆鱗集之襟喉龍潭鏡波其深叵測明
後隱隱有市升車馬之形龍潭鏡波其深叵測明
微如鏡波光棉色一里清遠石橋控海橋凡五空虹
春之日秋之月景奇勝云麗譙拱岱接花浮
平原海門烟樹可裝每夏秋水曳橋口層
時墳如瀑布宛有珠簾雪屋之奇橋上
軒縹緲為阿井靈膠詳見月巖泉寺鎮東南坤山上
遠近壯觀自石壁中扁歷僧舍而隱再見於昆盧巖前
其泉出自石壁中扁歷僧舍而隱再見於昆盧巖前
復隱再見於山門外流至巖下莫可窮

戊巳山弘治七年塞決河成通政使韓公愚築背連
 花池激澗可受及河東金山鎮東南三十里赤如金石亦堅綵河上
 建城蓮池隔在城外南三十里山顛有石崖東西相
 諸邑采棘梁山鎮東南三十里上天橋西
 以供用判石其上可通往來名曰天橋西
 南有小洞判作崑山鎮東南三十里上
 錫佛像數判坤山有一月巖寺馬跑泉詳見形勝釣臺
 山鎮東南二十五里山多碎石類壁麓有魚磯相傳
 為嚴子陵釣魚處今石上隱隱見雙履跡禁此不
 達有子陵臺著之漢書但言子陵隱竹山鎮東南二
 齊而不言其在豈亦常游地歟竹山鎮東南十五里
 北蠟山鎮東三十里上有唐者寺弘治七年重柳山
 鎮東三勾山鎮東三六工山鎮東三十里上有唐初
 十里鎮東三六工山鎮東三十里上有唐初
 泉出山下後人以覆之其旁黃山鎮東二十五里
 為堂子山元學士諫故居也黃山鎮東二十五里

28

中揚旦欲固其水風雷大作舟皆覆沒
旱不枯即冬月猶時溢役新開口流入小
報養魚池宋之五深鳥村也俗傳九女泉
轉九

陵墓

倉頡墓在鎮東北三十里墓前有祠按
顓作書帝史官也生四目觀鳥跡而制
縣利陽亭南栗鬼夜哭皇覽曰頡冢在
以地無據之徐城南按尺許地志徐君
即持劍臺在城南按尺許地志徐君
形似劍可療心疾土人珍之今草高柴
祖明卿官宋孟嘗君墓在城東三十里
是為田真墓在城西二十里國城文封
十里堂張尚書墓明兵部張本在城東
武廟內即任風子事見宋都憲墓在城
塚鄉官宋祖舜地嬴博岡嘉靖二十
廷葬女尹女南門外徐公九思葬女
年周公尹女南門外徐公九思葬女
細女皆有墓表或銘文多可觀之乃名
庚戌寺張主簿馬之驢過而觀之乃名

古蹟

故阿城去城十八里即齊冉子書院在
去城東十里許史龐涓井去城東數里
傳阿生阿鄧之阿城其水不盈數尺色
碑阿井在故阿城其水不盈數尺色
井黑鹽皮為膠可療風濕而升云東
大井若車輪深七八丈汲以養膠每

劍臺口不名若墓史記季札使齊過
君已死乃解其劍繫之冢樹而去國
尚誰之子乎曰延陵季子始我之許
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始我之許之許
故脫此金之延陵季子始我之許之
丘即此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今
武時此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今
破挑城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今
得非挑城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
金口挑城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
海口挑城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
五口挑城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
仙以挑城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
良城挑城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
刻大挑城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
氏年挑城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
一碼挑城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
華村挑城今為挑城今挑城今挑城
見安樂鎮在城北三十里許舊名老
柳河川元時周世宗嘗養病於此更
上河川元時周世宗嘗養病於此更
臺上河川元時周世宗嘗養病於此
公治河川元時周世宗嘗養病於此
子祠河川元時周世宗嘗養病於此

風俗

士尚禮義民畏法訟無飾詞猶有先
阿志曰張秋在河上五方雜厝風俗
華後與邑人絕異陽穀志曰士民勤
稍侈靡焉壽張志曰土風與陽穀同
而仕宦之族為

盛亦多在張秋云大都此地縮殺南北五方雜居好尚異習無足惟者寡積聚而矜子母服飾近靡即府胥廝養皆履絲刺繡里父老醵金錢大酺卒歲尤盛婚娶不計財壻重親迎比鄰有喪不給者領匭相助然惟士大夫家為然閭閻緩卷婦自中饋外不動行軸布帛乃出之四郊伏臘燕享及歲時俗尚不異荆楚而春正十日浴蠶二月二日煎糝豆餅羹蟄出穀雨書符禁蠅則此地著焉寒食墓祭婦女競戲歡重九日聚獵諒聲動地而民間喪葬尤崇信浮屠張樂饗賓容侈為馬車馬相誇示燕趙間多有之無足怪者至每值歲早惡少成羣發人塚墓名驅旱魃此尤陋習所當革也按驅魃事今已禁止

都社

張秋方至東西南北各三十里四州邑分民錯壤而居之東平東阿謂之社陽較謂之都壽張謂之保軍地錯入者又謂之屯而都社保屯之中數十百家為聚者則有若庄若店若集若村若巷若鎮若布星列木可勝數今第志其著者 鎮之東為東阿之浮興社其聚曰何家廟去鎮三里沫泗口去鎮六里柿子園劉家庄去鎮八里張家庄去鎮十里崔家庄去鎮八里祝家庄去鎮四里柳行

頭去鎮里許旁為演武義有龍王廟五里營去鎮五里凌子垌堆去鎮七里宋時梁山澤水之獨郭家村去鎮七里吳家庄去鎮八里王家庄去鎮八里桃丘劉家庄去鎮二里董家庄去鎮十一里而東平之安山社有地錯入焉曰晉城村去鎮六里又東為東阿之孟冊屯其聚曰胡家庄去鎮十八里迤北為丁泉屯其聚曰史家橋去鎮五里楊家開去鎮八里迤南為東阿之堂子社其聚曰趙家橋去鎮二里蔡家庄去鎮二里潘家庄去鎮十二里耿家庄去鎮十三里鈞臺鄭家村去鎮五里鐵山頭去鎮二里銀山孟家村去鎮十里張家庄去鎮五里賀家庄去鎮十五里西旺集去鎮三十里雪山寺去鎮十五里生繡蕭織席者而東平所之麻山屯錯其中焉去鎮二十里在焉有瑞相寺鎮之東北為東阿之小羅社其聚曰趙店去鎮十二里李家村去鎮十里桃城鋪去鎮八里柳河集去鎮二十里寺柳河圖韓家庄去鎮一里高村去鎮二里小油房村去鎮二里大油房村去鎮十三里田家庄去鎮二十里牛家屯去鎮二十里聯橋村去鎮二里鳳凰嶺店去鎮十五里柏木張家村去鎮三十里子路劉家村去鎮三里關山集去鎮三十里之關山鎮也中又東北為東阿之路哩社其聚曰苦山集去鎮三十里氣頗佳多土族殿沙王寨去鎮三里婁家營去鎮三十里田肥饒有石佛寺鎮之南為東阿之張秋社其聚曰趙家庄去鎮三里鳳凰

臺在曹家庄去鎮四里又程家庄去鎮十里邵家庄去鎮五里
五里崔寵石村去鎮八里李家村去鎮十里堤邦坑村去鎮十里
上俱在許家庄去鎮八里紅廟村去鎮十里又南為壽
運河西許家庄在運河東紅廟村去鎮十里又南為壽
張之土山保其聚曰曹家庄去鎮十里薛家庄去鎮十里
十里舖上在運河東以沙灣積水開在焉李家莊去鎮
十三里劉家庄去鎮五里畢家灣去鎮五里又南為東平之
安山社其聚曰半邊店去鎮十里岔河集去鎮十里萬家
庄去鎮十五里紅廟庄去鎮十六里寡婦樓去鎮十五里又南為東
平之夏雪屯其聚曰王家庄去鎮十里郭家庄去鎮十里
劉家園去鎮十五里胡家庄去鎮十五里戴家廟集去鎮三
鎮之東南為東平之西登社其聚曰魏家庄去鎮十五里
唐家庄去鎮十五里軒家庄去鎮十四里高家村去鎮十八里竹山
王家庄去鎮十七里牛家庄去鎮十三里沈家村去鎮十八里陳家
庄去鎮十八里李家庄去鎮十七里巡檢司村去鎮三十里有
通運河開鎮之西南為壽張之譚照北保其聚曰
玄家橋村去鎮八里程家庄去鎮十五里艾家嶺去鎮二里又
西南為壽張之王陵東保其聚曰柴家庄去鎮十五里徐
家莊去鎮十六里影堂村去鎮二十七里古賢村去鎮三十里
張公藝九張博士集去鎮三鎮之西為陽穀之北
世月居此聚曰孟家庄去鎮三里又李家村去鎮十里
十七都其聚曰孟家庄去鎮三里又李家村去鎮十里

里井去鎮七里陳家庄去鎮十里鹽池村去鎮十六里民桑
家營去鎮三里一城坡傳家庄去鎮五里姜家營
去鎮七里白宿店去鎮八里有古杜家店去鎮十里耿家庄去
十二里閻家庄去鎮二里沙堽堆一名景陽岡前張八家庄
去鎮十里又西迤南為陽穀之南十七都其聚曰楊家村
去鎮十里李家營去鎮十里汪家庄去鎮十里范家庄去鎮
十五里團去鎮五里黨家庄去鎮七里蕭家庄去鎮八里
呂家庄去鎮六里朱家村去鎮八里張家庄去鎮九里
宋家庄去鎮十五里杜家庄去鎮十二里十座棚去鎮八里廟
里寇家村去鎮三迤北為陽穀之南十五都其聚曰
駱駝巷去鎮二十里有土城東西二門有舖曰閻家
庄去鎮十四里國家庄去鎮十七里魯家庄去鎮十八里韓家庄
五里王家庄去鎮三教寺趙家庄去鎮三鎮之西
北為陽穀之東十五都其聚曰丁家庄去鎮三鎮之西
村去鎮十曾家庄去鎮三溫家庄去鎮十范家庄去
十五里勾家庄去鎮七里高家庄去鎮八里白家庄去鎮十
蘇家庄去鎮十楊家庄去鎮二宋家村去鎮二十里
又西北為陽穀之北十五都其聚曰湯家庄去鎮二
高家庄去鎮十二里姜家庄去鎮十五里白家村去鎮二十里秦家
庄去鎮十五里范家庄去鎮十五里伊家庄去鎮十七里李家庄去

二十里馮家庄去鎮二里又西北為陽穀之新城屯其聚
 曰左家庄去鎮二里袁家庄去鎮二里劉家庄去鎮二里古
 城屯去鎮二里迤東為陽穀之東十四都其聚曰崔家
 庄去鎮二里路家庄去鎮二里孟家庄去鎮二里富安鎮去鎮二里
 又西北為陽穀之曹家庄黎家庄各去鎮二里富安鎮去鎮二里
 又西北為陽穀之北八都其聚曰李家庄去鎮二里
 安樂鎮去鎮三十里有土城四門孟母廟去鎮三十里
 鎮之北為陽穀之南十八都其聚為梨園趙家
 庄去鎮三里張劉家庄去鎮五里有宋魏家村去鎮八里
 廟去鎮八里常家庄去鎮十里孟家庄去鎮二里去鎮十一
 三李家庄去鎮十里荆門關去鎮十二里古名景德鎮
 名黃元卷其墓有靈異土人志又北為陽穀之北十
 八都其聚曰齊家店去鎮十五里劉家庄去鎮六里柴
 家庄去鎮七里孫家庄去鎮八里孤柳樹村去鎮二里馬家
 庄去鎮二里又北為陽穀之十三都其聚曰阿城關去鎮二里
 十八阿城店去鎮十里有任家庄去鎮二里田家庄去鎮二里
 二十楊家庄去鎮十五里夏家庄去鎮二十五里史家庄
 去鎮三里郭家庄去鎮三里

物產

夫方域不同土宜亦異大都資民用足矣故安平物

產不盡志志其要者穀宜粟麥黍稷林菽諸豆而薏
 苡間有之蔬果與北地同惟梨棗頗饒凡販鬻江淮
 者多從鎮發木惟檜柏榆柳槐椿桑柘之屬有好事
 者間植松竹然非土所宜不甚修茂藥之品亦種種
 而最著者為阿膠蓋阿井去安平最近便於汲故色
 味獨真枸杞有木本高出丈許視他方頗異劍草出
 自掛劍臺左右其葉一橫一倚狀若負劍服之能療
 人心疾今亡花惟牡丹芍藥菊為最盛海棠茨梅亦
 數郡可愛秋桂臘梅僅僅有之地近水澤魚頗肥而
 龍潭鯽魚更巨其他螺蠃之類不少土人不甚食也
 故河壩桑地多沮洳者歲有蒲葦之利四郊多水棉
 負販者皆絡繹市上土布土紬亦不乏然稍粗濫耳
 酒凡三四種而桑落為佳清者聖此其彷彿矣

嘗考古人之政力樽節勤茂育察其不任地力
 者輒罰作之毋使有遺利焉重民天也張秋所
 產皆常物無瑰異者而民衣食之原不乏庶幾
 哉稱樂土矣彼媮惰成習非一蠹乎節之育之
 時而察之在守土者加之意耳

張秋志卷之二

秀水黃承玄劍輯

長樂林 芄重脩

雄縣馬之驢補編

東平陸叢桂鑒定

建置志

城池

公署

倉庫

祠記

寺觀

語云善建者不板言建置之難也往者玄冥撰

禍閭殫為河凡我吏民蔑不披草萊斬蓬蘽以

居者迺茲雄城雉起萬瓦鱗集至公解津梁神

祠梵宇達術井閭經制大脩蓋齊魯間一都會

矣古稱作之者勞居之者逸處初鼎啟均千茲

土有裨焉作建置志

城池

鎮城船建莫可考據陳叅知守愚脩城記云正德辛未踐蹂其區幾陷魚肉上人始有脩城之役則前此未嘗無城守第不知始于何時記又云辛丑壬寅之際會數深入諸郡戒嚴督河使者張公文鳳乃建議脩故城則壬寅以前城難設意者版築不甚堅完耳自是歲城成雉堞門樓始具城凡四門各建樓其上東曰知津西曰奠川南曰通漕北曰籌國並

以河渠重也去壬寅三十餘年而城又北廢矣今新城為萬曆三年大中丞汝陽趙公賢巡撫東夏時所築周八里高二丈五尺其下厚四丈其上銳四之一城樓四座東曰迎陽西曰阜城北曰拱極南曰來薰水門四座河東北門曰通津河東南門曰奠川河西北門曰朝宗河西南門曰濟儲角樓凡四座南北水閘各設戰船二以鎖鑰之工役許大宗柏于公記城民壯十六名每門二名每名工食銀八兩其銀出陽穀八名東阿五名壽張三名張秋有城無池崇禎中中原多故鄉官巡撫宋公祖舜上書當道請鑿隍池即以其土補城之缺者當道應之公乃光捐資並募同里士民協助凡三月而工竣

公署

工部分司在河西郭會街之南不知何時建或云船東十四年自韓公署嘉靖十四年郭公敦重脩嘉靖東也非居正體請之總臺捐公帑二百緡改公署南復儀門內迺東鑿池建亭其上題曰留陰貴公承玄軒乃自舍東南隅構室二所一曰三餘齊一曰綠雨閣三間曰雲來閣樓前甬道後堂後謝公筆泐改題代檀堂外客廳三間曰虛受堂後謝公筆泐改題代院若水堂廳南築園半畝許有亭即留陰改題工部書務兼屬管河通判于是移駐於城西南隅尋奉河府依嚴久新編北萬曆十六年吳公之龍中久積脩葺之改

水次倉凡傍近邑歲額轉漕京師者則輸之張秋水次以發兌倉凡十有四其在鎮者九曰曹州水次倉正米四千石曹縣水次倉正米三千四百九十九石耗米一千石定陶水次倉正米一千一百石耗米八百七十四石入升米一千七百石正米一千一百石耗米二百七十五石正米一千七百石正米一千一百石耗米二百七十五石

文廟在城西北察院街嘉靖間郎中歐陽烈建隆慶間朱茹游李勲重脩劉寅記禹屑問陽穀令賈應輝復拓地構講堂五楹春秋丁祭明勅賜顯惠廟
俱出工部公司公費俗呼為小學云
在北水門內河東岸弘治七年劉公大夏建題請今
額張天瑞記先是主香火者太常寺丞一員俱應門

子二名勞淺夫二十八名河難地七十五畝後敗重
濟宮住持未幾改道土今改德道官俱奉工部分
入間為香火費舊額歲祭用春秋二仲萬曆初復增
起運運畢二祭春祭文出陽秋明勅賜大河神祠在
祭北去鎮城南八里俗呼為八里廟景泰四年
徐公有貞請建祭與顯惠廟同俱東河縣辦
賜感應神祠在沙營惠廟四年徐公有貞請辦
在安平鎮中街萬曆韓通政祠在南水門內河東岸馬
出工部分武安王祠在顯惠廟左萬曆十年徐君
季子祠在掛劍臺郎中楊淳建廟其志重脩祭如韓
劉別駕祠在顯惠廟後泰和殿陽烈記派英重脩祭
漸弘則無土地祠在分司大門右每歲改派一祭出
祠有文廟土諸祭惟大河神祠存餘皆止

寺觀

觀音寺一在城分司南景泰間建俗呼大寺夏時許
重脩崇德中記一在城北七畝開成化間建嘉靖間
世需記慈濟寺明景泰初中貴武良請初易今弘
治間重脩閭中韓守愚記萬曆間重脩許用中記弘
治中黃水衝毀十六年工部郎中葉蘇章移建於東
關北荆門寺在城北一十五里明成莊嚴寺在北
鎮唐初名清涼寺周世宗時勅重脩更名興隆
寺宋徽宗朝勅更今名成化間重脩鄉進士袁典隆
嘉靖間重脩磨香寺在坤石佛寺在城北三十里
於何代莊嚴寶相非土非金非大佛檀以青玉石造
成如來覆以殿閣金碧璀璨隆慶間重脩大宗伯于
慎行佛光寺在城南三十里九女寺在清法寺北三

十里金大定間建明隆慶清河寺在城東北十里董
明永樂間草創李正德間白宿普照寺在城西南八
而殿宇大備行人李仁記西南三教寺在城西南
嘉靖間建顯慶寺在城西南三教寺在城西南
侯宗仁記顯慶寺在城西南三教寺在城西南
建許用白塔寺在城西南三教寺在城西南
中記北十八里元時建雪山寺在城東南二十里
明成化間重脩王昂記雪山寺在城東南二十里
逸氏者月巖寺在城東南二十里
通判馬光瑞相寺在城東南二十里
遠重脩馬光瑞相寺在城東南二十里
寺一在城東北二十里題額明正德間重脩張忠初捕河
覺寺一在城東北二十里題額明正德間重脩張忠初捕河
重脩劉集明正統間在城東南二十里建澄定庵在城
馬兄中記圓覺寺在城東南二十里建澄定庵在城
清間建華嚴堂在城東北隅舊名淨業歲久傾圮
僧程著記萬曆間在城東北隅舊名淨業歲久傾圮
又重脩竹竿巷臨河為觀音堂一在顯惠廟街一在城南
禪堂講無生法因河為禪堂後浸廢公祠與高衲雲
明經國靈佑觀在城東南隅後浸廢公祠與高衲雲
振重脩靈佑觀在城東南隅後浸廢公祠與高衲雲
其地卑隘揀宇且御史共公以治河至禪堂三官廟北
屬外舊有廟宇今地還之於河今名錦記三官廟北
韓公署重脩廟宇壯麗萬曆十二年河濱弘治八年
建萬曆間重脩廟宇壯麗萬曆十二年河濱弘治八年
程著火神廟在城東南隅後浸廢公祠與高衲雲
一在城東南隅後浸廢公祠與高衲雲
二在城東南隅後浸廢公祠與高衲雲
關王廟在城東南隅後浸廢公祠與高衲雲

水門亦曰閘家口街之西則定國觀城朝城四邑水次舍在焉又西有玉皇廟故亦曰玉皇廟東街館驛前街南接閘家口北貫水門北開廟在河名新開市北勅賜安平鎮街浮橋渡口街西為范縣水次舍又西為城隍廟北司街南接堂子巷北投車故又名城隍廟東街北司街南接堂子巷北投車業謂之北司街其街大小車營南接北司街中有北廳之南口又名布市大街南接南花市南接銅市至集土街主簿廳在焉銅市南接南花市南接銅市至集土聚北米市南接花市凡北鄉尚善街南接北米市察院街又名民憲街東接牛市折而北王皇廟街接牛市北此皆屬之陽穀者也燕樓西貫西門大街抵廟門則西為西開廟又名驛市大猪市西門木頭市猪市菓予市西接屬壽張中為駁警巷西接菓市巷內舊廢局在焉故又名稅課司街萬曆初巷中有劉尚學妻楊氏年百有二歲郎中汪為其里為百歲坊屬陽穀東為南京店街西接駁警巷東抵燕樓有坊曰州諸段舖此屋居焉其地百餘畝亦往七屬陽穀三福鎮乃鎮之最繁華處今但存其祭耳

屬東阿蓋一街而分隸之三邑者也本鎮地方原設有十二今裁為十南寺窪紙店街大猪市屬壽張市街鐘樓街顯惠廟燕樓屬東北司街銅市街稅課局街屬陽

聞之鄉長老云其始占籍鎮中者僅八家為市迨弘治塞決改名安平以後休養生聚稱殷盛

焉商賈刀泉貿易肩相摩萬井樂業四民衣食於閭閻者不啻外府廼慶曆以來百物凋耗列肆盡閉市產民力較昔十不及五噫豈熒惑病歲不時稔歟抑時詘舉贏閭閻之間蕭然煩費歟乃信堪與者則又云自新城改建而生理漸弱豈或妨於五行之說歟雖然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搏節愛養則王政先焉凡我長民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舖舍

沿河者為淺舖舖凡二十有六曰戴家廟舖在河東三十劉家口舖在河東岸鎮大洋屯舖在河東岸鎮張家庄舖在河東岸鎮沙灣舖在河東岸鎮以上屬壽張沙灣舖在河東岸鎮南浮橋舖在河東岸鎮石壩舖在河東岸鎮北浮橋舖在河東岸鎮掛劍臺舖在河東岸鎮新添舖在河東岸鎮蓮花池舖在河東岸鎮北灣舖在河東岸鎮六荆門舖在河東岸鎮以上屬東阿河西岸舖在河東岸鎮三下荆門舖在河東岸鎮何家渡舖在河東岸鎮張家渡舖在河東岸鎮阿城中舖在河東岸鎮秦家渡舖在河東岸鎮姚洞橋舖在河東岸鎮周家堂舖在河東岸鎮北二十九里劉家渡舖在河東岸鎮北三十八里金河灣舖在河東岸鎮北四十二里

四十里王家渡舖在河西岸鎮官寨集舖在河西岸鎮
九里屬陽穀舖正房三間關門樓影壁全舖夫
以上屬陽穀舖正房三間關門樓影壁全舖夫
劉號雨衣帽陸地者為通舖舖有三口桃城舖
各一今皆亡舖東北以上屬東阿駱駝巷舖鎮西二
八里關山舖舖東北以上屬東阿駱駝巷舖鎮西二
屬陽穀

橋梁

浮橋城內舊有上中下三浮橋上浮橋在李吏部墓
弘治八年張公紹建浮橋凡用六楹每伏秋水漲則
東西岸潤六楹不能布人馬沉溺者時有之舊橋
橋所不足人稱
法今不可
之患免矣
渡河者不至
又司橋者所宜遵守也
即通源開又名一馬道人橋在南
橋詳見河渠
河渠詳見魚池舊石橋其地乃宋之深烏村池
鹽河橋鎮南道入橋鎮南七里舊有板橋三空通政
增為五空副沙灣橋詳見積水開玄家橋鎮西南河
後關光澤記
橋鎮南二萬家橋鎮南二鐵板橋在牛邊店河內有
潘家橋鎮南三金線橋鎮南三十里即三空橋又
泗口橋鎮東趙家橋鎮東八里柳行頭橋鎮東北
鎮東北楊家橋鎮東八里李蓮橋鎮東北二西莊橋
三十里疊路橋鎮西北溫家橋鎮西北姚洞橋鎮北
里

一作城
通橋

竊聞之徒扛輿梁王政所急况張秋為河決故
道濡窪溪壑所有有之又非若江鄉澤國可航
也褰裳濡足憂及負擔君子病之故凡屬在境
者大小悉錄即乍圯者久廢者畧勺不足數者
亦竝存之以待後人之增葺耳意苟存心濟物
安可視編筏為細故也

坊牌

勅賜安平鎮坊在河西岸下發勅賜顯惠廟坊在廟門
勅賜感應神祠坊在沙嘴運河勅賜大河神祠坊在
里廟萬年國脉坊在分沫泗餘波坊在崇龍躍雲津
坊為馬希昂伏龍奮躍坊在李營建青雲得路坊在
永昌建在玉堂金馬坊在竹竿巷天曹尚書坊在
小車營街
在堂太子賓客坊兵部尚書坊俱為張本建在
子巷府治坊在南寺窪街今進士坊為閭閻建在吏
廢部坊為李棟建在世科坊為楊浩建在都憲坊建在
子鄉進士坊在孝康里恩榮坊為閭閻建在迎僊坊
巷在任風子建貞節坊為馬希昂妻魏氏建萬曆間
有在任風子建貞節坊為馬希昂妻魏氏建萬曆間
風津為昌黎知縣名宦殿現一面風鳴曉日坊而龍躍
工科給事中鄭賢殿雲霄建係父子坊在紙店街百

歲坊在南水門外開子口萬眉思康三代坊石坊為
宋祖舜建
在戴家廟

張秋志卷之三

秀水黃承玄創輯

長樂林 亢重脩

雄縣馬之驥補編

東平陸叢桂鑒定

河渠志一 漕河 開壩 夫役 水利

國家都燕仰東南為外府惟是張秋一衣帶水
為漕渠縮轂之口可不稱巨防與正統弘治間
河決張秋數遣重臣臨治負薪隄石不啻宣防
之後焉今河伯奉命馮夷不驚安可忘所自也
智者防未然則版牖脩護豫之時義大矣彼抱
火厝薪苟安旦夕非所敢聞也作河渠志

漕河

蓋談張秋河政者其利在汶而其要害在黃河夫古
黃河自大伾而北從信都滄瀛北入於海去鎮故風
馬牛不相及也即汶水故道亦從東北合濟瀆以入
海與鎮無涉焉時境上之水惟汴渠及北濟之支瀆
爾自後河漸南徙潰金隄至漢元光中決瓠子注鉅
野建始中決館陶灌東郡而害始左右波及於張秋
矣於時河汴決裂東浸瀾廣至永平中乃詔樂浪王

張秋志二卷終

景脩汴渠自蔡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也今即金堤外有隄墳隆起稱巨野漢俗稱爲始皇隄疑卽景所修也河汴分流復其故迹而阿鄆之間得免於河害者幾七百年至五代北宋時河復南決百餘年中凡四決楊劉七泛鄆濮而張秋非當其津口則首受其下流被害尤極故後周遣宰相李穀監治隄則起陽穀屬之張秋宋設鄆州六埭則張秋居其一才遺一鎮何啻今日之徐邳也自南渡後河益南徙由渦入淮而東流故道遂涸至元二十六年始用壽張尹韓仲暉議自安民山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歷張秋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漳賜名會通又特設都水分監於景德鎮卽張秋也以飭渠閘之政令而張秋始稱襟喉重地矣明初北征舟師餽道俱逕此途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由舊曹州鄆城西河口漫安山朔而會通河塞永樂九年復命尚書宋禮等濬其故道自沙灣南暨袁家口則稍北徙二十里而又改壩戴村遏汶水分流南旺而運道復通八百斛之舟迅流無滯歲漕東南數百萬石以給京師益會通之業自明收其全功而利十倍於元矣然是時猶堰黃河支流白金龍口至沙河入運以濟汶水之不足既資其利能盡祛其害乎故

至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北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隄以達於海遣侍郎王永和塞之弗績景奉之二年遣尚書石瑄往治兩年之中再塞再決迄無成功迺復輟待從臣徐有貞以僉都御史往貞至則上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卽奠水勢奔放又由豫而兗土益疎而水益橫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故決而奪濟汶以入於海今欲驟堰之不可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制曰可貞於是度地行水濬廣濟渠起張秋金隄達於大豬踰范暨濮經澶淵上接河沁爲設九堰以節其過而導其微俾不東衝沙灣更北出通源閘以濟漕渠之酒而又作大堰卽戴家廟三空閘又名金線閘殺以水門入大清以達於海水勢既平乃濬漕渠四百餘里貞先後臨治凡四載工始成詳見紀年反有貞碑先是沙灣之決垂十年時饒有天幸河南徙入淮勢少殺故貞得竟其功然猶踵前人故智引河入漕強半欲資其利也故貞之言曰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今黃河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故恒乾溢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嗟乎河不兩行事無兩利見其利而遂忘其害君子是以知殺之不終矣至弘治之二年河果

復決金龍口逕曹溝下趨張秋命侍郎白昂治之遂塞金龍口於榮澤開渠導河由陳穎入淮而張秋賴以稍寧至六年河復決張秋鎮濱東隄奪汶入海咽喉幾絕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而朝議弗之是也命都御史劉大夏及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懸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張秋是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上流導之南行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乃發丁夫一濬賈魯河出彭城入泗一濬孫家渡由穎壽入淮一濬四府營淤河一由小河口一由渦河入淮於是沿張秋雨岸東西築臺立表聯巨艦實以土石穴而沉之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凡三晝夜迺成又於上流黃陵岡築隄二百餘里以斷其流於決口迺南建減水石壩即五空橋以殺其勢益不藉其利而亦不被其害河始全趨歸德徐淮以入海而涓滴不及於會通張秋遂無河患工成賜鎮名曰安平詳見紀年及王鏊李東陽諸碑記夫明自初葉以來張秋決者三而弘治癸丑為甚諸臣塞決者三而劉公大夏為最近今百有餘年遠祛河害而獨資汶利狂瀾不驚歲運如期伊誰之力哉既聞可於淺固時有之要之可人力為者非難也然則

守黃陵岡之舊隄時泉湖之蓄洩其張秋今日之急務矣

開壩

漕河正開七荆門上開鎮北十里元大德六年荆門
 小開南距荆門上開二里元大德九年重修
 元大德二年建永樂九年重修阿城下開南距阿城上開二里元大德九年重修
 樂隆慶中重修永樂九年重修阿城下開南距阿城上開二里元大德九年重修
 重修七級上開南距二里元大德九年重修
 南距七級上開南距二里元大德九年重修
 永樂嘉靖間重修以上並屬陽教縣戴家廟開鎮南
 建嘉靖十九年小開三通源開在城南百武運河
 黃河所出景泰三年小開三通源開在城南百武運河
 已斷流每遇伏秋雨勢范濫一帶之水由此入運
 積水開在沙灣運河西岸舊黃河口成化七年徐事
 至此入運陳善建每歲伏秋雨勢范濫一帶之水由此入運
 之戴家廟開水北運河東岸景泰五年左都御史
 里戴家廟開水北運河東岸景泰五年左都御史
 徐有貞建以殺水勢弘治五年景泰五年左都御史
 運河水溢由此開決壩三減水石壩在城南五里
 入益河東入於海
 治十年都御史劉公大夏既塞張秋決可時於黃陵
 因築雨長堤慶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通於舊
 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為害各十五丈又於
 決之南一里許築為減水石壩廣袤各十五丈又於
 其上麓石為五寶以洩漕渠溢之水見藝文師家
 壩使入通源開以分沙灣水勢今廢
 壩今

夫役

撈淺夫陽穀縣見役夫二百四十四名原設四百八
役二百四十三名見役每名工食銀十東阿縣見役
二兩停役每名徵銀六兩俱本縣編
夫七十九名原設一百五十八名今停役七十九名
銀六兩俱本縣編
本縣編
名見役每名工食銀十二兩停役每名工食銀十二兩
役每名徵銀六兩俱本縣編
零八名今停役每名徵銀六兩俱本縣編
役夫四十五名原設八十八名今停役三十五名見役
六兩俱本縣編
本縣編
每名工食銀十二兩停役每名工食銀十二兩
每名徵銀六兩俱本縣編
役闢夫五十名每名工食銀十兩阿城上下闢共見
役闢夫五十名每名工食銀十兩七級上下闢共見
役闢夫五十名每名工食銀十兩戴家
廟闢見役闢夫三十名每名工食銀十兩沙灣小闢
見役闢夫一名原設三名今停役二名見役工食銀
張縣 橋夫見役夫八名原設十二名今停役四名
錢停役每名徵銀六兩俱本縣編
夫十名每名徵銀一兩東阿縣編
度夫安平鎮見役渡夫二名原設四名今停役二名
八錢停役每名徵銀
六兩俱本縣編
二百三十名今悉裁革每名僅徵銀一兩陽穀縣編四十

名汶上編十名曹州編十五名定陶編十八名堂邑
編四十名冠縣編四十名荷按守口夫既已裁革矣
但今南旺大堤於壽東河官所管下仍派守口夫陽
穀三十四名定陶三十九名壽張五十五名冠縣四十名
曹州十五名定陶十八名堂邑四十一名冠縣四十名
共派夫二百四十六名備濟任募夫一體挑清但任
夫有額定工食募夫有在工食每名七錢二分而守
口夫係臨時簽派里民全無工食以貧民自備糧糗
而與有工食者同受十八日之勞苦往往不及期而
先逃雖嚴刑而不敢禁夫役既逃工程隨廢公與私
兩為不便似宜量為通融將運河捕雨廳所屬各
河官所管下各募夫工食銀內每名量減些須那與
不逃而工不廢矣敢望諸待衛君子以上撈淺夫淺
鋪夫名色數目皆與今日不符今統稱淺鋪夫壽張
縣共五十六名東阿縣共一百一十七名陽穀縣共二
百四十三名其開橋等夫今亦量減守口夫全裁說
見本條註中今設闢夫戴家廟二十八名阿城四十
水利
六名荆門七級各四十七名橋夫八名

嘗攷安平以西諸州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潭淵等
坡而入濮者為魏河其源自澶滑青龍等坡而入濮
之董家橋者為洪河其源自曹州而入濮者為小流
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
又東運張秋城南過道人橋達月河其溢出者則由
通源開俱入運河又有源自曹濮逕范縣回龍廟而
來者為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逕曹州新集
而來者為天鵝坡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岔口而來

者為廩丘坡之水俱入西裏河逕黑虎廟楊家橋至沙灣小閘入運河方張秋之未決也津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隄堰既其下流而故渠亦往往湮廢故開濬曹濟之間遂苦水患溢之於東則范縣壽張陽穀為壑溢之於北則清豐南樂觀城朝城莘縣鄆城為壑溢之於南則鄆城定陶曹縣鉅野為壑蓋譬之身曰曹濮諸州邑其腹也張秋其尾閭也尾閭下壅而欲腹無中滿得乎先是司河者執拘壑重為運道慮而不敢量為疏通諸州邑之患遂計畫無復之矣愚謂前此之決河為患耳自黃陵岡一築則河害永絕而運河之東又設有諸減水閘壩可恃節宣即使鄆濮諸水溢而東出由鹽河入海豈逐有妨於運乎奈之何懲噎而廢食也余初承乏安平值大滯後鎮西諸水不得外瀉率鍾為汙澤余為盡啓沙灣諸堰聽其常流諸邑沮洳得見土可執即漕河亦稍資其灌輸此已事之一驗矣今州邑長吏苦能就故道準高下開濬成渠上下通利無阻旱則竭流股引資其灌漑潦則疏湮導滯任其東趨下不病民上不坊運斯亦兩利之術也姑為諸州邑計其便宜如此更何有識者籌之

黃公舊志原文

河渠志二 河工 詳殿兵戎

河工

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一月河決酸棗東潰金堤興卒塞之

金堤今在濮州南迤東北抵張秋鎮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潰金堤凡灌四郡杜欽薦王延

世為河堤使者延世以竹絡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

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堤成改元河平

延世鄆濮秋鎮之南

周世宗顯德初河決東平楊劉口遣宰相李穀監治

堤自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然河決不復故道分為

赤河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癸未以江淮水運不通命兵部

尚書魯魯花亦自任城開渠導汶洸泗水北流至須

城安山入汶濟故瀆東阿至利津入海以通海運

今濟寧州須城今陽穀縣

二十六年以壽張尹韓仲暉言遣尚書張孔孫李處

巽董夫起於須城安山之西南開河引汶水達舟於

臨清之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牖三十一度

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凡六閱月竣工役工二百五

十一萬七百四十八賜名會通河置都水分監於景

德鎮此元人漕運之始詳見藝文景德鎮今張秋

二十七年遣漕副馬之貞率放罷輸運站戶三千修濟會通河道易舫以石是後歲委都水監官一員佩分監印率令史等往職巡視督工至泰定三年竣工明永樂七年張本自交趾召還以刑部右侍郎總督漕運皇太子諭本日卿比還自遠方政宜少息勞倦屬茲多務簡卿才器出董轉輸冒涉風霜勞勩於外予未嘗忘之今聞有疾妨於啟處予良為之不寧特命醫往視并賜卿鈔五百貫狐帽皮裘各一卿其勉進醫藥強食自愛以副眷任之意故諭一云皇太子在河小水溢運舟阻滯不進時遣本沿河督視本設方畧立程度行舟皆通公私便之至是有言本疾者故九年二月開會通河道吏部侍郎師達以太宰祭山川城隍之神宣德五年十月平江伯陳瑄言自臨清至安山漕河夏水淺舟溢漲淤西南舊有汙河通汴舊常遣官脩治遇水小時於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次漕運實難乞仍其舊從之六年正月十六日勅戶部故兵部尚書張本盡心臣職夙夜克勤遽焉亡沒甚悼惜之可永免其戶下一應差役用稱朕不忘舊勞之意欽哉十年九月廷臣會議漕運事宜言沙灣張秋運

河舊引黃河文流今歲久沙聚河水壅塞而運河幾絕宜如疏鑿從之

正統元年九月漕臣會議復言金龍口水接張秋是引水通運之處宜令工部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會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之上命先行其通還公廉幹濟之人以往毋使因而擾民違者罪不宥十三年七月河決滎陽從開封北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之東堤決大洪口諸水從之以達於海事聞上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十二月給脩築山東沙灣軍匠夫役口糧月三斗五升從王永和請是月永和脩沙灣等堤未成以冬寒停工且奏河決自衛輝八柳樹口宜勅河南巡河及三司官脩塞上勅責之曰八柳樹河決不由金龍口故道東流徐州呂梁以溢運河致妨漕運患及山東特簡命爾往董其事冀在急卹其患預定其謀躬詢其源以副朕意乃輒以天寒罷工且以築塞之工諉之他人不知朝廷所以委任爾之所以盡職何在且治水有術當先其源先治八柳樹口然後及沙灣則易成功苟治其末不事其源朕知春冬水小斲能開塞夏秋水漲必仍決溢今正用工之時其令山東三司築沙灣爾

卽往河南督同三司等官措置八柳樹上流如何脩塞金龍口等處如何疏通務在河由故道不為民害仍先以爾等經畫方略及合用軍夫物料之數以聞或爾不能獨理宜添重臣亦可奏來 十四年三月永和奏黑洋山西灣已通其水由泰黃寺資運河東昌之水復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其八柳樹未宜用工沙灣堤宜常啟分水閘二空以泄上流之水則不為後患上從之仍戒永和等速脩完上以休軍夫毋令久憊誤其生業五月上聞沙灣河脩理略有成績詔工部臣曰河道旣通漕運今農務方殷其令軍夫休役

景泰元年四月御史陳全上言初河決沙灣隄已脩其大半止留二決口泄水近者東阿縣以西大洪回鯉連河水落河身漸露與決口相去甚近恐掣會通河水東去病漕乞築二口便從之 二年正月陳全復奏運河沙灣嘗以衝決脩置土壩故今損壞不能蓄水致妨漕運請以折毀舊壩改造板閘二座從之 二月勅山東左叅政王驄按察司僉事王琬督工流沙灣運河以河決水淺故也八月給事中張文質劾巡撫河南山東都御史王暹洪英治水無積宜別命

官以責其成質之奏曰沙灣之決宜於潘家渡以北築河口開座引詔不允仍令暹英調度戒其母偏執悞事 三年正月山東叅議劉整僉事王琬奏沙灣決河久績弗成人多逃逸為都御史王竑所劾詔宥其罪隨尚書石璞立功自劾自河決沙灣水徑趨海運河膠淺或言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或言引耐牢坡水可灌運河但不免復徑沙灣宜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勢或言引耐牢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溢矣或言沙灣水勢湍急石鐵沉下若羽非人力可為宜以飛行漕道設齋醮符咒命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石璞治之封河神為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璞至以決口未易築濬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舟而沙灣之決如故乃命內官黎賢阮落御史彭誼往協璞等於沙灣築石堤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勢至是水流漸細始克築塞之五月隄城脩河官工部主事王鑑等十人進官有差六月大雨決旬河復決沙灣北馬頭七十餘丈掣運河之水以東旁近田地悉皆淹沒初訓導陳冕以治沙灣河陞教職至是沙灣復決冕奏欲息斯患在用臣言該部惡其詐妄請速發當事者

責其成功否則械至京師懲治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降旁求治河之略然而未有言者是一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臣恐聖諭雖切人皆緘口不言其河道通行方略終不得以上聞而其他利病有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哉是不足惜而國體所關甚重伏望令冕協同巡撫等官設法脩築為巡撫者毋賤其卑而自尊為冕者亦毋是其言而自肆在和同計議以求成功果有優績量加賞擢若然臣將見凡有長策者俱為陛下言也又何憂乎功之不成哉從之先是總兵官都督僉事徐恭奏沙灣北馬頭復決乞勅有司脩築詔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督三司官理之八月英言水勢洶湧未易用工請俟冬月水消量添夫料脩築奏下工部請如英言從之九月命都御史王文以太牢祭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十二月以沙灣河決久未成功而運河膠淺有阻漕運復勅內官武良工部侍郎趙榮往理之是月遣榮祭河伯之神四年正月河復決沙灣新塞口之南二月以沙灣累脩累決詔加封河神為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大河之神命巡撫山東刑部尚書薛希璉以太牢祭之二月趙榮言黃河之趨運

河勢甚峻急而沙灣抵張秋舊所抵薄故此方築完彼復決溢不為長計恐其患終不息也臣等議請於新決之處用石置減水壩以殺其勢使東入鹽河則運河之水可蓄然後高厚其隄岨填實其缺口庶無後患從之仍命原販給鐵牛十八鐵牌十二與之四月戶部以山東東昌及直隸鳳陽等府民饑又沙灣脩築河道夫匠衆多糧儲當為樽節奏請移文山東巡撫薛希璉并布按二司各委官於濟南有糧官倉支糧一萬石起倩遞年里長有丁夫戶運赴沙灣備用是月復築沙灣決口工畢御史彭誼言河隄僅完人力實罷今民夫雖已疎放寧家而原設看橋撈淺者尚在貧且乏食乞每人月給糧三斗從之五月山東布政司右叅議陳雲鵬奏運河之水偶爾泛漲三月四日敗沙灣減水壩越七月又敗南分水墩抵五月水溢浩瀚鄆嶧橋梁皆被衝壞而北馬頭決五丈有奇漕舟今雖暫通臣恐此後水勢溢大一帶隄岸皆未能保其無虞宜預積工料為脩築計竹水之類已於浙江等處順帶其石料柴草動億萬計雖有山東諸司罪人折納恐不足用臣謂在京造作已息請以山東河南直隸等處該班石鐵等匠量發前來於

附近山場採運准其班次其河南囚犯亦如山東之例運石於沙灣贖罪事下工部言河南北直隸旱澇人民艱食聽其於山東起取匠二萬人採運物料務在脩築堅完漕運不阻從之是月沙灣大雷雨復決北馬頭河岸四十餘丈運河水掣入鹽河漕運之舟悉阻七月戶部奏比者集丁壯於沙灣濬治漕河該給口糧已令山東河南及直隸大名等府糧稅并山果囚犯贖罪米及中納鹽糧等米俱於臨清濟寧二處上納備用然沙灣之去二處動隔一二百里支運誠有不便請令山東布按二司官於沙灣相視空閒房屋收貯支用從之是月漕運總兵官徐恭奏沙灣河決水皆東注以致運河無水舟不得進者過半雖設法令漕運軍民挑濬月河築壩遏水北流然北高東下時遇東南風則水暫北上舟可通行設遇西北風則水仍東注舟不得動况秋氣已深西北風日競行舟更難誠恐天寒水凍不敢必其得達京師乞早為定計事下戶部議宜勅恭與石璞王玠計議如舟可前進則令運赴通州上納如不得進則令沙灣以北者於臨清上納以南者於東昌及濟寧上納漕輓軍民令同本處運次年糧儲從之復命太子太保兼

工部尚書石璞往治沙灣決河時有旨命工部司務吳福往治已就道給事中曾盛等言沙灣之決累勅大臣尚不能為經久計吳福庸下豈能濟事况決口頗大費用工料甚繁亦不宜獨仗山東其河南并南北直隸人匠淮安臨清及龍江瓦屑壩諸抽分木料亦宜許其取用詔是之乃徵福還而以璞往時御史練綱言沙灣之決昨見教諭彭垣請立閘以節制水勢開河以分析上流其言頗似近理又往來舟人淹留日久必皆愁困躁急但得設法前進雖或稍傷財力無不樂趨事功者可因借用之詔是其言令與尚書石璞措置八月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九月沙灣復決尚書石璞等鑒一新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與運河通其決口亦築截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船至是工畢工部欲取璞回上恐不能經久今璞且留處置十月陞右春坊右諭德徐有貞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治沙灣五年置月山東濟寧衛知事黃泰言沙灣決口民壯夫匠及囚從無慮十萬餘多有持兵器者恐官吏虐之則為變不小都察院謂泰言慮患於未形宜令總督漕運副都御史王玠僉都御史徐有貞等悉收其兵器從之九月總督漕運

都督徐恭左副都王竑言運河膠淺南北軍民糧船蟻聚臨清開上下者不下萬數蓋因黃河上源水畜亦以沙灣閘口未塞而脩治者之弗克事也臣惟治理之要有經有權以沙灣閘口不可合留之以洩大水之勢經也姑塞沙灣閘口引水注運河以通漕舟楫也苟惟常道是執臣見糧船淺東不惟有悞今歲之糧來歲之計亦必誤矣請勅有貞將閘口赴今水小督工築塞庶不敗事詔是之勅有貞務博詢衆衆毋僻守已見有貞言臨清河淺自昔已然非謂閘口未塞也亦非臣僻守已見而固欲不塞也竑等不察而以塞閘口為急殊不知秋冬雖僅能閉明年春夏亦必復決勞費徒施而無用此臣所以不敢邀近功也如塞而無患臣雖至愚寧不蚤為之詔從有貞議糧運亦無阻焉十一月有貞言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壅塞者禹鑿龍門闢伊閘無非為疏導計故漢武之堙瓠子終勿成功漢明之疏汴渠逾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塌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為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

於水而實其底令水常五尺為準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諸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又古大金堤可倚以為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為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不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勿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尚書宋禮卽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但以流沙恒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為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盩河上下固相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丈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 六年三月諭工部臣曰國家重務在漕運今裏河自沙灣抵臨清皆淤

塞不通其集文武共議疏治方略以聞於是工部尚書江淵會府部官議言運河之阻在疏濬之而已但今山東河南人力已罷難起夫役請將在京在操步隊官軍五萬人勅內臣文武大臣各一人往同徐有貞計度疏濬期明年二月興工四月畢工其器具量給銀兩令自置之仍先勅河南山東有司預積物料蓄軍糧以俟上遂勅有貞集河南山東殷實餘夫民壯各一萬人先治之有貞言宜以漸疏濬工力相繼若官軍一動糧儲銀兩輒有千萬之費遇水漲則復坐費無所施功今世口已合決隄已堅挑河者已如命用工臣請仍舊例置撈淺夫惟用沿河州縣之民免其徭役牧養之事使專事於此付管河官督領役小則量數起之役大則舉戶皆行其非近河之人皆休放便力農畝如此將遠者得安生業近者樂趨河工有不从利無藥者臣未之信也上以為然工部之議遂寢五月有貞奏運道疏濬功成上謂工部曰河雖暫通恐不能久其移文有貞尚宜督沿河夫役以時挑濬勿致阻滯舟船築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始克奏功上以河道雖完恐未堅固命有貞明年春仍往視之七月以治沙灣功賞工部主事孔謂山東叅

議陳雲鵬僉事陳瀾及同知張方等一十五員各絹二疋鈔三百貫十二月徐有貞復巡視沙灣隄成九月有貞奏京畿及山東自七月大雨至八月諸河水溢雖高阜亦有丈餘隄岸衝決田廬滄沒商船漂溺者無算幸新造水門一帶隄堰無患其衝決不甚害者臣已率有司督工脩理惟感應祠舊堤所決既大所係尤要必置禦水埽如水門埽堰之制仍於濟寧抵臨清增置減水閘始可經久上是之仍勅有貞等督軍衛有司措置物料務在堅完勿遺後患十二月陞主事孔謂叅議陳雲鵬知府郭鑑通判王叔田懋王禧推官田峻林琦知州楊忠知縣毛驥徐思孝彭述府經歷霍璉縣典史賴忠俸俱一級醫學典科劉瓚辛寬辦事官顧海等俱賞有差從有貞脩河有功故也

天順元年正月詔減沙灣巡河主事從定襄伯郭登言也

成化七年九月戶部會議漕運事宜言壽張縣自沙灣至戴家廟僅一十八里地岸平實素無他患今宜改壽張縣管河縣丞於鉅野照舊管河從之 十五年十月陞工部郎中楊恭為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

道恭管理北河直抵濟寧一帶河道恭六年考滿漕運總兵等官奏保陞職仍舊任事吏部議以通政司叅議詔曰恭既管河勤能陞右通政恭在河道承奉太監汪直故有不次之擢也

弘治二年河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命戶部侍郎白昂塞之五年七月河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東北入漕河遣工部左侍郎陳政兼僉都御史往治之未幾政卒六年二月陞浙江右布政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往治決河時大夏議築黃陵岡及減水石壩疏曰臣等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九難為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脩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通南去使下徐沛出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為有備仍於南北各造滾

水石壩一俱長三四十丈砌石堤一擬長四十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疏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開河尤為便利臣等仰知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為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可請倩財用無從取辦况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乞勅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計處斟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匠作等項口糧該於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七年二月河復決張秋從沙灣之下十里潰東隄入海運河水涸盡入決口漕舟不通四月復遣大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十月山東按察使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役官多而責任不專供億甚鉅乞

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銳回京專任都御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又言黃河必濟上流使復故道則漕運可通今欲作滾水壩徒費工力又言河南之民不欲黃河入境但見山東委官往彼增築賈魯隄卽謀欲殺之此非細故乞令嚴加禁約且謂水陰也其應為宮闈為口口宜戒飭后戚防禦遠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元妖言逮繫錦衣衛科道交章論救乃謫長沙是月李興陳銳劉大夏奏河防護運事宜謂濟寧迤北南旺開河戴家廟一帶比之他處最要而安平鎮地方土脉疎薄新築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檢點今自濟寧直抵通州相去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逆水尤難若止責一人提調恐致悞事乞勅該部依臣等前奏仍分其地為三南北各該工部郎中一員中間增設通政一員提調工部覆奏俱從之以二月築塞張秋決口功成遣行人賁羊酒往勞之以張秋決口雖已塞完但今天寒土凍恐來春凍土融化或雨水泛濫復有後患其黃陵岡在張秋上流亦宜築塞但水勢洶湧隨築隨決恐非一時所能成功請仍留興等三人來春量起丁夫再培築張秋決口及新舊河岸務令堅厚以期永久是月陞山東布政

司叅議張縉為通政司有通政提調沙灣至德州河道太監李興等言縉脩河有功今決河已塞仍須令管理河道因命之 八年二月塞張秋決河功成賜鎮名曰安平九月以脩河工完命太監李興歲加祿米二十四石平江伯陳銳加太子太傅仍歲加祿米二百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陞左副都御史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十三年八月陞南京通政司左叅議韓鼎為通政司右通政提督沙灣河至德州河道 十四年二月脩築安平鎮顯惠廟地基并瀕河堤岸從韓鼎奏 十七年五月工部覆議御史何天衢裁革管河冗官之奏謂先年安平鎮衛決始則甚微本處官司互相推調遂成大患朝廷特遣大臣脩築動費萬計終年不已今天衢所言固節財省費之意但管河郎中比別項官不同專選主事止是分管洪閘其餘河渠壩堰堤岸決口或溢或涸與夫椿草之徵需官夫之代替至如蓄少泄餘興利除害專管督理尚恐有失設若革去萬一有如先年衝決及今年旱乾舟楫阻滯誰任其責況經廷臣議奏專設之數未可裁革從之 嘉靖三年十二月總理河道侍郎李瓚言前年河決

安平故開北河以殺水勢中建閘四淺鋪二十設閘官四員閘夫二百二十名淺鋪夫二百名今河歸故漕前項夫並宜裁省工部覆議從之

本朝順治七年九月黃河決荆隆口趨張秋城南馬星海甜瓜口沙灣戴家廟迤西隄岸並決水由大清河入海張秋工部分司閘廷謨率捕河通判方聖時督官夫脩治至次年辛卯漸有成緒九年壬辰七月黃水又大溢力不能施工役暫停廷謨亦得代去著決口行漕圖說以貽後官

塞之蹟無文籍可考

十一年河又決

十一年十二月年杜塞之蹟無文籍可考

十三年八月內總河楊芳興奏銷北河分司所轄壽張縣挑過淺工二段計長一百六十五丈口闊六丈底闊四丈深七尺用過銀一百五十兩東阿縣挑過淺工五段長二百八十一丈口闊六丈底闊四丈深五尺用過銀三百六十七兩五錢陽穀縣挑過淺工淤嘴十二段長三百六十八尺各挑口底深闊不等用過銀三百五十一兩六錢五分以上共奏銷過銀八百七十四兩一錢五分是年荆隆決口塞成張秋決口並塞十二月內總河楊芳興奏銷北河分司所轄塞過沙灣南北決口二段長六十九丈

五尺下過馬頭廂邊埽七十一箇幫築過限丁六段長四百一十二丈

內壽張四段東阿二段

共土二萬二千零四

十五方除額夫採辦葦草及纜留概不計錢糧外共用過工料銀三千一百七十一兩九錢四分十四年正月內總河楊芳興奏銷北河分司所轄壽張縣沙灣西岸湖口南北二段長二十二丈五尺下過馬頭埽十五箇每箇長四丈廂邊埽四箇半每箇長五丈俱高一丈五尺共埽一十九箇半用過箍頭等繩計二百二十八條共用銀六千零三十斤價銀一百二十兩六錢椿五十九根價銀四兩七錢二分共銀一百二十五兩三錢二分椿埽匠役募夫共銀七百五十一兩二錢湖口埽裏自水底起幫築截隄一道根闊五丈頂闊三丈高一丈五尺又自埽面上加築土隄根闊七丈頂闊五丈高一丈二項共土二千七百方

以上

又湖邊起至八里廟河邊上挑過引河一道計長五百丈口闊三丈底闊二丈深一丈共土一萬二千五百方二工共土一萬五千二百方共給

過銀一千五百二十兩

以上引河壽張東阿相連

奏銷

過銀二千三百九十六兩五錢二分

按順治間治河無碑文紀事遂

將當日各官勞勩漸減無傳壽東管河主簿馬之驥取案頭舊牘徹底搜尋止獲片楮內開楊河臺奏銷

張秋志 卷之四

三項急錄全文如右但第一奏是挑淺無與杜塞二
 秦三奏是杜塞沙灣並挑引河其馬星海田瓜口及
 戴家廟迤西杜塞
 功程一無可指矣
 康熙三年八月張秋通判馬光遠創築沙灣小開口
 迤北攔水壩以壽東主簿馬之驥監工

秀水黃承玄創輯
 長樂林 茂重脩
 雄縣馬之驥補編
 東平陸叢桂鑒定

紀變志 編年

日食星孛聖人特筆於經水旱盜賊賢相必疏
 以告世道之治亂民生之安危事之大者也安
 平舊志獨不及此何哉爾時乘明室之盛運當
 神廟之中年熙洽云深久難灾患則相與忘之
 矣逮故國式微之後以及 新朝肇造之初一
 廢一興變故多有不為撫記母乃非謹天戒重
 民生之義歟爰急補之作紀變志

編年

周

靈王

己巳十六年魯襄公十有七年秋齊侯伐魯北鄙圍桃桃丘即桃城今名桃城舖在東保東阿境
 漢

文帝

癸酉十二年冬十一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金隄在今蘇州南
迤東北抵張秋鎮

武帝

元光中河決瓠子南注鉅野 壬申元封二年發卒

數萬人塞瓠子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瓠子河在城東東阿境

縣

成帝

壬辰建始四年河決潰金隄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

築之隄成改元河平

崔瑗作河隄使者歲見藝文志

周

世宗

顯德初河決東平之楊劉口遣宰相李穀治之

宋

太祖

辛未開寶四年鄆州河及汶河清河皆溢

神宗

戊申熙寧元年秋八月地震

徽宗

辛丑宣和三年大盜宋江等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

叔夜擊降之

度宗

丙寅咸淳二年

蒙古世祖至元三年春三月地震七日

日

元

世祖

壬午至元十九年有蝗

癸未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命兵部尚書與魯花

赤通海運

己丑二十六年命斷事官忙達兒尚書張孔孫郎中

李處異等開會通河置都水分監于景德鎮

此元人清運之

始詳見藝文志
德鎮今張秋

順帝

甲申至正四年冬十二月地震

癸卯二十三年河決東平壽張

明

英宗

戊辰正統十三年河決沙灣由大清河入海

景帝

壬申景泰三年夏五月河復決癸酉四年十月上以

治河弗克即敕陞右春坊右諭德石有貞為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往治沙灣乙亥六年沙灣河工成

孝宗

己酉弘治二年河決封丘金龍口衝張秋命戶部侍郎自昂塞之

壬子五年河復決金龍口陞浙江右布政劉大夏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治之乙卯八年塞張秋決河工成陽鎮名安平

壬戌十五年秋九月地震有聲如雷

武宗

辛未正德六年流賊楊虎過境大掠

己卯十四年帝南幸過鎮

世宗

癸未嘉靖二年春夏旱秋有蝗

己丑八年春大饑人相食

辛亥三十年夏四月大雨雹

壬子三十一年大水

癸丑三十二年大饑

丙辰三十五年地震

庚申三十九年旱有蝗

神宗

丙子萬曆四年大水

己卯七年城張秋

戊子十六年大旱

丙午三十四年夏蝗秋蝻

熹宗

壬戌天啓二年地震妖賊徐鴻儒作亂張秋城守

懷宗

辛巳崇禎十四年大旱饑民相食十一月十六日之夜湖賊李青山破張秋

焚殺極慘其後官兵駐劄三月閱月掘地殆遍財物一空

大清

世祖章皇帝

丁亥順治四年土賊丁惟約

明丁

攻張秋知兗州府

陳全國署張秋捕河通判事兗州府學教授蔡

禦之

庚寅七年秋九月荆陞口黃河決趙張秋城南馬星

海甜瓜口沙灣隄岸並決水由大清河入海

利陞口即金龍口

辛卯八年至十年黃水為災

甲午十一年秋七月黃河又決

本朝以總河臣治決河不另遣官工成無碑文紀事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八月五日地震

辛丑十八年春二月朔日地震夏秋旱大饑
今上

甲辰康熙三年冬十月昏彗星現於東南指西北出
張宿

乙巳四年春二月晨彗星現於東北指西南即前彗
其左耳

上道大臣賑山東饑民蠲本年糧稅

戊申七年春正月昏彗星現於西方去地平不遠未
辨河宿尋消

六月十七日酉戌時地大震

庚戌九年旱

甲寅咸豐三年春二月粵匪入秋停二日由陽穀華縣冠縣
至臨清

固圍紀事

明張秋孟應麟會科人
通判

歲在天啓二年之夏白蓮妖賊徐鴻儒招集亡命數千人倡亂東南五月十二日鄆城失陷漸及鉅野一帶悉被蹂躪盤據鄒嶧山淮徐響應鄒滕並亡維時賊有聲言焚劫張秋扼截運道由臨德以達東師者城內素無備居民大懼共謀外徙比鎮百十餘里名趙店村又有妖婦師氏與其子趙得時以邪術鼓家聚至五六百人人言師氏能以飛力取人頭百步外一日使十餘人伏城北蘆荻中偵探虛實幸天澍雨未有動守城人有窺見之者密告水部胡公公集不佞應麟及雨河簿商其便使人搜捕擒獲師氏各縛頭目十餘人並其妖書異服公悉命杖斃之惟諸無辜株連者不佞亦多所放釋而鎮人始稍稍安定然鄒滕之賊自五月至今據城流劫仍無寧日鎮人不得一夕安枕應麟與二河倅率鄉兵二千餘人並力拒守募富民稍助金錢給糗糧布膏油千餘斤懸燈達旦半夜為晝妖無匿所運河橫亘南北無水門乃以巨艦攔截城外增築女牆使不得近雖聲息時聞妖寇亦時時竊發居民殊死守時就捕擒不受害應麟又攝篆東阿阿去鎮亦七十里妖賊一派人景州

大肆焚掠聲聞自德州在平會于鄒滕則阿必不能免城外奸黨因而煽亂忽豎旗集叛邑人又大懼應麟盡集城中士民約與死守其繕堡厲兵鋤奸散黨一如安平故事如是者凡六閱月而鄒滕之賊賴社稷有靈當道僇力十月十三日鴻儒始就擒餘黨悉散而安平遂恃以無恐守城之民亦以漸撤至季冬而盡復其常不佞亦遂任勞被謗得旋里焉是役也水部胡公嚴明集事獨秉其成不佞與二簿旦暮拮据其襄其事則鎮人二百年來一大劫數而屹如磐石者不可謂非微勞焉乃於既平之日而紀其事云

平寇紀事

明列貢 宋國標 東平人

崇禎辛巳仲冬十六日之夜梁山寇李青山列其衆分攻壽鄆等處東平漲秋同日失守青山初一屠狗兒先是有王七者逼于三年之旱喟聚作劫青山附之鼠竊守者原之曰歲也寘勿追邏卒因與為緣而弗問卽閭左良富受其掠偶為捕執刑吏非賄不登記動淹旬日械送伴押鞫市郎至不給朝夕民若其不貲寧捐之而亦弗問王七遂服號召數幾億萬距水陸衝皇華飛鷁之郵梗矣守者知不可戢乃具事上聞一時天心仁愛憫其情命有司緩之王七亦

帖然若伏青山憤其輕於狗也計擒王七而收其衆稱渠魁焉時有客兵過者敢要於路奪其輜重青山因之生玩心又廟堂集廷議發帑金給牛種資金歸農青山因之生逞心河上使者念漕艘姑假之名為護運計青山擁旄建纛張斯干因之生無忌心適值其黨敗類觸青山兇悲狐疑突而為攻城截漕之肆於是陷東平漲秋掠漕粟數萬壽鄆岌岌幾不守時正仲冬十六夜也當事者圖萬全不肯為嘗試展轉自計思禁旅在便地可矯詔借也相與裨將傳食戰於梁山之野賊衆披靡青山僅身免閱月而獲之沂費間俘獻於闕下詔錄功有差而東土云靖矣苟於其初而不假寬政一力士縛之耳嚴行連生一保甲清之耳是歲三月鎮兵蕩山寨剪青山之翼旋背梁山有守者堅持緩之議給令箭于賊中作護符賊持以止兵鎮將遂巡邏違約而弗果設非是直一鼓殲之耳嗟乎天下事惟一於斷而後可為也東土小醜正韓昌黎所謂蚊蚋蟻蟲之聚乃至抗逆而起名城官艘之禍揆厥所繇應執咎於撫剿之兩未當耳撫如含飴而弄剝如道傍之築且朝暮四三盈庭之議咎然人謀弗臧乃謂天禍未悔乎從已事一追

言之滋蔓而後圖撫之釀也燎原而卽滅剿之迅也
今楚豫秦蜀之竿相揭日久正千百倍于東土其仰
藉廟謀之斷較東土倍急茲蓋切望于連壽者云

賊賊紀事

諸劉運興字然蔡東阿人

先是明李崇禎中山東土寇李青山作亂蹂躪充屬
西北境於時壽張縣有丁維岳者號曰丁明吾文本
縣步弓手效捕捉之役其人雄鷺面赤如赭鬚眉戟
然光黝如漆有胆氣數與賊格鬪輒勝善馬槩毋飛
騎入陣其疾如風青山畏之賊中相戒云逢丁莫打
帳令長嘉其魁傑方倚恃殺賊漸與分庭抗禮寵遇
日隆四方以命望風依附其勢愈益重臨清總兵劉
澤清聞其能加以官銜授之劄付及闖逆犯順時遂
稱副總府建大纛列檠戟戰士盈門

國朝初定函夏經營四方維岳雖跋扈一隅當率者
可收而用之不則亦可解而散之也乃署壽張道任
某居為奇貨揚言由奏欲搜維岳三千金維岳憤憾
且畏捕誅遂結連湖賊周魁軒以叛隨破壽張時順
治四年也任道先已代去陳某來為壽張道賊質陳
之妻孥而遣陳赴張秋不給吏役皆以賊卒扮充之
約於十月十三日夜半攻張秋使內應是日未時陳

道入張秋居館中不出其從者屯聚正南門內氣象
張惶踪跡詭異居人大懼密聞於工部分司梁公知
先署捕河通判事兗州府儒學教授蔡某是日適有
兗州府知府陳公某以查皇木過張秋蔡陳皆遼人
勇毅有智畧且張秋有薊鎮兵五百駐防三公協謀
率兵民守禦分薊兵守街巷民兵守城禦簡嚴良者
為遊騎下令曰守城上者禦城外守街道者禦城內
但有夜行者卽殺之夜將半城上聞嘯聲自遠來須
臾賊萬餘至城下魁軒攻東面維岳攻南門城中內
應悉起縱火燒房殺門卒大開南門放外賊入南門
內闢帝廟前有防兵五人奮勇直前力禦賊一身被
數矢不少却城上民兵拋擲石將官龔某率二百人
火器勁弩南向擊賊陳知府率精甲三十騎由東夾
道民兵遊騎由西夾道皆順城進至南門口相夾擊
蔡公城頭揮指人心大振殺傷外賊退復鑊城門內
賊為應者盡齒鋒刃維岳頭面皆中傷竄去圖遂解
是夜有白氣自城中出兵占曰城有白氣者不可攻
信矣維岳既敗大兵直搗陳家樓破其巢穴維岳喪
志轉掠四方進泰安攻堂邑破陽穀入開州守兵射
中其腹斃其子自是勢益衰餘黨星散止餘三百騎

屯爐裏村先是民謠曰為丁莫入爐時維岳創病劇不能行乃止此鎮人偵知請於東昌駐北沙大人率鐵騎趨之維岳知不免自刎死大兵殺其餘黨張濟宇等而歸

張秋志卷之五

秀水黃承玄創輯

長樂林 亢重脩

雄縣馬之騶補編

東平陸叢桂鑒定

職官志

工部分司表
開源官附

郎佐表
名宦傳
舉佐表

張秋立都水分司自成化間始重河防也而郡有倖縣有簿並以治河為職刑名錢穀不與焉噫專官之設謂何而可怠若事耶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列爵表年可以考政君子貴審所樹矣作職官志

工部分司表

北河郎中一員駐劄張秋掌衛河會通河漕政北至天津南至魚臺一帶凡泉湖閘壩隄淺之事皆隸焉永樂間設員外郎主事二員分理成化初改命通政旋以山東副使兼攝之已設都水郎中弘治間罷郎中兩以通政任至十八年始定註選郎中一員領勅行事以三年為期滿則請代著為令 國朝因其制但不拘司亦不拘郎中員外主事通差

成化楊

恭 字克敬陝西岐山縣人甲申進士十年任加陞右通政仍管河

陳英字廷賢浙江鄞縣人壬辰進士二十三年任

吳玘字汝貴浙江長興縣人乙未進士四年任

汪傑字簡之江西弋陽縣人辛丑進士四年任

陳綺字子章浙江太平縣人戊戌進士七年任

張縉字朝用山西陽曲縣人己丑進士十年任

韓鼎字廷器陝西合水縣人辛丑進士十四年任

商良輔字陞太僕寺少卿浙江慈谿縣人進士元年任

錢榮字廷相直隸藺縣人己丑進士三年任

田佑字廷相直隸藺縣人己丑進士三年任

王泰字行太僕寺卿直隸藺縣人舉人五年任任至

李思儒字宗正直隸高陽縣人庚戌進士十六年任

陸應龍字翼之直隸長洲縣人己未進士十六年任

荀鳳字文瑞直隸徐州人丙辰進士十八年任

楊淳字重夫陝西臨潼縣人戊辰進士十一年任

畢濟時字汝霖江西貴溪縣人辛未進士十三年任

嘉靖孔鳳字廷瑞山東寧海州人舉人元年在任

錢瀾字平京直隸阜城縣人舉人四年任任

李煌字德融江西浮梁縣人丁丑進士十七年任

佟應龍字師言直隸山陽縣人辛巳進士十八年任

劉守良字君廷直隸藺縣人辛巳進士十一年任

郭敦字君厚福建晉江縣人舉人十二年任

楊旦字啓慶河南偃城縣人辛巳進士十四年任

邵元吉字德旋浙江餘姚縣人壬辰進士十六年任

王廷字仕卿四川南充縣人壬辰進士十八年任

朱懷幹字年任正浙江紹興府人壬辰進士二十年任

張文鳳字公儀直隸藺縣人己丑進士二十年任

歐陽烈字懋之江西泰和縣人舉人二十三年任

趙灝字文海陝西三原縣人己丑進士二十年任

吳崇文字贊夫河南光山縣人辛丑進士二十年任

嚴中字執甫浙江餘姚縣人戊戌進士二十年任

沈科字子進浙江嘉善縣人甲辰進士二十年任

梁思恩字子承湖廣巴陵縣人甲辰進士二十年任

鄧璉字宜瑩江西新昌縣人甲辰進士二十年任

徐九思字子慎江西貴溪縣人舉人三十四年任

汪泓字汝東直隸旌德縣人舉人三十五年任

史朝賓字應之福建晉江縣人丁未進士三十五年任

王陳策字師董直隸泰州人丁未進士四十年任

周望字道見廣東東莞縣人癸丑進士四十年任

吳道直字敬甫直隸定州人癸丑進士四十年任

姜國華字邦實浙江慈谿縣人己未進士四十年任

隆慶

朱茹 字以秉四川盧州人癸丑進士四十四

陳應麟 字仁卿錦衣籍浙江鄞縣人己未進士

游李勲 字英甫江西南昌府人應天府尹

涂淵 字時雅江西南昌府人乙丑進士二年

張純 字頌恒福建漳浦縣人乙丑進士四年

劉泮 字汝化直隸江都縣人乙丑進士四年

金學曾 字子魯浙江錢塘縣人戊辰進士六年

汪審 字惟幾江西弋陽縣人戊辰進士六年

牛若愚 字思明河南南符縣人己未進士二年

徐儒 字和範江西臨川縣人己丑進士四年

張德夫 字子成江西浮梁縣人乙丑進士七年

屠元沐 字日新浙江嘉興縣人乙丑進士八年

顧其志 字太冲直隸長洲縣人辛未進士十一

郁文 字從周浙江山陰縣人丁丑進士十四

吳之龍 字汝陽直隸武進縣人庚辰進士十五

李民質 字元素直隸東明縣人癸未進士十八

詹在洋 字猷功浙江常山縣人癸未進士二十

黃承玄 字履常浙江秀水縣人丙戌進士二十

康夢相 字子安江西泰和縣人丙戌進士二十

張甲徵 字茂一山西蒲州人癸未進士二十七

蕭椿 字大年江西廬陵縣人壬辰進士二十

李之藻 字振之浙江仁和人戊戌進士三十

趙可教 字子脩四川溫江縣人壬辰進士三十

施爾志 字章甫浙江嘉興縣人壬辰進士三十

沈朝輝 字季彪浙江仁和人甲辰進士三十

謝肇淵 字在杭福建長樂縣人壬辰進士四十

汪起鳳 字來虞直隸吳縣人辛丑進士四十

胡士相 字瑞甫浙江平陽縣人甲辰進士四十

項夢原 字希憲浙江秀水縣人己未進士三年

豈繼良 字我貞直隸句容縣籍丹徒人舉人五

王之柱 字砥中直隸武進縣人己未進士六年

鄭鳴珂 字朝振福建莆田縣人官生二年任

沈景燮 字君佐浙江餘姚縣人官生五年任

朱茂時 字子葵浙江秀水縣人官生五年任

姜天樞 浙江紹興縣人官生

許自表 直隸吳縣人恩貢

周沂 湖廣江夏縣人舉人

唐士鳳 江西豐城縣人官生

姜銓 浙江餘姚縣人舉人

順治 袁中榮 字玄寂遼東廣寧人舉人

梁知先 字朗公山東鄒平縣人丙戌進士

閻廷謨 字嵩岳河南孟津縣人丙戌進士

莊 鐸 字起岳浙江嘉興縣人壬辰進士

岳峻極 字于天山西澤州人丁亥進士

葉獻章 浙江紹興人舉人

楊毓蘭 字東始河南新鄉縣人丙戌進士

康熙高恒豫 字子奮直隸靜海縣人官生

高 瑜 字琢如遼東人乙未進士四年任

王 章 字遵度遼東人貢士八年任

以上每差一員康熙九年

先總河羅 題每差滿漢司官各一員筆帖式他赤

哈哈番二員三年一同交代

傅當阿 滿洲人九年任

祁文友 號冊洲廣東莞人戊戌進士九年任

王 滙 號彭濱河南宜封人壬辰進士十年任

阿哈里 滿洲人十二年任

劉 琬 號申錫山西清源人壬辰進士十年任

他赤哈哈番表

康熙圖爾伯克 滿洲人九年任

色黑得 滿洲人九年任

郡佐表

成化以前莫可詳自弘治四年以後張秋河廳始有專設註以通判任至嘉靖四十四年添設捕盜通判一員於張秋隆慶三年裁革以捕務兼屬河廳今註爲令向無關防自萬曆二十三年題請欽給以杜奸偽亦曠典也先是河廳屬止東平東阿壽張陽穀及兼捕務而曹州曹縣定陶單縣嘉祥鉅野城武金鄉平陰鄆城皆屬焉今捕務止轄嘉祥鉅野平陰鄆城凡四縣

戚化王輔

人十六年任

趙瑜

人十七年任

邵廷貴

人二十年任

弘治劉福

直隸鳳陽人四年任有傳

王文

人十年任

建分署自文始

呂澤

人十一年任

張琮

人十三年任

呂訪

河南靈寶人十五年以舉人任

正德劉州

人五年任

宋偉

人八年任

花魁

順天涿州人十六年以舉人任

嘉靖曹英

直隸吳縣人四年以舉人任

張儒 順天固安人五年以舉人任

丁鵬 直隸如皋人十二年以舉人任

宋應宿 山西陽曲人十四年以舉人任

王冊 山西太原人十八年以歲貢任

陳瀛 直隸合肥人二十年以歲貢任

何英才 福建福清人二十三年以舉人任

陸乾元 直隸宣城人二十八年以舉人任

劉芝 陝西中部人二十九年以舉人任

趙世奎 直隸江都人三十二年以進士由御史任

鄭盡忠 山西太平人三十五年以舉人任刻朱子所書太極贊立碑北署署今爲工部

李才優

直隸長陽人三十八年以歲貢任

陶敝 湖廣黃岡人三十九年以官生任

劉宗舜 直隸大名四十一年以歲貢任

李克睦 直隸武強人四十三年以監生任此係添設捕廳舊裁

李敬之 直隸貴池人四十四年以歲貢任隆慶元年加俸級

隆慶楊守 四川馬湖人三年以舉人任

孫信 直隸天津人三年以歲貢任山本府通判改河廳兼捕務

尹梓 直隸南宮人六年以舉人任

萬曆孫仲科 直隸深澤人元年以監生任

李養浩 直隸武邑人三年以監生任

詹 諮 浙江常山人九年以歲貢任

李應辰 浙江慈谿人十年以進士請任

王子直 陝西乾州人十三年以官生任

龍從雲 湖廣均州人十四年以歲貢任

王 心 浙江鄞縣人十五年以歲貢任

羅 麟 江西吉安人十八年以舉人任

徐元卿 直隸長洲人二十一年以監生任

李周策 直隸吳江人二十二年以進士山都給事中請任

趙慎微 直隸滄州人二十六年以選貢任

許仲譽 浙江錢塘籍直隸東安人二十八年以舉人山國子監任

呂俊民 陝西咸寧縣人三十二年以舉人任

徐之洪 江西貴溪縣人三十四年以選貢任

胡 合 四川高縣人三十七年以選貢任

孟應麟 字秋水浙江會稽人作天啓二年圖門

田如式

徐時熙 山西人

郭 誌 江南人

張士維 浙江天台人

朱新時 山西太

金一鼇 江南宿遷人

李國瑞 陝西人同 禮多難之日守禦有方陞直隸永平府

李 枉 四川人

馬元善 陝西人

朱 光 直隸保定人十五年以庚午舉人陞

丁映章 陝西人十八年

李本植 直隸人

聶進貴 山西安邑人

吳道隆 陝西人

方聖時 字度來江南歙縣人以貢士任

曹復興 字振之遼東人以貢士任

刁象乾 直隸南和人以貢士任

呂振之 字大呂陝西臨潼人以乙酉拔貢任陞

馬光遠 字驥漢遼東人元年任四年六月陞

殷本忠 字在公直隸宣興人元年任四年六月

馬光遠 題陞淮安府知府

李 黃 字經淵江南吳江人以戊子拔貢任

林 芑 字郎山福建長樂人八年以拔貢任九

張如煥 山西代州人以貢生任

田瑞年

字王廟通東寧人任貢士以部郎出
任見張秋城池傾廢已極遂于十七年
捐俸倡修煥然一新萬姓感德公立碑
焉且種書政不可枚舉其碑記附藝
文卷內

張暉

直隸真定府趙州人壬辰進士

張六吉

字謙一陝西人拔貢

施克威

江南人貢監

史在雍

字敬修號阜亭浙江杭州府仁和人
由貢監以行人司改授江甯揚州府
種通判丁憂服闋補授張秋捕河通判
康熙二十八年任下車之日與剏除
如勤民息訟月課校士捐俸倡修文廟
增葺城垣見藝文碑記革除陋規詳免
河灘地基租銀見藝文碑記平市集積
崔符柳豪強振士習善政不可枚舉

陳九鵬

三韓人原任刑部員外以
張秋捕河通判四十二年冬十二月一下車便知鎮城
疾苦與利除害見德民我道如坐針氈嘆曰恨無西
江水以救此涸轍枯魚升竟自損俸銀數千石計口
受賑戶戶受其實惠而鎮城亦賴全活

縣佐表

考自明景泰初瀕河州縣各設判官主簿一員故壽
張東阿陽穀三縣主簿分署張秋始此至嘉靖十年
裁革東阿一員并屬之壽張主簿其先後在任姓名
先經工部黃公攷之邑志則十不得一二攷之簿廳
則十不得三四乃從故牒窮蒐焉成化以來其人十
可得八九然其政不可知矣今又查壽張志補若干
人東阿志補若干人又東阿志載有洪武永樂宣德
時主簿若干人但洪武時無北運豈嘗設主簿官別
務而縣志乃併收之乎

壽張縣

東阿縣

陽穀縣

洪武

劉淵

以邑歸

蘇春

趙倫

趙英

直隸內

永樂

龔銳

直隸崑

萬郁

四川浦

宣德

趙錦

河南祥

張儼

河南華

王智

直隸通

無年
可致
韓驥

楊景

譚珉

趙澤滄

王鑑

葉廣

徐璉

李文進
以上見縣志

成化

弘治

楊憲
十年任
凡七年

靳

仇
直隸人
八年任

棋
山西人
五年任

李

縉
順天霸州人
六年任

海
順天霸州人
六年任

張紹宗
十七年任

郁

遠
山西屯縣人
以上見縣志

高

鐸
河南人
科

劉

鑑
河南人
崇

朱

芳
河南人
溫

張

翰
河南人
封

嘉靖

金

篤
見縣志
河南襄城人
應奎

李惠
十五年任

牛
文
明
十六年任

黃郁
十八年任

李
文
德
西
綏
秦
十八年任

正德
路仲
三年任

魏
經
庸
陝
西
涇
張
鵬
三年任

王經
九年任

林
泉
見縣志
黃
堂
九年任

婁山
十一年任

賈
壽
八年任
郭
智
山西人
十年任

馬慶
河南人
十五年任

尹耕
河南人
長

張文
六年任
縣志
張
文
襄
河南人
五年任

彭驪 江西龍泉人 十年任

耕王卿 三人 十年任

曹克恭 陝西陽湖衛人 十四年任

是年歲革并苗 屬壽張主簿 帶管

秀 十一年任

顧九韶 順天承安人 十年任

按縣志陳璉 之人或已載而無 又添乎惜無 年次可考

王世忠 浙江嘉善人 十五年任

王三錫 山西蒲縣人 十二年任

年次可考

陳賢 河南宜陽人 十年任

李檀 山西文城人 八年任

年次可考

王山 直隸丹徒人 十二年任

陸鄉 直隸涿州人 十二年任

年次可考

高益 河南信陽人 八年任

史節 山西沁源人 十六年任

年次可考

張弘策 直隸清山人 十二年任

許承科 直隸南陵人 四年任

年次可考

楊堯哲 山西陽城人 三年任

隆慶夏時雨 直隸桃源人 四年任

蔣邵元春 浙江德清人 二年任

周京 直隸懷遠人 三年任

蘇子寧 山西應州人 八年任

楊位 直隸毫州人 十年任

孟九洪 直隸南宮人 十年任

監生

馬行健 山西臨汾人 四年任

十二年任 監生

張鈞 直隸祁州人 四年任

十七年任 吏員

賀鏞 直隸陽人 四年任

十五年任 監生

黃璽 江西興國人 四年任

王德恩 直隸靜海人 三年任

張祖范 山西永寧人 四年任

張珩 山西大寧人 八年任

李嘉翕 直隸陽山人 九年任

呂承顯 直隸蠡縣人 十年任

二年任 歲貢

甄 敷 山 西 平 定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馮 國 瑞 四 川 廣 安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葛 為 綸 州 直 隸 樂 亭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張 國 維 縣 知 縣 虹 口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徐 國 祥 陰 平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陳 天 行 州 直 隸 口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李 可 立 陝 西 西 鎮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夏 時 熙 湖 廣 江 夏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沈 士 亨 浙 江 嘉 善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由 增 盛 陝 西 富 平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劉 承 華 山 西 襄 垣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楊 國 聘 州 直 隸 朔 州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錢 萬 象 字 五 奇 浙 江 會 稽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黃 士 洪 號 貢 菴 直 隸 天 橋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金 應 弼 十七 年 以 貢 任 見 四 十 八 年

天 啓 傳 元 勳 仁 和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見 元 年

樊 大 成 見 二 年 國 紀 事

崇 禎

張 毓 秀 見 七 年

順 治 王 應 斗 字 伯 魁 徐 順 天 大 興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窮 縣 人 任

王 育 德 江 南 清 江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王 化 行 號 治 宸 山 西 長 治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張 毓 秀 號 治 宸 直 隸 寶 坻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潘 汝 瑚 字 崑 華 平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郭 廷 芳 字 錦 美 山 西 沙 縣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張 朝 諫 字 養 中 江 西 永 新 人 以 十 年 貢 任

黃 士 鴻 見 二 年 國 紀 事

裁二載奉

石濤

字陽人
山齊太
谷西政
三年十

簡振鐸

字天新
江縣將
十縣人
任七年
於官卒

丁綸

字贊元
浙江會
稽人十
積年以
吏員任

魯瑜

字以生
浙江會
稽人入
年以吏
員任

康熙馬之驕

字旻雄
直隸雄
縣人三
年以拔
貢任

陳煥

字江十
浙人十
年任

高應元

字順天
順天
四年
本冬
月水
送回
程船
程而
事而
死

于時傳

字輔周
順天
與籍
廣漢
人五
任丁
外

劉耀祖

字顯真
直隸
年定
任人
九

雜職

戴家廟

官一員
屬東
平州

荆門上下

官一員

河城上下

官一員

七級上下

官一員

刑門水驛

驛丞一員

俱屬
陽穀

名宦傳

貝恒汴人永樂中為東阿令張秋民有犯重辟者繫獄恒知其無嗣令其妻入侍疾及當刑妻乃產子其仁厚大都若此詳東阿志

陳善弋陽人成化間為山東憲副張秋厄於河衝屋為民患善令民以農隙採石治堤不五年堤成東岸凡十二里南旺湖西岸凡八十里有奇自沙河達臨清堤上植柳數百萬株漕道至今賴焉

劉大夏華容人弘治六年河決張秋大夏以副都御史奉命塞之先是宋尚書禮之濬沙灣徐武功右貞之開銅瓦廂識者謂其尚有遺慮自大夏築黃陵岡而河患始絕父老至今頌之蓋張秋河決者三諸臣議塞者三唯大夏稱永賴云詳見徐溥王鏊記

楊茂仁鄆縣人性剛介有才望弘治間為山東憲副會河決張秋遣重臣治河而武臣中貴肆志擾民民不堪命茂仁特疏論之為閩人所中謫長沙府同知終刑部侍郎

劉福鳳陽人初任兗州府通判有卓異聲劉大夏廉知福清介勤敏奏陞治河同知福身親畚鍤晝夜

忘寢食功賴以成然卒以勞瘁得疾不起橐無一錢大夏捐俸畢殮父老巷哭者累日至今祠之

韓鼎慶陽人弘治間以右通政治河張秋脩閘壩築堤堰奠民井舍創官廨鑿廠凡經畫五年戴星視事有功于運道最申明河禁至今遵行之其春秋俎豆宜矣詳謝遷馬中錫記

黃公云余過韓公祠而功曹翁琛者侍焉詢諸父老則稱琛潔已勤事不負公任使蓋琛吏中白眉云夫刀筆吏不析律舞文罔身司敗幸矣况貌象千秋此其難者特并識之

白棟榆林人雅性儉朴令東阿五載興華利獎得民甚深又均賦役立條鞭法合邑稱便焉今東省皆倣而行之自棟始張秋父老為立祠祀之詳東阿志

黃承玄字履常浙江秀水人弱冠登甲第守司空子部分署張秋以文學飾吏治游刃有餘特創輯安平鎮志體裁贍典有古良史之風

李之藻字振之浙江仁和人萬曆末以冬官郎分司張秋管河道時河上清宴留心教養得民者甚深閭鎮士民方望久涖茲土而淪浹其澤乃甫周年

竟左遷蓋有中之者去之日攀援莫及衆請於東
阿于相國為文志去思云碑賢顯惠廟門外河岸上
讀而錄之當入藝文志時藝文志無知者之謬偶見
附於此碑文李公諱之義漸之仁和人以督水
使駐節安平匪歲左遷去鎮人思之謀揭碑于道
左言屬不佞宜以不佞居河遠河上繞兩舍公治
行固所稔習者乎余以爲水部之治安平也雖云
與工官事不治民而具中具五方衣冠多有夫秋
亦一都會也治民而具中具五方衣冠多有夫秋
於天下寧推是千餘里悅橋之影堪爲此部常
舟車指標之餘思波且九里及焉如我存公者近
是方公之未至也鎮人土曰大篇而飲鴻名耳
聽者已之海內有我存公至而即爲之進諸
牛謀業品稟有差且時抗外多所屬及意深矣
達而人人有蘇湖之思良然公所居特幸多育
魯文學而定方今財殫第一區其地界三大邑而
有俊首受而己公號奉聖書事河上而暇即問
井閑惻然搜所不便而興拔之著爲頌使不得易
未嘗曰吾民社外吏不敢越局也以如是舟而
政且溢于玄武外吾以爲不即爲彰宣徽已負材
且見抑矣今而後清署餘聞誰爲進弟子請益西
九課日誰爲督公府半菽一蔬誰屑屑與齊民同
貿易春播爲誰誰爲指居貢行商活焉在廉取
饋之下者誰爲焚其故簿桑之奴孔之隸與夫引
賄害于羸弱無怪乎匹庶瞠目相向而爲是請歟
之請也繫惟是美遠華發彌以隆赫而有所不越
阿之而公以坎壈足驚心而公又從而別治矣而
給手捧唱錢聲亦足驚心而公又從而別治矣而
茲鄉紳士貢以豎眉老髻童于不端異口而弱
心若此此可見公道之在人人心不容一毫假借而
公之雅量又足以當之何者人情有懷莫展志于
尋而行纔尺寸未有不快快自失者而公獨坦然
謝過引以爲當我無微介容此古李公靖呂文
移之倫所就遠矣萬曆己巳仲秋吉日東阿于慎
記

謝肇淛字在杭福建長樂人以工部郎提督北河其
政蹟碑版湮沉無可徵然讀其遘阿井詩則固仁
人君子也又作北河紀畧詳載河流源委及歷代
治河利病談河事者考焉

宣繼良字我貞直隸丹徒人天啓中爲張秋工部分
司時魏閣虐斂方張獻媚者以檀香爲閣肖像巨
艦載送過張秋繼良獨不迎謁遂被其陷及閣滅
起戶部郎

朱光宇六石宣府保安州舉人崇禎十五年任捕河
通判以雄毅之才出爲幹濟當地方多故之時一
力擔當不避權勢時劉澤清總鎮臨清其伍中士
率四出爲南塘之劫張秋郭外多有之光發捕役
擒獲皆朴死先後凡三十餘人澤清怒詰於巡撫
王公永吉王公曰在伍則爲兵失伍行劫賊也非
兵也澤清短氣由是盜賊屏跡而民始安歷陞濟
寧知州懷慶同知岳州知府致仕

袁中榮字玄竅遼東廣寧人順治初首涖張秋理北
河時鼎革之際尚未收寧中榮剪除兇盜輯柔善
良居民獲保身家以見太平之日者皆其力也卒
於官鎮人爲庚桑之祀焉

秀水黃承玄創輯

長樂林 芑重脩

雄縣馬之驢補編

東平陸叢桂鑒定

賦役志 地租 稅課

雜差 驛驛附

夫地賦市征與踐更版籍諸繇隸於鎮者著功令矣余念是鎮方大浸稽天斯林林總總者悉鯨鯢之窟而魚鼈之餘也喆后勞臣不憚拮据胼胝三錫玄圭而後吾得與父老子弟食其土毛以有今日則反裘負薪司土者可不為兢兢哉作賦役志

地租

一日河灘地運河兩涯隙地諸士民得告佃耕業其中每畝輪租銀三分新例折半徵穀共計穀地一十九頃二十九畝二分四厘五毫五絲內陽穀縣地九分零五毫壽張縣地三頃五十四畝五分九厘五毫五絲東阿縣地五頃八十一畝零四厘五毫五絲共徵穀一萬九千二百九十三斤河上支用租地一十九頃二十九畝二分四厘五毫五絲內陽穀縣地九分零五毫壽張縣地三頃五十四畝五分九厘五毫五絲東阿縣地五頃八十一畝零四厘五毫五絲每

畝徵銀共徵銀五十七兩八錢七分七厘三毫六絲三分五忽二日賃基地近鎮沿河兩堤之間居民輾集往往做官基蓋房室比屋而居之地有衝僻租因以高下焉上者每間徵銀二錢或一錢五分或一錢次者每間徵銀四分五分下者每間徵銀二分三分共屋基一千九百九十六間半內陽穀縣地三百六十五間東阿縣地七共徵銀一百四十四兩零一分七厘六絲內陽穀縣地二十八兩零一分壽張縣地二十六兩八錢八分東阿縣地八十九兩一錢一分七厘六絲給顯惠廟賃基以共香火之費者不與焉三曰葦地自沙河而西小鹽河而東數十里故盡河墻棄地民菱牧其中亦各占佃為業每畝亦輸租銀三分共計葦地三十二頃三十畝零八厘六毫內壽張縣地四畝零二分二厘九毫東阿縣地五厘七毫共徵銀九十二兩九錢零三厘五毫八絲內壽張縣地二十五兩二錢七十一兩六錢九分五厘七毫一絲以上三項共徵銀二百九十八兩七錢九分七厘五忽北河灘地自天津以南魚臺以北九湖租子粒每歲徵收額解各府貯庫以備河道工費獨此壽東陽穀三縣租銀則先年得請為分司祭祀工食之需而司中各役廩糧賞資一切公費悉取給其中焉安平鎮文廟春秋祭祀該銀五兩於陽穀縣子粒銀內支用韓通政祠春秋祭祀歲該銀三兩五錢武安王祠春秋祭祀歲該銀三兩五錢吳季子祠春秋祭祀歲該銀三兩

七錢六分八厘節婦高氏歲給柴炭銀二兩俱於專
東子粒銀內支用本部書辦開月工食銀一十二兩
抄案二名每名每年工食銀十二兩共銀一十四兩
內班書辦門子皂隸每月銀食銀四兩歲該銀四十
八兩奏繳効勞書吏每次給賞衣鞋銀六兩抄報工
食每月銀八錢共銀九兩六錢以上或於陽穀或於
壽東隨便支用其餘則以為本司大挑歲終
一次奏緣公用及過往賓客下程酒席之費
以上諸地租屢經兵燹多有拋荒今漸次招墾然終不足
原額其折半徵餘於順治四年奉 旨蠲免又順治
中工部分司莊公將前三項錢糧盡報總河部院徵
解河庫其本司公費毫無與焉

稅課

商稅自安平置鎮素號富饒五方之布貨乘輶服馬
者輻輳而至故征商之議起舊有稅課司正統九年
設萬曆八年裁革而以其事屬之府廳後復屬之陽
穀壽東三邑長吏通年按季委官權之以解布政司
雖米鹽凌雜數難悉紀然其槩可舉也鎮中諸行最
盛者曰屠曰麵其課各三十五金而有贏焉其次曰
雜貨曰段行則二而當一矣又其次曰梭布曰平機
布曰磁器曰鐵器曰簞紙曰板片厚薄差焉蓋六而
當一矣又其次曰白紙白夏布曰瓶酒曰草鞋曰藍
魚曰竹債曰葛布曰茶曰醃猪曰羖毛曰紬絹曰羊
曰薑曰石灰以次殺焉蓋十有四而當一矣其最下

者曰廉曰炭曰柴曰香油曰白炭曰扇傘曰菓子曰
手帕曰青綾曰廣鍋曰黃丹曰瓦缸曰香末曰紅花
曰蒜曰線麻曰麻姑酒曰沙條黃臘曰漆器其所入
益徵蓋十有九焉而總得其半矣總之諸課所入幾
二百金而不足焉每歲額稅銀一百八十六兩三錢
七分五厘又灘汛閭月銀十一兩
二錢八分五厘其銀一

百九十七兩六錢六分

牙稅大抵一開之市必立之平周官謂之質人凡市
之貨賄度量一稟其質劑後緣輿渠魁箕歛豪斷
故緡筭及焉張秋之有牙稅不知昉自何時凡諸牙
人官為給帖註市籍張秋捕務管
河通判司之其不籍于官者不
得廁于市貨有輕重多寡稅亦眎之氏昂先是經所
司詳凡其稅一以給本鎮支費而不領于藩司其牙
若麴若船若斗則一人而一筭若梨若棗若麻布或
五人或四人而三筭若山貨若秤麻若秤花若斗船
則二人一筭若雜貨則二人而三筭若石灰若白炭
以至菓蔬薑蒜諸類或三人或五人而一筭總之為
行者二三十而有奇為人者二百八十而有奇為緡
者二百金而有奇內以十之四五給斗級敵臺戰船
捕廳書記諸役以十之五六為該廳公費萬曆中別
駕李公周策議謂公費倚辦於市人錢珠失雅道然

張秋乃南北蠡午地諸乘傳過者冠蓋相望牽餽廚傳似不可已至若踐更巡徼諸繇又不宜偏累甞人請易公費為募直而益請河孺租為公費工部黃公承玄是其說為上之當事蒙詳允如議行

雜差

銀差 工部分司火夫十名每名工食銀三兩六錢共銀三十六兩 河府廳火夫十名每名工食銀三兩五錢共銀三十五兩 看守監倉火夫十名每名工食銀三兩六錢共銀三十六兩 裁革五名扣銀一十八兩補給地方巡風火夫工食不譙樓鼓夫一名每年工食銀二兩二錢 工部分司守門總甲二名每名工食銀八兩 十地方總甲十名每名共銀一十六兩 工食銀十兩以上夫甲共四十三名共該工食銀二百三十一兩二錢俱於闔鎮居民編派幫貼先是門攤除縉紳文學及在官諸役餘房多者率坐派通應前役百姓紛紛稱累萬曆初經所司詳議計房派直募役應當人亦便之但市舍之與廢民力之消長有月異而歲不同者是在良有司調停均節或不至偏累爾

力差 地方火夫本鎮凡十地方每方原編派火夫若干名司夜巡也然鎮中諸有力者皆占役在官復其身惟一二貧民互願其役畫則辛勤負擔營半菽

以餬其口而夜復責之踈更民有不鈞之嘆自別駕李公為募直之議每方定夫五名每名給銀三兩皆共夫五十五名共銀一百五十兩 取之課程而鎮民得大甦矣 脩城夫自設鎮城即編有脩城夫視家之厚薄為多寡遇有興作按籍而役之或決旬或累月市民不諸版築往往出錢催役所費不貲董役者非其人則弊端滋起累年以來已去其籍今城堦多缺而往役者無人焉則又當考前事而圖之矣 民兵本鎮舊無兵自正德間流賊犯境後始議設守禦先是操兵藉市中丁力謂之市民已乃革去第以十家為牌每牌除各占役外隨多寡編為隊伍春秋赴教場操演凡操中軍官三員書旗二十八名大旗十六名換牌八名炮手二十八名藍旗六十名常隨二十名民壯六七百名今廢 府捕廳主之然邇者桴鼓不驚官司徂於治安春秋蒐狩歲不再舉夫本鎮為漕貢咽喉南北樞也有城池而無守禦與無城同有士伍而無訓練與無士同脫遇緩急能驅市人而戰哉則復湟衣茹獨安可世世也 祭戶初張秋祠祀有三用春秋二仲東平陽穀壽張東阿四州縣司之遇祭先期遣禮房至鎮設祭派其邑之人役焉謂之祭戶或以身或以器貧民無器物則出錢賃之而陪祭官與馬僕從及生儒吏書供祭之役

一切苛擾其中小民往往稱困又張秋路當孔道上官絡繹於途各有司時出候迎則凡與臺廩鎮之役亦往往祭戶供之曠日奔走誤時失業小民益坐困不支矣昔有賢長吏習知此弊革去祭戶名色乃豫備器物執事者取之閒曠一切不及市民而各州縣陪祭教官亦悉罷不遣皆屬之本鎮主簿事約費者此亦節愛本鎮之一端云

驛傳附

荆門驛水夫二百九十二名內吹手二十五名篙夫二名支應報事跟官看房撥夫共十七名門子三名寫字夫其隨船皂隸即係水夫通融派撥每水夫一名工食銀十兩陽穀縣額編二百五十名原額應付貢鮮等二名直隸鳳陽府協濟四十名按季赴陽穀縣支領不船折乾夫銀二百八十兩足告赴兗州府庫支領原額廩給過關支銷銀六百一十一兩凡驛中館夫厨支紙劉諸項悉取給其中陽穀縣徵完解兗州府庫按季支領不足告准動本府餘站銀支補本驛夫雖計二百九十餘名而吹手轎夫門子諸項俱占役其中又皂隸公差遞文諸役悉通融借撥實不過二百餘名耳邇來法網漸弛傳符稍濫借關者絡繹於道至有一日而用夫數百者每夫日得工食銀二分八厘而額外用夫之價則五分六分為常苟非農隙又或倍之而勢豪過者動輒凌虐頭站有常例三

四錢以至趕緯有常例至有每夫索銀一二分者餘夫有折乾每兩許者三四分過關惟貢鮮船隻例得用大米餘皆小米也而往往勒索大米倍浮其額者十舟而九諸如此類不可更僕堯夫驛傳歲支幾何而堪此饕餮耶以故洪應不足則有預支預支不足則又有稱貸墊已極矣采風君子或為縣官恤民力者不知何以善之

張秋志卷之七

秀水黃承玄創輯

長樂林 亢重脩

雄縣馬之驢補編

東平陸叢桂鑒定

選舉志

甲科表 鄉科表 歲貢表 例貢表
武甲科表 武鄉科表 廂封表
恩廕表 人物傳

夫鄒魯之間斷斷如也而冠帶衣履甲於害縣
尚矣乃張秋僅彈丸地而鴻漸之儒蟬聯而起
非所稱求柴胡桔梗於梁父之陰哉余承乏河
干幸波臣恬宴間從諸薦紳先生游而旦夕朝
其博士弟子因得習其人率博達矜重非複下
雕龍苟為奇而已也余懼堙滅弗稱因哀而錄
之作選舉志

甲科表

鄉科表

元 申屠致遠 壽張人 累官康
訪會事有傳

曹元用 張秋人 官禮部
尚書有傳

洪 時執亮 東阿人 辛亥科
官福建同安縣
縣丞

楊 榮 東阿人 癸酉科
官江西南安府
通判

張 本 東阿人 丙子科
官兵部尚書有

永樂

宣德

景泰

天順

傳

田 瑤 東阿人 甲午科
官涇州學正

劉 翔 東阿人 庚子科
官廣平府教授

趙 鎮 東阿人 癸卯科
官山西孟縣主
簿

賀 燦 東阿人 癸卯科
官陝西按察司
經歷

李 騰 東阿人 己酉科
官陝西岐山縣
知縣

田 鐸 瑤之子 甲子科
官晉府教授

張紹宗 東阿人 癸酉科
官山西絳縣教
諭

靳 禮 壽張人 丙子科
官知縣

魏 珍 壽寧人 丙子科
官知縣

張 雄 壬午科 見進士

劉 清 壽張人 壬午科
官山西忻州知
州

公敏 慈易人 心
愛戴三考 准
加參議 服色 俸
級補 滄州知州
忻州人 立碑頌
德政 入名宦祠

成化

譚 張

雄 官范縣人乙未科
肅 官張人戊戌科
肅 官張人戊戌科

詳見忻州志

侯 觀 東阿人戊子科

王 永昌 陽穀人戊子科

譚 肅 戊子科見進士

殷 玘 官直隸昌黎縣

宋 孝 東平人甲午科

性忠直博覽經史政績見五堂縣志

楊 浩 官張人庚子科

同知

馬 希昂 東阿人癸卯科

知縣

劉 弼 官張人癸卯科

李 鑾 官東阿人丙午科

知縣

周 伯旋 官張人丙午科

知縣

唐 素 東平人己酉科

官四川馬湖府知府有傳

張

顯 官齊寧人癸丑科
一作涇府長史

張 顯 壬子科見進士

李 孜 東阿人戊午科

訓導

劉 坤 清之孫辛酉科

起家萬安令有聲遠汾州守值宗人強橫數獲法乃浩然挂節州父老德其節受入名宦祠

殷 雲霄 辛酉科見進士

傳

趙 成已 官光州知州

傳

田 嘉猷 東平人丁卯科

學教諭

田 獻 官張人丁卯科

學教諭

李 文芝 東平人己卯科

見進士

楊 介 東平人壬午科

閻 鄺 東平人壬午科

見進士

殷雲霄 玘之子乙丑科

嘉靖

弘治

李棟 壬午科見進士

楊縉 乙酉科見進士

李東生 鑒之子乙酉科通判

李文芝 癸未年官山西賀夢得未仕人乙酉科

程著 官東州府同知

楊縉 歷官遷安翼城科

井鳳塔 名才幹居官有能

交 官東平人戊子科

方 官東平人戊子科

度 辛卯科見進士

懷 達之曾孫平始

楊胤賢 庚子科見進士

袁應奎 陽穀人庚子科

許用中 癸卯科見進士

侯度 觀之孫壬辰科馬汝驥 癸卯科見進士

劉寅 清之曾孫坤之

楊胤賢 縉之子十四歲

官永平推官南

部員外山西食

許用中 汝驥之孫東陽

田一井 嘉猷之子門

張弛 陽穀人丙午科

閻光潛 己酉科見進士

周啓東 壽張人己酉科

李應麟 文芝子己酉科

梁符 汶上人辛酉科

馬英 東阿人甲子科

閻光潛 歷官陝西副使

王應選 陽穀人 甲午科 知州

崇禎

吳一元 庚午科 見進士

吳一元 范縣人 辛未科 仕有傳

宋祖乙 癸酉科 見進士

隆慶

馮燧 東阿人 甲午科 未仕卒

宋祖乙 淵之曾孫 祖傳 刑部主事 有傳

田榜 祿之孫 癸酉科

孟秋 莊平人 辛未科 官商賈司卿有傳

孟秋 庚午科 見進士

陸一鵬 東平人 庚辰科 官崇明縣知縣 卒

田榜 祿之孫 癸酉科

萬曆

錄壽 張人 甲戌科 趙敬修 壽張人 丙子科 未仕卒

順治

田榜 祿之孫 癸酉科

魏人偉 濟寧人 丙子科 任考城知縣 有傳

孫璜 壽張人 乙酉科 有傳

金佐弟 之乏守 功而不居 在 城鎮時 獨守 勞瘁而終

王大年 己酉科 見進士

王大年 壽張人 癸丑科 自汝陽知縣 有傳

劉文才 壽張人 壬子科 有傳

宋祖舜 孝四世孫 丙辰 科 歷官撫治 鄆 有傳

宋祖舜 東平人 壬子科

高默 汶上人 丙辰科 任刑部主事 有傳

高默 汶上人 丙辰科 任刑部主事 有傳

劉鼎銘 陽穀人 戊午科 未仕卒

袁一鳳 壽張人 丁卯科

康熙

閻蘧 丁未科 候選知

陸叢桂 已亥科 於丁未 年授江西南安 府推官 奉裁 以 尋陳氏苦節 五 年 年高 請告

馬如錦 萬程第五子 戊 子科 見進士

閻蘧 見進士

張毓秀 光澤人 孫戊子 科 父潤色 乙卯 戊午兩科 副榜 死於奇數 留餘 以發其子焉

閻用汲 光澤人 孫戊子 科 父潤色 乙卯 戊午兩科 副榜 死於奇數 留餘 以發其子焉

張毓秀 光澤人 孫戊子 科 父潤色 乙卯 戊午兩科 副榜 死於奇數 留餘 以發其子焉

閻用汲 光澤人 孫戊子 科 父潤色 乙卯 戊午兩科 副榜 死於奇數 留餘 以發其子焉

閻用汲 光澤人 孫戊子 科 父潤色 乙卯 戊午兩科 副榜 死於奇數 留餘 以發其子焉

閻用汲 光澤人 孫戊子 科 父潤色 乙卯 戊午兩科 副榜 死於奇數 留餘 以發其子焉

閻用汲 光澤人 孫戊子 科 父潤色 乙卯 戊午兩科 副榜 死於奇數 留餘 以發其子焉

閻用汲 光澤人 孫戊子 科 父潤色 乙卯 戊午兩科 副榜 死於奇數 留餘 以發其子焉

閻用汲 光澤人 孫戊子 科 父潤色 乙卯 戊午兩科 副榜 死於奇數 留餘 以發其子焉

天啓

歲貢表 選拔愚貢附

例貢表 儒士吏材附

洪武師

達 東阿人官戶部
尚書有傳

王瑄

陽穀人官知縣

永樂張

綺 東阿人官直隸
安平縣知縣

約 東阿人由儒士
保定知府

楊吉

陽穀人官宿州

正統張

才 東阿人官陝西
知州

楊蘭

曹州人官山西
知縣

景泰張

繼宗 本之孫官直隸
太倉大使

天順師

錫 安東縣主簿
榮之孫官直隸

楊孜

榮之孫官順天
香河縣知縣

成化王

璞 東阿人官直隸
唐山縣知縣

李昂

東阿人官山西
絳縣縣丞

馬淑良

東阿人官直隸
未仕卒

劉創

陽穀人官直隸
肅寧縣訓導

王春

陽穀人官州判

王寰

陽穀人官教諭

王顯宗

璞之子官河南
柘城縣知縣

弘治許汝聰

東阿人未仕卒

靳倫

壽張人官趙州
判官

靳銳

壽張人官教諭

琳 陽穀人官開封
府照磨

珍 陽穀人官浙江
定海縣主簿

籍 東平人官兩浙
鹽運司經歷

籍 東平人官兩浙
鹽運司經歷

靳琰

壽張人官知縣

讓 陽穀人官平陽
府通判

王希淵

東阿人官直隸
樂亭縣知縣

遷 陽穀人官河南
陽穀縣主簿

袁昂

東阿人官河南
府學教授

相 陽穀人官漳州
府檢校

侯祿

東阿人未仕卒

瑜 東阿人官景州
吏目

劉尚古

東阿人官河南
府學教授

正德孫

濂

武康縣人官浙江
知縣

周克明

靜樂縣人官山西
知縣

畢復元

清豐縣人官直隸
知縣

嘉靖陳

希元

東阿人官陝西
知縣

師桐

東阿人官河南
知縣

敏 壽張人官山西
知縣

高賢

東阿人官河南
知縣

陳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孫雲鵬

東阿人官山西
知縣

杲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李東先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楊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張思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董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賀常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鄧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劉希中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趙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段應期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支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姜齊漢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師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姜齊月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陳 陽穀人官河南
知縣

宋淵 東平人孝之侄陳嘉忠 東阿人官分州

判選貢官南康通判廉幹著聞以疾告歸年八十

李文蘭 東平人魏繼恩 東阿人川之子

侯臣 觀之孫 歷官鴻臚寺序

姜齊霖 陽穀人官順天侯懋業 觀之曾孫度之

周萬化 克明之子官訓侯懋嗣 觀之曾孫臣之

姜鎬 壽張人官古府侯懋嗣 觀之曾孫臣之

宋大儒 東阿人官山西王應時 陽穀人官順天

陳職 東阿人三十三仕為人易坦

直初得王陽明之學日夜潛思有所悟升席都講從之者若干

唐瀛 東平人官直隸徐良輔 朝城人官魯府

周誥 萬化子還貢官山西文水縣縣丞

屈弦 壽張人官封丘

解周 兗州獲衡人官武陟縣主簿

萬曆吳嘉言 臨清人官湖州姜高 陽穀人官鄆陽

魏人望 濟寧人六年選李學詩 曲阜人官光祿

沈潛 壽張人官恩縣張永胤 陽穀人

劉訥 壽張人寅之子邵文選 東阿人官鴻臚

管百順 陽穀人官蒙陰劉芳聞 壽張人寅之孫

李增 東阿人二十四李學禮 曲阜人有傳

周汶 壽張人官陵縣李若潤 曲阜人仕文華

翁承選 鄆城人官于翁孫嗣文 墳之子四十五

路惟直 衛輝人官鐵嶺孫嗣文 墳之子四十五

天啓陳于寧 壽張人元年選李若滋 若潤弟歷任典

殷逢育 雲霄人官歷官張問明 侯遷京衛經歷

劉楮 壽張人元年選張問明 侯遷京衛經歷

崇禎宋國琛 東平人祖舜之傳爾祿 東平人

任八年拔貢官張承恩 鴻臚寺序班歷任

和如春氣肅如岳書宗義獻文公 驛遭李青山

矩毆蘇姑官華之變焚毀畧盡

美耗平斗觀與張士元 慨然出資修葺

學校旌孝節恤張士元 之年附例

可牧舉瀕海居
張經濟
周明之子歷官

民奉
得邊界曲意軫恤
郭士奇
殿中書人官武英

王淵然
壽張人官靜海
魏國禎
繼恩子十六年
紀行世

順治
傳中華
恩貢官山西沁
宋國標
祖舜長子崇禎

朱徵庸
陽穀人七年貢
鄭應吉
汶上人元年恩
其全草節為十
行世吟書書人
一十並手於們
秋所註許僅年
白著杜文有大
何詩善例

縣知縣頃城為
履任之初掃蕩
省刑簿敘賑飢
秋荒數月之間
瘡痍立起卒於

孫岳彰
貢韓城縣丞
魏宸輔
東阿人三年例

程若砥
著之孫四年貢
躬教諭

李若玉
壽張人官靈山
銜教授

馬履吉
東阿人英曾孫

宋鉉
選通判恩貢侯

臨府教授
判官

宋國鍵
祖舜之三子五

馬如雲
英曾孫萬程長

韓國良
有變桐草
下尤長于詩賦

宋國銳
著數列薦刻
學廉貪才望優

陸則齡
拔貢一鵬子十一年

張行寬
拔貢壽張人十一年

劉軾
拔貢東阿人十一年

宋國樞
年貢祖舜四子十一

李北山 陽穀人十四年貢
考授訓導有傳

魏文奇 東阿人十五年

吳持世 一元之子十四

郭世傳 士奇子十六年
劉日脣 指之十六年

康熙 宋國鈞 祖乙次子元年

宋國鈞 祖乙三子元年
考授知縣

張列星 壽張人元年恩

王僧慧 壽張人元年貢

張毓華 東十人元年貢

宋起澄 國琛之子八年

宋瀚 國琛之子八年

陸叢標 八年附例

王家瑞 珠九世孫欽天

魏公韓 監內直監生八年

永樂

嘉靖

萬曆

順治

康熙

武甲科表

武鄉科表

邵斌 陽穀人

陳嘉愚 東阿人辛酉科
庚午二科

王之郊 東阿人壬午科

吳桂 陽穀人甲午科

呂遇 陽穀人

陳宗器 辛卯科中江甯
前所千總

張天柱 庚子科見進士

張天柱 辛丑科

李桂 己酉科

武職表

洪武魏 紹 戰功世襲臨清衛前所實授百戶濟寧

嘉靖魏 綸 誥封世襲錦衣衛鎮撫紹之曾孫隨臨

魏汝貴 誥封世襲錦衣衛鎮撫綸之子臨清衛

隆慶魏 川 誥封世襲錦衣衛鎮撫汝貴子男繼恩

天下也必資威武以安黔黎未嘗專修文
而不演武朕特做古制設武職以衛治功
受斯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崇
微防姦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
福延後嗣而身家永昌矣敬之勿怠

附錄
制曰鴻臚寺古典容我子唯是朝守
式序百辟而導其容我子唯是朝守
易稱也爾鴻臚寺序班魏經恩謹往亦
靖共修職郊官三載式禮莫怠用封爵
為登仕佐郎錫之勅命爾尚益殫勞能
貫錢務陟明有與朕不爾遺欽哉

恩封表

恩蔭表

洪熙師立以孫達貴贈戶部尚書

師嚴以子達貴贈戶部尚書

張誠以孫本貴贈兵部尚書

張從善以子本貴贈兵部尚書

宣德

師宗庸達之子由恩生舉賢良方正居

正統

師宗文達之子由恩生官行太僕寺卿

成化宋剛以子孝貴封山西五臺縣知縣

譚智以子肅貴贈南江西道御史

弘治劉桓以子坤貴贈萬安知縣

嘉靖閻晉以子輝貴贈大理寺少卿

楊勇以子緝貴贈刑部福建司員外郎

李鑒安邑知縣以子東生貴晉階文林郎

侯克疑以子度貴贈監察御史

許東揚以子用中貴贈戶部主事

閻儒以子尤貴贈貴封戶部主事

累贈中憲大夫

萬曆馬希孔以子英貴累贈西安府同知

孟鳳以子秋貴贈大理寺左評事

宋勳以孫祖舜貴贈陝西右叅政

宋燦生員以子祖舜貴累贈叅政

王謙以子錄貴贈直隸定州知州

翁朝用以子承選貴贈廣昌知縣

孫應時以子璫貴累贈陝西平源府同知

崇禎宋燭以嗣子祖乙貴贈直隸永年縣

知縣

宋煌以生子祖乙貴贈直隸永年縣

康熙宋祖孔以子國琛貴贈浙江瑞安知縣

人物傳

張公藝壽張人世稱同九世居者唐高宗封泰山嘗幸其第問曰安能九世不分公藝書忍字百餘以

進高宗善之賜緣帛按藝不在選舉志中

申屠致遠字大用汴人金末從其父義徙居東平之

壽張元世祖南征被薦為經略司知事累官淮西

江北道廉訪僉事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

名曰墨莊所著有忍齋集及釋奠通禮諸書

曹元用字子貞元人世居阿城少為閭閻所重薦入

翰林累官禮部尚書奉詔陳言切中時弊嘉納之

預脩實錄纂貞觀政要所著有超然集若干卷卒

謚文獻

師達字九達東阿人少孤奉母極孝年甫十二三母

遘危疾思食藤花時日已曠達走城南山中采之

歸而夜分遇虎達泣且號曰母藉是起乃為虎扼

天乎神乎但得此柔奉母即死無憾矣俄而虎去

里人以為孝感及長入太學明太祖遣一御史按

遼東選達與偕達方嚴不阿御史御史潛劾達帝

召還以囚服見達狀貌豐偉面如玉盤戟髯拂拂

帝目而奇之即拜御史不三月掌憲陝西下車旬

日圖圖一空仁宗朝累官戶部尚書兼吏部事理國賦拔人材朝廷倚以為重宣宗嘗與輔臣論扈從北來持廉守正者惟達一人雅性朴儉不值生產所得祿賜後悉以給宗黨三朝寵遇凡四十年有子八人卒無所貽

張本字致中東阿之王村人九歲為邑諸生舉鄉試授江都尹尋陞揚州太守擢江西參政召為工部侍郎以事迂明太祖謫交趾布政司吏朝廷遣使偵之本方抱牘供職偵者言狀仁宗為太子時監國乃白帝賜環改刑部侍郎及仁宗踐祚之初轉兵部尚書召留行在時軍政漸弛本奏達大臣四出清理因定條例頒天下著在令典詔兼太子賓客數賜璽書褒諭兼掌戶部事少傅楊榮稱本賦性剛直居官廉辦凡事以身任之公正不阿議論侃侃有古大臣風世傳明成祖嘗宴近臣各設銀器一案賜之惟本瓦器論曰卿號窮張銀器無所用也本頓首謝

嘗攷張公令江都時富民率以包納糧料為業稱樊藪公嚴革之豪猾無所乾沒謀賄令以解有刀鐸工出入廨舍衆乃斂千金屬工乘間進

母夫人以嘗公母憐而病公驚問之其以告公立建工置之法意公凜然清節無愧四知矣而舍水飲葉母夫人定克成之蓋陶士行孟恭武母其流亞與

李鑒字君儀東阿人操履方正才亦精敏能任事令山西安邑有聲呂太史紳脩解州志稱鑒廉明執法奸弊悉除卒於官父老巷哭者旬日至今尸祝之

唐素字希文東平人歷忻州知州真定通判並有聲已還馬湖知府凡四年飄然乞歸舟中惟圖書數卷而已角巾杜門不問生產日夕課二子交方並以春秋獲雋至五馬人以為名德之報云

殷雲霄字近夫世家張秋脩眉碧瞳少以神童稱讀書數行下終身不忘弱冠登第以聖賢自期一介不苟取歷靖江青田令有卓異聲擢南工科給事中諫武廟納馬昂妹遣內官烏思藏請佛二事皆人所不敢言者生平苦心詞賦文非秦漢人語不習詩自漢魏至李唐作者力模擬之李夢陽何景明諸人並推近夫為奇士所著有石川集
柴世需字元功陽穀人自少以詞賦名尤善真草隸

書選入中秘纂脩國史遷工部員外郎督工內苑
宦官憚其嚴正不敢干以私為當事所重

張鑑陽穀人性介直有才嘉靖間以功曹授曲陽典
史值駕南征取道真定守令皆倉皇莫可倚辦鑑
從容綜理無一事失諸當道苛之待以殊禮比大
同設險議拓石城若干里御史檄鑑督工其地鑿
井苦不及泉軍民多渴死鑑卜地鑿之泉即湧出
人號張公泉遷霍州吏目凡九載父老立祠俎豆
有遺愛碑先後在任十八年署篆者十二邑歸之
日室如縣磨子孫藿食晏如也

夫鄉有典刑豈以官序為軒輊而較近則崇階
世閱不勝書偃蹇淡泊無聞矣意幕佐如張君
者苦志一官終身冰蘖略不為子孫計非傑然
有道者耶是可風世矣

閻隣字德甫東平人由獲鹿縣令擢御史遷大理寺
少卿慷慨有志節所至不阿雅以廉直著初聘管
氏女亡何盲一目女家請罷婚隣堅執不可論者
謂有劉廷式之風焉

侯度字憲甫東阿人世家張秋度生而秀拔抗懷負
奇志司理淮安時有富室某者豪縱殺人以重賄

通權貴曲為請托勘官不敢鞠御史亦置不問度
廉得其情立寘於法已擢御史按山西前御史王
某劾按察使曹某曹憑內援亦誣奏御史下山西
勘後御史畏曹不敢結度至即庭詢之効罷曹起
御史士論快焉富民某者以貲雄長安倚中貴為
援繫自占工部做人歲所出納縣官金動至億萬
乾沒不可數事覺下御史御史忌投鼠寢閣不問
者人年度卒正其罪已按河南會中貴往來橫甚
郡邑莫敢抗度檄所部禁約之未幾一貢使過河
南被盜有司請捐帑以償且泯其跡焉度不許中
官假以脩憾度竟杖死關下貧無以殮諸御史擁
金囊之

趙暹東平人潛心理學素性醇謹終其身未嘗妄語
孟少卿秋雅重之秋嘗分署山海關一巨商以四
百金賂暹意有求也暹力拒不納妻卒不再娶安
貧樂道里中稱真君子云

按暹不在
選集志中

孟秋字子成在平人世居張秋賦性穎異弱冠即究
心良如之學為督學使者所重宰昌黎一介不取
視民如子條教皆用古人格言遷職方主事管山
海關嚴革弊竇閭政一清先是出都門時張江陵

謂之曰官清是好但不可講學秋應曰惟講學方能作官江陵忌之尋左遷無幾微動色里居杜門讀書譚道絕意進取四方賢士如鄧以讚鄒元標諸公道張秋爭納屣焉已而臺使者交薦之起比部改尚寶司丞晉少卿卒於官貧無以殮御史鍾化民為特建一祠檄云卽在孔門當無慚於原憲倘承聖教亦可次於顏淵天啓二年禮部題允賜謚清憲

孫瓚壽張人字邦珍自縣徙居張秋祖業之在縣城中者盡讓之兄暨弟居家尚勤儉喜種植初仕江西寧都知縣三月調繁山西介休縣為政務樽節休息道路徧栽樹清陰茂接凡觀風而過者多為河陽花縣之吟三年報最得封典陞陝西平涼府同知六年再受封陞鳳翔府知府又數年介休人追慕建祠祀之歸里後卒年七十介休人為賈於張秋者致祭哭如里戚焉

劉文才字醇夫號大望壽張人朴誠和厚貧而好學兩為縣宰純以德意化民其解任新鄉時父老子弟戴香哭送三十餘里有先期畏糧候送者至擁車不得行赴富民任程幾萬里惟携一僕居數月

因新鄉起解批文有誤檄廻查對巡按御史素知其廉率所屬共贖之事既白應補原職乃高卧不出處鄉黨恂恂煦煦無貴賤少長皆禮接之無敢慢不驕不從身若未嘗為官人亦相忘其為官也者壽七十終

宋祖舜字淑哲號鹿遊子別號紫霜道士自戶部郎歷撫治鄖陽解任之後杜門謝客精廣成之道著有金丹人藥參註為學道者要領崇禎己卯卒於家年六十有七嗣男五咸以文學明經世其家聲壽張知縣陳璜為傳曰公治在郡守功在邊疆所最為當事心折者崇禎三年在西涼時甘撫梅長公提兵入援都城甘營兵安家無資至安定謀亂瓜分隨營行糧六千金救參將於途圖撫院於蘭州西渡河聲勢甚惡莊浪諸城皆晝閉撫軍密馳書戒守涼境涼之紳士堅以城守請公曰堅拒則事債當延之以入徐解散之遂遣材官執牌往諭大義使其來涼自首以開生路門者不得閉寓者不得拒多備飲食粟草以待諸亂兵果徑至涼伏階哭懇公曰爾殺將分金圖城罪不可赦但亂首王進表兄弟已被誅於蘭州城下似足正法爾輩

從所分行糧銀仍還之官則死可追也衆樂從還金五千入鞘火器悉歛入庫差官領諸兵赴其州歸伍而河西無恙倉卒之間談笑而定大變云餘詳墓誌

高默汶上縣人幼而喪母事繼母以孝聞初任元氏知縣距家五百餘里每有耳旨之奉其餘非五六日外不忍先食焉居官公正無私貧富均役民咸德之以丁艱回籍天啓二年降補湖廣按察司知事民有相爭必曰我與若見知事陞太平縣知縣未抵任旋改衛輝府學教授陞國子監博士歷官刑部郎中明先剛直不避權貴時魏閹竊柄炎勢酷烈有一僧持詩扇詩意譏閹為邏卒所獲訊之曰揚州知府劉鐸筆也遂逮鐸璫黨張某奏鐸詛咒重臣欲置死地時默為法官謂詛咒律不當死況非詛咒極力申救請從輕擬屬魏閹之怒矯旨廷杖一百黃遵素相公力護得免死降級回籍崇禎元年賜環復原秩時有楚藩閹撫兩大獄人多規避觀望不敢決默直以片言折之諸曹屬皆服焉二年以本省藩租徵解賠累毅然為百姓請命三年陞河南府知府因 疏誣參而上又以信人

繼篤念宗親特旨革職回籍既歸跨驢青錦澤詩酒自娛絕口不言朝政有楚遊謾稿秋懷詩諸集行世壽五十四

王大年壽張人也字擇生別號義叟由河南汝陽知縣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歷巡京通二倉陝西茶馬加太僕少卿再按甘肅為政精詳寬裕俾民愛畏太史公所謂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者也性廉儉雖歷清要而產不過中人罷官後其肅按中遣役解羨金三千兩至其家大年曰吾在任不携來到家乃坐受乎丞爾還乃可役跪白貲重途長不能迂齋遂以其金脩壽張縣文廟及南臺寺焉壬午壽張破與於難崇祀鄉賢

宋祖乙字天水別號成六東平人自戴家廟移居張秋為人剛介端凝兼負夙慧初授直隸唐縣知縣唐人之科名課諸生習舉子業奏記督學廣試額丙子科崔文學遂領鄉薦愚婦輕生多因小忿服毒殞命以興獄訟乃施令曰在家自盡者卽時押瘞與人自盡者罪坐本夫服毒之風頓息調繁永年永年往以驛馬簽富戶悍豪以攬包為利數痛革之仍還招募名宦之典去籍無徵乃採唐循吏

裴琰之以下七人請從祀焉已卯大稔發庾以行
賑貸煮粥以活餓人民困少蘇擒大盜榮君賜功
尤著五載底績課高第已行取及斯因鄰邑事忤
當道左遷百姓建祠祀之補祥符縣是時大梁已
漚為巨津民盡流移失所署寄陳橋招徠拊循所
由復業者一萬七千家癸未擢秋曹以內艱旋遭
逆閹之變乃拏舟渡婁東泛舸西冷居叻何航江
淮而還杜門掃軌日事瞿曇淨業時引杯恣酌自
號酒禪卒年六十有四

魏國禎字華明其先濟寧人七世祖紹洪武初有戰
功實授臨清衛百戶六世祖昱封文林郎五世祖
珍舉人會同縣令高祖綸曾祖汝貴祖川皆誥封
錦衣衛鎮撫父繼恩敕封登仕佐郎國禎積學不
第壬午歲貢於廷時當守憲資格為人材限力破
之無論甲乙榜及經明行脩之士通行考驗優者
超擢國禎明經例得教職緣考優等特以知縣用
之無何土寇破城室廬一空隨丁甲申之變國禎
甘貧守拙隱居不仕講學泐水名士多從之結數
椽草舍額曰全巷號睡翁先生作睡翁銘享年七
十八歲卒著全菴文集六壬傳衣四六焚餘諸書

馬萬程字凌玄東阿人世居張秋由邑諸生為太學
生嘗受父遺命撫幼弟萬鍾時弟尚未週歲也父
命曰汝子女多親友交際甚繁若依例均分汝何
以度日汝弟成立後足其日用而已公涕泣曰世
之所以閭閻者皆由析產不均也萬程卽不肖不
忍為與弟異母視猶同胞豈敢同異多寡哉嗣後
飭內教延外傳凡所以期之者靡不至萬鍾得補
邑諸生同居終其世後三子復奉遺命將祖產與
叔均分卽父自置產亦分與祖產等程門劉氏者
萬程姨母也為孫女積金五拾兩將終女尚幼知
萬程賢遂密付之曰汝輕財篤親素重閭里所積
些須為我藏襲俟女適人則與之其後女適庠生
孫鍾英乃出原金謂之曰乃祖母所密付者今與
汝吾事畢矣女叩謝而去

吳一元字見始范縣人歷四川布政歸里卜居張秋
為人謹慎謙和持身有恒與物無競雖軒冕之貴
而沖然有韋布之心可謂品孚月旦者矣其行實
詳見藝文志

李學禮字生共曲阜人以入貲致位郎署交滿天下
游徧寓中蒙華之概近世鮮比因城北黑龍潭結

構園林花石竹樹樓榭艇檣視吳越名園不異命之曰青錦潭遊人每入而忘返又富圖書博賞鑒琴樽樂事與衆共之晚年南渡久而後歸家遂蕭條以貧終老其行實詳見藝文志

陳子宇字獻可壽張人由選貢歷官鄭府左長史性簡率有高趣與人物接無機心每在官常鬱鬱非其志後丁世變拂袖歸田寄情詩酒年八十餘蕭然物外望之若商山人其行實詳見藝文志

李北山陽穀人為人醇正篤厚不倚不阿潛心理學參究性命微旨為文沉摯不作浮辭每試輒冠軍鍵闢刻苦習制舉業者二十餘年竟不第順治十四年貢考授訓導年五十未仕卒識者莫不嘆惜焉

陸叢桂字冲默東平人世居張秋生七月失怙太孺人陳矢節撫之成立叢桂才既不羣學兼無涖尤善談辨其所為制舉業詩歌古文辭皆矯爽清新不為凡響年十七補博士弟子二十有四舉於鄉順治己亥成進士康熙丁未授江西吉安府推官履任未一月新令盡裁推官詔諸奉裁者還朝補縣令時叢桂以太孺人春秋高請告終養得

俞旨叢桂性至孝溫清定省未嘗少怠初理吉安時一到即罷供億褫蠹役絕賄賂重儒生甫二旬已懷德畏威風行四遠按安福一獄內牽逮數十人皆縣令逼誣逆已者廉得其實悉與平翻民尤頌之其居常明義利持風節太孺人舅氏女李氏適王振一生三女王歿太孺人養李於家垂二十年李嘗以金數鎰託付叢桂為權子母積至百金及李卽世盡出其金分三女而殯殮送終悉出力所著書有親雲草澹園詩登岱詩菴窗稿洪都行草理言廿一史彙要南遊紀畧先是康熙九年春叢桂與壽張主簿馬之驢同參修張秋志三閱月書成十年春叢桂卒而之驢投効罷官去子為補入人物傳

閻遠字仲朗壽張人也幼而岐嶷不與俗羣舉止端詳從無疾言苟笑甫就學即取諸大家文讀之聰穎絕人過目成誦為文刻警不蹈常蹊尤嫻武略善騎射歲辛巳丁奇荒烽燹滿四境偕同人日夜謀禦寇策遠雖身在守望然手不釋卷其好學如此世居上嶺避亂入張秋遂家焉他物無所携惟書數百卷日吟哦自樂而已貧甚或過午不舉火

或經日不炊曠然不以為懷辛卯舉於鄉惟燈壁
大攻苦如故康熙丁未登進士第未及仕後五載
辛亥秋卒年尚未滿五旬也遷律身方嚴視履不
妄非義非道之事雖小必嚴竿牘苟宜一切謝絕
閉門惟以經史自娛人曰已成進士宜多方為樂
讀書一事可束之高閣蓋曰叱中自有樂處舍此
又何以為樂性尤孝友春闈捷至不以為榮而以
少慰親心為幸十兄弟孔懷無間復樂於獎勵後
學未嘗以聲色加人少長責賤一接以誠專務忠
恕之學常語人曰處已待人莫善於忠恕二字人
之招尤取怨與世乖忤者總皆不忠不恕故也苟
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無所往而不
順矣故素行所孚人皆敬愛之卒之日知與不知
咸撫膺垂泣惜其勲名未著云

劉大蘇先生傳

先生諱軾字大蘇東阿人入世居張秋先代有隱德
始生之時其父夜夢東坡授墨此命名命字所由
來也及稍長聰穎絕倫過目成誦神童之譽噴噴
人口自入庠後每試輒冠軍為文浩衍雄健不蹈
常蹊書非秦漢不讀詩以杜李自期屢人棘闥厥
命不猶是以未獲大售甲午簡拔貢是時

朝廷有府佐器佐之選先生矢志高卧琴酒自娛不為
五斗折腰其成就後學勤懇懇館穀不計且怡
情元章之怪石宗工右軍之筆陣不衫不履不矚
不從大有陶靖節之風至於天文曆數之學內外
黃白之術先生討論最精每不與人輕言鎮城有
以文求者直書已見雅善庶門手法時河廳

林公墓其品直造其廬欲瞻望其丰儀竟閉門不納
林公益高其節歲暮餽以炭金先生曰周之則受對
使致命亦不登堂往謝晚年嘗從王風仙遊笑傲
狂歌市井交往亦漸疎稀其著作文集鎮中多有
傳誦者奈天忌其才壽僅五十六而終

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桂月朔日

古良後學趙珮拜撰于舒嘯軒

張秋志 卷之八

秀水黃承玄創輯

長樂林 芄重脩

雄縣馬之驢補編

東平陸叢桂鑒定

孝貞志 孝子傳 貞婦傳

語云妻子備而孝道衰薄於孝而厚於慈人情不古良可太息乃養親而瘞其兒存姪而棄其子與夫割股以危其生君子又謂其過中安平舊志所載孝子二人可以為難矣未可以中道絕之也茲採遺編增三人最後為實光遠守身事親敦本尚實純孝哉可以則矣貞婦舊志並今增若而人從一而終彼先同致吾無間然

孝子傳

劉付學張秋人齒歲傭工以養父母不給父母賣其弟付學知之即鬻妻贖弟歸終其身食貧不能再娶而絕

馬斯祖陽穀諸生父病割股以進比父沒廬墓三載

馴免游庭異蛇繞室人以為孝感

馬孝傳宇紹閔別號陶坡子東阿庠生世居張秋鎮

幼有至性甫十歲能文時值魯藩有儀賓之選衆舉之力辭弗就及長竭誠奉養里人咸以孝稱父有疾以藥弗愈孝傳焚香夜禱引刀刺左股取血杯餘和湯內呈飲即愈時冬月讀書小窗前榴樹生花人以為孝感後辛丑歲父疾大作孝傳不解衣帶益菜不如者載歷寒暑父以哭踊痛絕卜日葬于陶丘西原乃於墓傍掘窟苦塊其中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每一哀號飛鳥翔集夜見雙白狼聽之有聲如鳴咽者

袁亮陽穀諸生居張秋西關有孝行父應奎故廬墓三年春夏鋤草草秋冬掃木葉日携簣加土於塚上迄今佳城孔固巋然在望云

賈光遠貧而傭者也其父母蚤無子祇曼然立遠於晚歲又孩提多病父母愛之稍長深懷孺慕且知謹病衛生以慰父母心及壯貧甚每號呼無以報親恩迺不憚力作和顏奉養及父母繼終匍匐扶視合葬於須昌之原居於墓側三年不視妻子朝夕負土築壘竟成高封潛淚裴回雖霜天雪夜弗恤也宋中丞為實孝子歌贈之

貞婦傳

魏氏濟寧人舉人魏珍女束鹿令馬希昂妻正德六年流賊楊虎等大掠張秋魏走匿他所賊索得欲污之魏厲色罵賊賊怒引刀擊其肩乃奪刀自刎賊相顧驚歎而去奉詔表其閭

徐氏堂子社人劉馴妻流賊入境見徐姿色縛之去行一里許道傍有井給賊求緩縛遂投井死詔旌之

李氏壽張人田志高妻志高病故李視殮畢即自經柩旁合葬月餘墓前產一荊樹枝相交纏人謂貞節所感

羅氏壽張人胡海妻海病篤羅度其必死泣曰吾不忍稱未亡人且不忍令吾夫以妾故死不瞑也遂自經

高氏即魏節婦孫馬惟康妻也年方笄歸馬八月而夫亡高水漿不入口誓以死殉其祖母百計解之稍稍飲食或以微言動高易志者輒怒詭之累日不食自是人無敢言年七十足不逾閭外

于氏壽張人為汶上生員高良讓妻十五歲于歸二十歲高生病故于誓以身殉絕粒數日衆勸之

乃謀飲酖父母使人防護有間竟自經死于是鄰里士民具公牘直指王公政新奏于朝奉旨旌表建坊於沙河崖墓前其翁高公默以進士歷西郎河南太守忤魏璫著直聲另有傳

祝氏鄆城人為汶上生員高熊妻崇禎十五年年二十六土寇李青山陷壽張熊遇害祝慷慨赴井去子女四人皆挽其袵哭號求勿死祝揮手曰汝等速逃生顧我悞爾我無不死理遂投井其後長子良士登康熙癸卯科舉人

王氏壽張人父貢生洪然家黑虎廟萬曆四十四年年十有六歸汶上生員高良棟崇禎十四年隨翁居張秋遇上寇李青山之亂城破乃還壽張十五年壽張又陷氏有子名止乃以授乳媼給金一錠屬曰好携持之高門有後不汝忘也氏遂墜井而死王氏係祝氏姪婦與祝同投一井

王氏名嬌生員王碧侯女風姿絕世駘宕自喜入皆怪其不羈及辛巳張秋城破罵賊而死頸血凝河冰入春不化

薛氏壽張人為庠生張列斗之妻列斗於崇禎中遇寇難薛稱未亡人隨翁雲程避亂沛縣未決年沛

又亂賊得薛欲驅之行薛誑之曰某室遺金賊喜趨金得脫遂投溪而死事在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陳氏壽張人長史子寧女也適開門里白賁為妻順治三年丙戌十月土寇作亂遠適震動陳謂夫曰吾祖父皆讀書人當此大亂身惟一死斷不辱家門君善逃生勿我慮迨寇至開門掠婦女三十餘人以馬強陳乘之陳大罵賊怒射數矢死時年二十有四也

白氏儒童趙重慶妻年十九重慶故父母欲奪其志白不聽奉姑育幼數十年食苦如飴張秋王部屢旌其門康熙己酉歲卒享年六十有六其子庠生之說事親純孝思母成疾亦相繼而亡

郭氏東平庠生宋祖義妻祖義故時郭年二十有一無子姑以郭少為憂郭泣曰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理勿奪吾志也誓以終身奉事姑逮姑沒嘔血成瘞今年六十有五冰霜之操歷四十餘年矣

宋氏東平人知縣宋國琛女為壽張庠生王岫妻于歸十三載岫中道捐背宋焚焚一未亡人撫兩幼

子昌祥昌運誓以貞節自勵艱苦備嘗卒能振厥家訓子有成始含笑而逝鹿門彭公素義其事因次為傳附後

宋氏貞德傳

湖洲太守 又補 彭文煊 石城人

余聞之石生先生曰嘗讀史觀古賢母懿行如和九封鮮之類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匪有令母也何以有令子且何以行奕葉瓜瓞之休而况節著相夫永錫女宗之譽賢推能母弘留婦式之名表章之責在吾黨矣王母宋孺人者係東平世族瑞安令十洲先生李女幼習女訓諸書不妄言笑年十七于歸壽張文學雲來王君諱岫字岱碩乃明經諱僧慧之子前癸丑進士陝西直指杜下史諱大年之孫也杜史公以清介傳家簞簞必飭比之儒素毫無差等雲來公聞道最早不必濂溪之年奇書盡讀兼擅蘭亭之譽而生性至孝善事二親孺人佐之凡縫紉酒漿極養滌瀨之具必親為之以奉舅姑庭除之內嗚嗚怡怡無間顏色王氏孝友得孺人而名益彰則孺人之可傳者一雲來公慷慨倜儻交游滿天下孺人脫簪珥潔中饋以弼夫成令名辛艱舉案依然廬下雙眉倉卒留賓

豈羨燈前短髮則孺人之可傳者二雲來公遽赴
玉樓中道捐背孺人年甫二十有九長男八齡次
男四歲二女俱未出室孺人拊膺號痛曰我以婦
道論則相從夫子含笑九泉乃以死為歸若以母
道論教育藐孤克承先志則以生為寄矧雙白在
堂焚爇幼穉以婦代夫匪異人任嗟乎悲痛填膺
餐茶嚼柏非孺人苦節誰能守經達權視死生如
一轍乎則孺人之可傳者三屈指十八年來問其
家計指而食者幾何問其產計而役者幾何問
其歲時伏臘冠婚者慶者吊者幾何家絀者織
者供走令持門戶者幾何人潔修脯滌庖量米
而春刈薪而火者又幾何事一未亡人撫甬就外
傳之子集蓼茹苦于噤音脣尾之間卽健婦且有
慙色而孺人獨安然任之任之且十八年當其手
口卒瘠盡則爨餼夜事紡績督遺孤兄弟篝燈攻
苦每至夜分始罷其所誨勉皆有關於忠孝大節
諄諄以善繼善述為訓辭而且三冬機杼課弱女
於頌椒貳室館甥擇東床於射雀迄今伯也昌祚
弱齡冠童子之軍甫冠食膠宮之餼文能華國孝
可傳家仲也昌運父書能讀母訓是承克恭元方

之兄不愧子瞻之弟孺人誠可以慰雙白於堂上
報雲來公於地下矣則孺人之可傳者四凡諸姻
黨奉為女師忽青鳥之傳音遂蒼麟之促駕當金
臺來迎之際猶切切舅姑年老勉孺二子晨昏定
省以孫賢代展子孝惓惓懇懇於堂上雙親則孺
人之可傳者五嗚呼賢哉夫夫榮子貴人所易致
也鶴笑松齡世所不易見而可見也獨孺人生長
深閨足不踰閭而能代夫孝事二親教子名成雙
鳳舉男子之所不能為者而為之使累代遺徽久
而彌灼是足千古耳僕與十洲先生同官兩浙曩
初任冠氏盈耳孺人之懿德甚詳要而言之事親
極其順撫下極其仁教子極其義方齊家極其勤
儉十八年如一日也兩令嗣崔起珠聯請旌不
遠顯揚所及知其方來而未艾矣孺人卒於康熙
戊午年四月初三日距其生崇禎癸酉年四月十
一日享年四十有六嗚呼孝節光於天壤淑德垂
於奕世孺人內宗遺範稱不朽矣豈論年哉僕故
畧其細美述其大節如此夫敘湛母之徽音揚休
彤管採唐山之孝德表美玉臺是所望於乘軒而
採風者故為傳

奇異志 雜傳

莊寓齊諾山經水註入窈杳之林筆墨口耳皆神王三倍余觀于文定公東阿志叢談為多黃水部志安平蓋有同心也今仍其舊而稍廣之亦猶古神道設教之意焉耳

雜傳

鍾離脩家開山鎮仕為萊蕪丞單車赴任一夕夢父告曰我於某日亡矣寤而痛泣時家人報計未至也脩憂念成疾伏枕冥冥殆類已死者其父將曆日脩忽奔歸哭甚哀妻問之曰爾作一邑宰何得無僕馬使令曰吾乞假不得又不許奔喪不免托疾潛歸縣人皆不知也及父葬畢脩忽失所在舉族駭之遣急足至萊蕪正困卧沉昏久乃漸甦蓋向者憂思之極飛魂會喪孝心精誠所致耳師尚書達年十餘歲時嘗五更起詣學舍過溪溪上有人為二鬼所持將入水二鬼見公來詫曰師尚書至矣忽投水去其人得免

景泰初鎮中有鐵匠某者過嶽王廟遇一舊識匠訝其人死矣唾之鬼大怒與之攘臂市中適劉僉憲前驅至匠迺大呼曰鬼在此鬼作聲曰此人負我

錢六百三十文僉憲目攝匠匠曰有之僉憲迺謂鬼曰吾為汝追還鬼即聽命而滅

景泰中徐武功治決河求發源處不得乃投以物試之凡數處不受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一再投之他所物乃受曰此水源也百計塞之不効武功夢一高僧授簡曰至人無欲乃悟曰此下殆有龍窟龍所欲者珠也於是鑄長鐵柱貫銅底而下焉水始受塞蓋鐵汁能蝕珠龍受珠故去耳弘治壬子張秋河決太監李興以督工至一日祭河神天氣陰晦帛不能燃久之煙燼突起儼成一入面目手足皆具入空而滅一云黃陵岡始築縣鎮火光中噴出人頭可千許未幾隄潰傷人以千計說者謂火光之應訛言沸騰人心洶洶而劉中丞堅持不為動隄卒成

任風子者范縣人狀貌奇特少孤為酒家傭過異人授以脩煉之術寓本鎮真武廟雖隆冬單衣行乞於市或經旬不食氣充神王雙目炯然言休咎皆應客過張秋者多倚舟召風子贈以布帛受之即緣手分給貧者弘治甲子冬端坐而逝後有人見之遼陽意為尸解云

李博士東先善天文嘉靖辛丑嘗語人曰宮中當有變已而宮人楊金英伏法他日又曰禁中當火已而御厰焚東先曰未也已而三殿災其奇中類如此

吳文彬字士雅東阿人居張秋父綸生六子文彬其次也姿格魁異聰穎超衆七歲通經書出口成章號為神童十二歲入邑庠通經史城內西北隅玉皇廟東有一桃園父子肄業園中適有一老儒入館訪友身才短小謂綸曰汝子奇異必成令器但典謨為政事根本余當受以尚書專經居半載餘及秋月桃熟時文彬向晚進園見一老猴在樹啖桃文彬令僕捉之猴緣樹跳避火光一道遂滅踪跡入館省視僅有前老儒衣巾鞵履在床自後老儒再不復至始悟老儒即老猴也彬寫畫入神達近求乞後膺選貢授山西文水縣丞薄不赴任及居家一年魂夢與鬼神接自言今為堂邑縣城隍有與馬人役迎接晝陽夜陰如是三載忽一日啓父曰今可設席延合族伯叔弟侄我與衆人敘一日話謂合族曰上帝超遷我為遠省陰官今後再不相見矣言畢涕泣是夜中果卒事在弘治年後

嗣至名標十代俱為庠生

吳南陽字龍灣嘉靖時人五世祖文彬遇老猴授書經生為城隍另有傳父洞為東阿諸生夜夢一人至其家曰吾南陽子今為汝嗣是日果生男因名南陽幼通經術兼精醫學謂人曰吾胸中一片活人心也遂著南陽活人書一卷脉經圖說一卷岐黃家咸珍之凡為人診脉云不妨必生云預備必死一鄰人無病故請診南陽曰過午必死不可治矣是斷腸然也其人曰我無病今謂汝汝亦謂我耶無何覺腹痛鼻口厥下

穉至飽從櫃面上探身求診以櫃礙腹斷其耳一吏部郎赴京舟行經過不能言語飲食但點首瞪目諸醫束手南陽與診脉曰先生無他病中半夏毒耳問諸公子先生素嗜食何物公子云素嗜鷓鴣島南陽曰鷓鴣島食半夏此中半夏毒何疑按雷公炮製半夏用生姜制令以姜汁一盞用茶匙入滾白水內每鍾入二匙飲之汁盡能言而愈酬以五十金不受曰吾志在活人非為利也

楊胤賢號小竹十九歲登嘉靖辛丑進士歷官昌平兵備副使方其為山西僉事時會地震一月數次

一年數十次樓房盡頃人死無算胤賢具牋祭之
祭此則震彼趣至彼祭又震他所趣至一縣將獄
中應死賊犯二人殺而祭之其震遂息

張秋志 卷之九

秀水黃承玄創輯

長樂林 芄重脩

雄縣馬之驪補編

東平陸叢桂鑒定

河工碑記

藝文志一

河政勅書

夫文獻豈細故哉百年典則常得之蠹簡風謠
非徒曰藻績云爾也張秋故九重宵旰地黃聚
重臣之所經營賢士大夫之所嘗憑軾者或命
官敷政或昭德頌功或登高弔古授名篇於什
一蓋斌斌實有其文焉輶軒采風執此可廣矣
作藝文志

河政勅書

命都御史王文治河勅 景泰三年

勅曰近聞南京地震江淮以北直至濟寧水漲淪沒
遠近乏食或至流移及東昌府接連河南地方
奔潰北流散漫衝決漕河隄岸阻滯官民
遣人脩濬尚未有經久計此皆朕所晝夜
寢食者也朕以爾為憲臣之長素有幹濟
往理其事凡所至處苟有可以安輯國家

通順河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爾度
宜而行有應奏請及與山東河南巡撫方
及公差官員會同計議從長處置者並聽
停當舉之有益行之無弊凡前數事為之
效爾即具奏還京爾其欽承朕命毋怠毋忽
命戶部侍郎白昂治河勅弘治二年

勅曰近聞河南黃河泛溢自金龍等口分為二股流
經北直隸山東地方入於張秋運河所過間座間有
滄沒隄岸多被衝塌若不趁時預先整理明年夏秋
大水必至潰決旁出有妨漕運所繫匪輕今以爾曾
監督工程績效著聞特改前職馳驛會同山東河南
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同三處分巡分守并知府等
官自上源決口至於運河一帶經行地方逐一踏看
明白從長計議脩築疏濬應改圖者從便改圖各照
地方量起軍民人夫趁時興工務要隨在有益各為
可虛應故事仍須禁約所司毋得指此妄加
地方凡用工軍夫皆須撫恤周備毋令不
害違者輕則量加懲治重則送各該問刑
爾為朝廷重臣受茲委託尤須晝夜用心
博采衆長相機行事務使軍民不擾工程

爾能事完之日爾即回京仍將修過緣由
料數目造冊奏繳以憑查考故勅
工部侍郎陳政治河勅弘治五年

黃河流徑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平曠之地
常為患久矣近者頗甚蓋舊自開封東南人
淮今故道淤淺漸徙而北與沁水合流勢益奔放河
南蘭陽考城山東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滄沒勢逼張
秋運道潦水一盛難保無虞廷臣屢請修濬且言事
連四省不相統攝須得大臣總理庶克濟事今特命
爾帶司本部員外郎陶嵩署員外郎事張謨前去會
同各該巡撫巡按督同布按二司直隸府衛掌印并
管河官員自河南上流及山東直隸一帶直抵運河
躬親踏勘計議何處應疏濬以殺其勢何處應修築
以防其決會計椿木等料若干着落各該軍衛有司
措辦祭後相度事勢緩急工程大小起倩附近民相
人夫趁時用工務使民惠消弭運道進行不
事然此係國家大計凡事有相關及勅內
者聽爾計議停當便宜而行文武職官敢
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
四品以上并方而軍職參奏爾受茲重託

籌畫勉圖成功仍撫恤下人使皆樂於趨

完而人不怨斯無負委任其勉之故勅

副都御史劉大夏治河勅

弘治六年

黃河自宋元以來與淮河合流由南清河

所經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之境遷徙不常屢

為民患近年汴城東南舊道淤淺河流北徙合於沁水勢益奔放河南之開陽考城山東之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淹沒邇張秋有妨運道先命工部侍郎陳政會同各該巡撫巡按等官設法修理今幾年未及即工而政物故有司以聞朕念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運道致誤國計其所關係蓋非細故且聞陳政所行多有非宜故詔有司會舉僉以爾大夏名聞故特陞爾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理其事爾至彼先須查陳政所行事務酌量其當否當者繕錄之否者改正之會同各該巡撫巡按都

司及南北直隸府州掌印官並管河官目河

山東爾直隸河患所在之處逐一躬親踏

議何處應疏濬以殺其勢何處應修築以

會計樁木等料有無而設法分派軍民夫

時起集必須相度地勢詢訪人言務出萬

慮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為

暮運船將至勅爾即移文總督漕運巡河

約會自濟寧循會通河一帶至於臨清相

水漫散其於運河有無妨礙今年船往來

滯多方設法必使糧運通行不至過期以失

歲額糧運既通方可迴流尋源按視地勢商度用工以施疏塞之方以為經久之計必須役不再興河流循軌國計不虧斯爾之能此係國家大事凡勅內該載不盡事理爾有所見或人言可采聽爾便宜而行一應文武職官敢有怠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並方面軍職叅奏爾受朝廷重託尤當晝夜籌畫勉圖成功不許苟且靡率勞民力於無用糜財用於不實以致生他變仍須撫恤下人使皆樂於趨事則功易完而人不怨斯無負於委任其勉之慎之故勅

命平江伯陳銳等同劉大夏治河勅

弘治七年

天下之水黃河為大國家之計漕運為重

張秋有妨運道元命都御史劉大夏往治

功茲特命爾等前去總督修理爾等至彼

相與講究次第施行仍會各該巡撫巡按

自河南上流及山東直隸河患所經之處
踏勘從長計議何處應疏導以殺其勢何
以防其決何處應築塞以制其橫潰何處
收其汎濫或多為之委使水力分散以瀉
或疏塞並舉使挽河入淮以復其故道雖然
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為先今河既中決
運渠乾淺京儲不繼事莫急焉爾等必須多方設法
使糧運通行不致過期以虧歲額斯爾之能然此乃
國家大事或勒內該載不盡事理爾等有所見聞聽
爾便宜而行其一應合用竹水麻鐵等料應役軍民
夫匠人力如原先科派起集不敷方計量添不可輕
信人言過為科差恒念此時瀕河軍民方困饑疫不
幸值此大役甚不聊生萬一功有不成物為徒費或
生他變悔之仍及各該司府州縣等衙門委任集辦
并借用順帶夫料等項不許推調稽違誤事有應奏
來處置其見用官屬非不勝任者不必改委
職官敢有誤事作弊者輕則聽爾量情責
職五品以下拿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
軍職參奏究治爾等受茲重任必思廉以
建功廣詢博訪事不必專於一己深謀遠

出於萬全仍禁戢下人使不敢怙勢作威以
賂受惜物用使不至假公營私以浪費冒支
夫尤宜用心撫卹必使勞逸均平不至失所
不徒興而大功可成矣不然則勞民力於
之地棄民財於不測之淵咎將誰歸爾等其欽
承朕命毋怠毋忽

管理北河工部郎中黃承玄初萬曆二十一
年
勅曰今命爾管理靜海縣迤北而南直抵濟寧一帶
河道往來提督所屬軍衛有司掌印管河井開壩等
項官員人等及時挑濬淤淺導引泉源修築隄岸務
使河道疏通糧運無阻其應該出辦條草等項錢糧
俱要查照原額數目依期徵完收貯官庫以備應用
出納之際仍要積查明白毋容所司刑項支用其各
該管河官員務令常川巡視不許營求別差亦不許
別衙門違例差遣但遇水漲衝決隄岸各照地方即
理如或工程浩大人力不敷量起附近軍民相
事畢即行放回其南旺等處大小挑濬俱遵
題准事理於九月興工一應興利除害有益
務悉聽爾從宜區處爾仍聽總理河道都御
遇有地方事務呈請轉達施行若該管地方

司官員人等敢有徇私作弊賣放夫役侵欺糧及輕忽河務不服調度并開溜淺鋪等夫與徵給致誤漕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拿十礙文職五品以上并軍職奏處治事體

及事干漕運并撫按巡河等衙門亦要公同會議具奏定奪每年終通將役過人夫用過錢糧修理過工程徑自造冊奏繳其各該掌印管河文武官員賢否爾備送工部轉送吏兵二部點陟三年滿日差官更替如遇陞遷考滿俱候委官至日交代明白方許離任爾受茲委用宜脩職奉公盡心經畫俾河道無阻糧運有賴斯稱任使如或因循怠忽徒事虛文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勅

管理北河工部員外郎加一級傳當阿主事加一級祁文友勅

康熙九年三月十五日

勅曰茲命爾等管理北河等處河道事務駐劄張秋約束衙門官吏胥役使恪遵法紀毋致作弊生方所轄北河自靜海以南直抵濟寧併新常往來巡歷河道開座堤壩遇有淺淤衝濬脩築防守事宜務要著實舉行其應辦等項錢糧察照額數如期徵收出納稽核

毋容所司那移別項毋使奸胥勒索短少俱與地方官照例估辦督率所屬各官常專料理不許營求別差各衙門亦不許違工程浩大額設錢糧不敷中報河道總督

附近丁民赴工事畢即行放遣不許耽延時日該地方軍衛有司員役人等敢有徇私作弊賣放夫役侵欺錢糧容官座撓越簾後橫阻托名挽溜打搶詐害漕白等項船隻指名上供所過騷擾及玩忽河務不服調度開溜淺鋪等夫工食不與徵給致誤漕運輕則徑行處治重則呈報奏凡興利除害有益河漕勅中開載未盡事宜應報該督裁酌施行每年終將役過人夫用過錢糧脩過工程造冊奏繳如有開壩單簿不預行修理併違例往返差人干預民事等弊許該督撫據實指參三年將滿預請更替俟接管官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回部考核果有勤勞方准職用爾等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殫心竭力使漕艘無阻斯稱厥職如或貪黷乖張因循重治罪不宥爾等慎之故勅

河神文 景泰三年

牧神為河伯皆上天所命今河水為患民誰之責因朕不德所致神亦豈能獨辭必道民以為利而不以為患然後各得其所無所愧專俟感通以慰懸切

又 景泰四年

曰茲者漕河東注不循故道遣人脩築屢見類決民徒用力而不得濟神視其患忍不恤乎茲特加封神為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大河之神尚冀神休順正河道民得亨無窮之利神亦著莫大之勲專俟感孚以慰虔禱

又 景泰六年

曰恭承大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恒內省政每外非茲者雨澤不敷河流欠浹舟船淺滯禾稼焦委災患由臻公私所病究惟所自良有在茲然災固朕躬罔避而轉患為福實神職當專特

副懸望

碑記

會通河功成之碑

元 楊文郁

大光孝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蕩海

供北臣順奔走率職汶合泗分流以達東泗都漕運使司控引江淮嶺海以供億京至臨清二百里令舟而陸車輸至御河徒千二百七十六戶除相庸調奈道經莊平地勢卑下遇夏秋霖潦牛僨輟脫艱阻萬狀武

使驛旁午貢獻相望負戴底滯晦暝呼警行居騷然公私以為病久矣壽張縣尹韓仲暉前太史邊源相繼建言汶水屬之御河比陸運利相十百時詔廷臣求其策未得要便以仲暉源言為然遂以都漕運副使馬之貞同源按視之貞等至則循行地形高度功用參之衆議圖上曲折備言可開之狀政府信其可成於是丞相相哥合同僚數奏且以圖進上俞允賜中統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斤以給傭直備器用散旁近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忙達兒禮部尚書張禮孫兵部郎中李處巽洎之貞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山之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其長餘里吏謹督程人悉致力渠尋畢功益加月辛亥決汶流以趨之滔滔汨汨傾注順勢如復故道舟楫連而下仍起堰關以

隄防以備盪激凡用工二百五十一萬七
八濱渠之民老幼攜扶縱觀徊翔不違按
見泛舟之役於時大駕臨幸上都驛置以
林院其為運河命名且文其碑臣等乞賜

名會通百拜稽首而屬辭曰謹按書以食貨為八政
之首易稱舟楫有濟川之利故大舜命禹既平水土
定九州之貢賦皆浮舟達河以入冀都自茲以降漢
用鄭當時之言引渭至河以利西都唐用劉晏之策
由汴入河以濟關輔蓋京師者四方輻輳兆姓雲集
六師所依以疆百司所資以辦不豐儲積政將奚先
我國家新天邑於析木之津建萬億年無疆之業規
模宏遠治具周密若夫漕運流通國之大計舟車致
遠功利懸絕所宜講而行之雖費而不可省勞而不
可已者今則費取於官利及於民役不逾時功垂後
世加以隨時豐歉權事重輕以深致曲成萬物之意
致國殷富由此途出臣因竊迹輿地圖若近代遠氏
嘗立國當時經度曾不是思豈不以興王
陋者所能與而前弗逮乃所以啟肇建也
言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欽
物成務邁舜禹而軼漢唐區區近代之君

月日臣文郁謹記

都水分監記

沉侍讀
學士揭傒斯
豐縣人

為也臣備屬北門職在紀事之成不敢以
奉明詔以識歲月且推行輿誦昧冒論著
聖德之盛沛惠澤以浸八荒資始資生上
同流蓋非纂河渠溝洫者所能彷彿也九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
掌凡河渠壩障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
高平則水疾泄故為竭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
輓其母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述則水疾涸故為防以
節之水溢則壅起懸版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障皆
置吏以司其飛輓啟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雨潦將
降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射水將涸則發
徒以導閘滯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
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
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其
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阿
之政母襲故徂私母怙勢怙威惟宜適從
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隨
刑母有所貸侯北自永濟渠南至河東極

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於理退卽

書庫冗險陋吏側立無所爰告於衆曰余

惟恪恭是圖願以函丈之屋制千里之政

何所受職下官羣吏何所聽令鄉遂之老

州邑之長何所稟政荆揚益兗豫數千里供億之吏

何所視禁山戎島蕞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為禮

朝廷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於庫協謀於吏攻石伐

材為堂於故署之西偏左庖右庫前列吏舍於兩廂

次樹洛魏曹漢三役之肆於重門之內後置使客之

館皆環拱內向外臨方池長堤隱虹又折而西達於

大達高柳布陰周垣繚城遐邇縱觀嘆曰惟侯明

周敏惟公固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

益尊而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

丞相忠武王建議於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

功於海內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於茲者鮮不著

勤悼勞載於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侯非樂後

名以夸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

役也首事於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於

某月日合内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謂

勅脩河道功完之碑

明武安伯徐有貞長洲人

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

弗克治集左右臣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

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詔乃賜璽書命

之行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七年東方之

民厄於昏墊勞於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卽

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

治欽哉臣有貞祇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

工撫用士衆咨詢羣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

東北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濬范以還

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言天子曰臣聞凡

平水土其要在乎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

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

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

勢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彘斥

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

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

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淤

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

者益潰於者益淤而莫捄也今欲捄之請

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於是而後有成制曰貞乃經營焉作制水之開疏水之渠渠起張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樂又九里而至博陸之陂又六里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李準之涯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而至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天豬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則平水勢暨成名其渠曰廣濟開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曹南鄆北之地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殺以水門其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百之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濤截流攙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

川匪直漢之流而納諸澤遂濟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出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力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鍵三千組百八釜一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莫然其用糧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是治水管佐工部主事臣劉泰議山東布政使司事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既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

億若漢武之發予不以漕不以貢而役
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壁馬額神祇而後
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
不重科以漕焉以貢焉無弗便者是於軍國
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
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
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
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
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天子至明至仁
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常備員翰林國史身親
承之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為之文曰皇
莫九有歷年維久廷天之祐既豫而豐有部以蒙見
沐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龍蛇起陸水失其行河
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迺發天
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丞歲行七易曾
靡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
為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為朕行便宜是經臣
拜受命朝嚴夕警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
度以為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疎厥滯分者既順隄
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

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
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同邦計維重惟天子明淨
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
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貞石昭
示無極

治水功成題名記

明武徐有貞 長洲人

有貞之治水於山東而作沙灣等處之河防也承命
於景泰癸酉之冬經始於甲戌之春收功於乙亥之
夏而告成於其秋上詔見奉天門嘉勞焉因命之居
京管臺事丙子春有貞請勅載至乃擴前功益為大
水之備時方曠乾泉莫喻其意頗以為過防及秋而
大水洶至泗汶淇衛河沁一時俱溢環東兗之間若
海之浸者三日逮冬始平運河南北餘千里故隄高
岸之缺而不完者無慮百數十所而沙灣之正隄大
堰獨歸然而存巍然而安其旁近之城郭田疇皆恃
焉而免墊沒之患以水之來有所扞而去有所洩也
於是東兗之軍民耆老合辭以請今茲之水蓋洪武
以來所未嘗有而大耄之人所未嘗見也非隄與堰
為之保障非閘與渠為之排解吾田吾產其池潢矣
臺吾倪其魚鼈矣彼四方之舟楫往來於斯者乃

亦有日昔也沙灣如地之獄今也沙灣如天之堂之語而況吾斯土之軍民乎哉然而吾儕小人竊惟計焉惟水之變不測如今茲之溢以龍灣六開洩之而猶未盡也以故感應祠之缺隄又賴公為之林焉微公在是其不又將延患累年乎願及今規畫而

吾軍吾民幸甚有貞曰唯唯月中既築

作堰月之隄鼇甲之堰比沙灣水門

中而

畧等復行度東昌龍灣六開之上官室

之口置開一疏新渠而屬之爲馬東平戴廟之津置開一疏河而屬之大清井前六開爲八而皆注之海焉乃探禹遺之知本星土經緯之理鑄玄金而作法象之器建之隄表大河感應二祠之中以爲悠久之鎮蓋盡人事符天造制物宜辟神軒其道竝行也既訖工有貞將歸奏於朝而從事諸賢亦合辭以請曰治水之功其既成矣經久之效其亦著矣惟古人作事而有成也必題其名願以碑之有貞乃言曰於乎是惟吾君之德與諸大夫士之力耳有貞其何敢當此且夫治水固聖人事也次則賢者能之如有貞又何足以與此雖然有貞聞之士以天下爲心則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矧吾徒食君之祿受君之命而

幹君之事哉臣幹君事視子幹父事而加重吾徒而弗盡其心烏乎可大禹聖者也而於治水必胼手而胝足吾徒而弗盡其力烏乎可夫水之大而爲中國患者莫如河自禹而下世之治河者非一然可法者少而可戒者多也其不能成事者不必道就其成事者而論之如戰國之白圭漢之王延世王景元之賈魯是已圭之治河無所攷見然觀其以隣國爲壑則悖甚矣延世之治河無所節宣而徒亟塞其決雖以此取侯封而不足善也至如魯之治河見於歐陽玄之記者亦皆塞之之具初無得乎行水之法矧當世李民窮之時而興十七萬衆之役又無撫安之策卒之爲元召亂是又可以爲戒者惟景之塢流分水頗得古法而孝明之治有惠於民故能保其成功而終漢世無河患方之於彼其特善乎有貞雖不敏也乃所願則上法大禹下取仲章而爲之不敢不盡其心力洪惟聖明聽納臣言而大賚瀕河之民與之休息此吾與二三子之幸以有成功也是不可不知皆應曰然遂題諸從事大夫士之名於石而記之將俾後世之當治河之任者知所法戒云爾是行也前後歷三載焉凡作正隄一副隄二護隄四水門大堰一小

堰一蓄水之堰三截水之堰九導水之渠二分水之渠二洩水之渠五制水之閘二放水之閘八若其脩作功用次序本末之詳則具載前碑茲不重出

按察副使陳公政績碑

明山東畢瑜人

成化丁酉春總漕大臣舉陳公善崇謙治水功以聞廷議是之公遂承詔還臺以候寵命適予西校諸生過張秋有父老輩扣馬請曰野夫久處水濱日擊往事偉哉我憲侯陳公之功吾民何日忘之初永樂正統間張秋厄於黃河之衝屢為民患朝廷遣大臣治之積歲而工弗輟土木經營之費動數百萬緡役夫填溝壑者歲不知其幾往來停舟待進者日又不知其幾賢哉我侯為我民憂乃出令曰水利不興隄岸不固吾之責亦吾民之累與其用心障士易崩而洩孰若培護以石既聖且久令下人樂從之凡役於官者悉聽民陳採石以納不五載沿隄壘石鱗次以里計之張秋東岸十二里有奇南旺湖西岸八十里有奇而凡處者培之高淺者濬之深塞者疏之通沙河達臨清植柳數百萬盤根環隄濃陰蔽路自是河不為患張秋五方雜處狼暴鼠竊者踵跡侯建譙樓宵鼓嚴捕令俾狼鼠斂跡地方安枕侯之有造於吾民

甚大願丐一言以垂不朽噫詩曰高山仰止傳曰民不能忘公其以之於歲休哉予官水部時嘗治水於濟辱知公厚茲又幸為同寅竊惟公之勲業方將進而用之未可量固不俟予言以傳然因父老之請辭不獲故為公大書而復系以銘銘曰疇昔黃河決張秋汪洋奔海不復收漕師百萬皆停舟商還賈往嗟淹留官丁負土勞築脩需體塗足春復秋伊誰能畫胎遠謀濟川功業歸陳侯沿隄甃石關狂流水循故道長悠悠綠楊依依垂江頭甘棠夾道清陰浮夜深更鼓鳴譙樓外戶不聞民無憂江行陸挽咸歌

紳願識韓荆州朝廷俊人今旁搜崇資行為殊勛酬丈夫勿貽尸素蓋勒銘金石垂無休

弘治庚戌治河記

明南吏王

武進人

上即位改元弘治之明年己酉秋七月河決封丘泛金龍口溢開封諸郡邑蹙張秋交會通河之長隄巡撫山東都御史臣錢鉞以聞上命南京兵部左侍郎臣白昂為戶部左侍郎授之璽書俾往治之時河自原武中牟分流為三其大者切近汴堤之西北隅合沁河泛陽武封丘祥符陳留杞縣蘭陽儀封考城曹縣寧陵睢州歸德虞城永城夏邑碭山蕭縣而下徐

其次者橫流於封丘之于家集決孫家口漫長垣曹濮鄆城陽穀壽張東昌至臨清下衛河延患於德州滄州興濟青縣靜海天津始入於海其又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雖稍成川而不通舟楫若其故道自汴城西南杏花營入渦河者則淤澱矣上意以汴梁為宗室藩省所在漕河為京師饋餉所由而被災諸郡為億兆生靈之所聚處其所繫尤重且急致屢聖慮省躬脩德圖惟治平乃命戶部摺邊吏之糧價計河南之儲積得白金一十七萬八千餘兩以備資費及諭臣昂以疏濬修築改圖之方尤倦倦以撫綏為要臣昂於是祇承德意敷宣於衆經畫考量僉謀克協時維寒沍預令有司集財用繕工具迨明年春乃大發夫卒河南得五萬三千山東得一十一萬南北直隸共九萬有奇預戒所司役其富而舍其貧日食給以官廩故皆歡呼于來而鎮守巡按三司若御史臣杜忠臣陳寬臣張冕臣陳璧臣鄒魯臣馬良玉布政使臣王道臣吳珉臣徐恪按察使臣侯恂副使臣傅希說亦罔不同心匡濟且選有司之良以分重其役既而河修北徙去汴城者三十里金龍缺口日自於塞然後人力可施而地里之宜不可以不審也於

是奏舉欽天監漏刻博士臣李源以相度之而以布政臣岫副使臣曉綜北隄之役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凡五縣環而築之亘三百餘里高則因地之崇卑由七尺以及丈餘廣則視水之緩急自七丈而至十丈以防張秋之衝激以衛諸郡之泛溢若汴梁之舊隄歲漸卑薄乃以僉事臣俊都指揮臣劉勝董之增其高以尺計者自五而至七益其廣者皆五丈保障既固而向嘗為遷省之議者無事於行矣開封知府臣衛英同知臣劉悉經理之副使臣曉又導南河自原武中牟下南頓至潁州由塗山達於鳳陽故道仍環繞於皇陵祖陵之前合淮以入海又奏舉南京兵部郎中臣婁性之睢河自歸德至宿州下睢寧出宿遷以入運河疏濬脩築綜理益密主事臣謝緝築塞蕭縣之徐渠等口皆所以殺黃沁二水侵汴徐之勢臣昂又以為東兗徐淮河間諸郡皆古九河所經之地其故跡已湮而陝西山西河南諸水皆源源而來以通諸海惟淮河直沽二道來者多而逝者少泛溢之患亦勢所必至蓋亦經理其地南自揚州北至天津時有工部主事臣莫輿築隄濬河於濟寧之境添石壩於各閘之旁巡河御史臣孫衍郎中臣吳

瑞開後河三十里於高郵湖堤之東畔以免風濤之險脩陳雷諸塘於揚州之域以興水利副使臣綱濟東平州戴家廟之裏河四十里叅議臣純東昌知府臣趙琮鑿裏河十其一於東昌至博平者一百二十里一於張秋之北者二十里餘八各數里有奇俱下大清河以入於海副使臣仲宇於德州之南四女樹鑿裏河二十五里至古黃河之九龍口及管河郎中臣吳珍河間知府臣謝文於滄州之境亦開土河共為十四每河口各建減水石牖以節還河水利盈則泄之於海而東克德滄之水患以紓縮則蓄之於河而漕艘商舶之運行益利隨河脩堤二十餘里墮堤植柳百萬餘株又以管泉主事臣黃肅叅政臣純濬萊蕪諸泉一百八十餘處以濟漕河大名知府臣李瓚亦築長堤以障沁衛漳河之暴水並始事於仲春僞工於首夏工備稍食之資材木竹石草葦百物之費皆取官羨餘而不科於民總為穀粟二十五萬餘石白金二萬餘兩其費出河南脩隄備者不及八千兩而猶存一十七萬餘兩為賑民之用若臨清會通河大開歲久頽圯復偕都御史臣鉞議新之且遷置於衛河之濱去舊址百餘丈以行其內足以容舟楫

便漕運而以郎中臣珍主事臣陳玉副使臣仲宇程其工推官臣戴澄知州臣張增則集其事不三月而工亦完繕上聞是役既成乃遣使齎香帛命臣昂代祀大河之神臣煥適以公事自南都入朝道經東昌知府臣琮述其顛末請為之記嘗試論之河自崑崙入中國沿制數千里其奔放迅悍之勢蓋觸處皆然此有事四方者之所駭矚自瓠子之決金隄之潰以迄於天臺梁山之溢其激射浸淫之患亦無代無之此有稽古之學者之所深慨自都水有監河渠有署自時厥後或遣使按行命官監治其施功當時數被後世者亦時復有焉此又有志於功業者之所盡慕如臣昂固其人也矧又重聖明之簡注羣賢之協贊者哉是故宜其役不踰時績有成績以上紓當宁之憂下庇蒸人之生有非偶然之故也是為記

安平鎮治水之碑

明大學士徐溥宜興人

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黃河支流決鎮之沙灣環運河朝廷命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隄之弘治六年復決於下流十里許汶水從之由東阿舊塩河以入海厥後霖潦夫溢廣至九十餘丈運河自東昌而下率多淤涸舟楫不通今上以為憂

既勅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又特勅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役與之共事時夏且半漕舟已集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輒覆溺不可抹僉謂宜急先務迺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由之次第皆濟歲運賴以不失及冬水落迺為塞決計規倣古法酌以時宜築東西二臺植木為表多施大索眾婦交下兩岸漸合中流用船雜糞土石鑿而沉之厭以巨埽囊土以實其罅役夫番代閱三晝夜弗息而決始塞其外則甃石樹枝累築而固之又於具南為石壩以備宣節於上流為重隄以防奔潰至是運道復通而舊決皆為陸地矣初議以安平之上流為黃陵岡黃陵未塞則安平之功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湍勢悍激再塞再決羣喙洶洶莫知所定迄八年之二月皆以成告上累遣使獎勞賜羊酒金幣諸物易鎮名曰安平又勅建神祠以祈冥佑名曰顯惠命有司春秋脩祀事是役也凡用夫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萬五千竹木以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鐵以斤計者六十萬四千有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命於朝上若曰河決既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與賜歲祿二十四石爾銳

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爾大夏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分董其役者山東左叅政張縉權通政司右通政仍治河防按察僉事廖中為副使暨文武官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既又勅臣溥為文紀功績歲月以詔來世臣故敘事紀曰俾刻金石如宋靈平埽故事用復明命且徵於有職者系之以銘銘曰河出西域亘行域中土疏水遷廣武之東虞周世邈漢患尤數歷宋至元治法益鑿我明北都會為漕渠再決張秋四紀之餘自西徂東赴海如注渠流中涸南北殊路帝命在廷惟內外臣來諮來營以拯艱屯乃疏其源乃塞其決羣工具與百慮或竭斷石於山代木於林實土於囊載積載沉至再而三功乃克就故漕復通萬艦交輳奏章北上勞使南行天子有命錫之嘉名坤靈效順河亦南徙水蓄告平民乃寧止民贊且頌良臣之勲臣拜稽首天子聖神皇不自神予民父母匪天惠民孰我能佑隄石巖巖川流淙淙惟茲安平永鎮東邦

安平鎮治水功完碑

明大士王鏊長洲人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氣脉而張秋又南北之咽喉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武

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夏遂決黃陵岡潰張秋隄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遣官治之積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時訖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軌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往治之時夏且半漕集張秋晚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賈勇先發至則戰悼失度人船滅沒銳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舳舻相銜順流畢發懽聲載道事開聖書獎勵乃始議築黃陵岡之決初大梁之北為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為黃河東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塞於是浚河及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穎以入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入於徐於時向冬水且落廼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舂鍤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自月河以北決既

塞繚以石隄輔以棍柱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湖諸泉源又隄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為斤一萬九千有奇木三萬七千薪為束六十三萬芻二百二十萬次其役者通政使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臣興臣銳臣大夏以其事聞上遣使慰勞令作廟鎮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鑿紀其事臣鑿拜手稽首而獻詩曰翼翼皇都殿此上游灌輸東南樓艦來浮黃河奔溢勢如萬馬遂蓄黃岡溢於鉅野帝咨於朝疇予治者咨汝大夏汝銳汝興協謀合力績乃用登三臣受命軍車來屬廼相廼巡廼醜廼鑿既隄黃岡張秋乃築維天與時維人効力神謀鬼輸隄林蓄石肯事之始訛言震驚不震不奪由天子明維明天子維慎厥使殷其如山功成有偉塗人歌矣居人和矣舟之方之維其多矣帆帆安平新命孔度四方攸同於萬斯年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明大學士李東陽長沙人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為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流經趨奪汶以入於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上既命

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特命內官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往共治之僉議胥協疏塞竝舉乃於上流西岸疏為月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荆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蹙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為兩隄解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為漕河憂乃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為棧中實輒石上為衝水著以厚板又上壩以巨石屈鐵以鍵之液填以埴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為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繩竇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衝當水涸則漕河獲存庶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上更命鎮名為安平命工部伐石勅內閣臣各紀功績臣東陽當記竊考之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說不見於經中古以降堤堰議起往往亦以為利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為重輕若畎土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後患尚未形周思豫制以為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况茲壩者勢若為障而實疏之故其疏不至漏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費勞而永遠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揆之善善者水救之

善防者水濬之云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財成書陳脩和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為而不為彼宦成之急交承之諛遺智餘力未有不貽後口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也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扞江隄實以疏漲詔刻碑記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為明命復

安平鎮石堤記

明大學士謝遷徐姚人

國家定鼎燕京凡上供之需百官六軍之餽餉大率仰給東南舟楫轉輸以免陸地飛輓之勞與海運風濤之險寔維漕渠是賴兗之東阿張秋鎮適居漕河之路往歲河決黃陵岡奔注張秋而渠之東隄潰決水由鹽河以入於海越歲淋潦助虐勢益悍急決口之廣至九十餘丈盡奪漕渠東注而南北舟楫幾至不通天子以為憂亟命治之遣內外重臣往總其役日安平以示永賴於是內外重臣皆詔還而山東布政司叅政晉陽張公晉嘗與董治之任效勞為多天子知其能超擢通政使司右通政俾專理河防公益感激思奮乃諭於眾曰兗當河下流之衝自昔被患

日劇今雖底寧而將來不測之虞亦未可知是必登之以石庶可以障湍激之悍沙灣石堤無恙此明驗也既而詢謀僉同鳩工集事先實土以厚其址然後布戕疊石石必為廉隅灰液其縫每數十丈內為階級以使登降堤外附土丈餘高突數尺以防侵刷起自荆門驛之前遷迤而南至新建石壩以與舊石堤接長以步計者二千二百八十有二高以層計者十有四深下要害處則加石或七八層或二三層所用木石芻灰皆出河夫歲辨工匠餼廩皆出自官不別取辦於民經始於弘治丙辰之春迄庚申春三月而畢東阿知縣秦昂嘗與從事茲役具以告予謹記之以詒於後

重修五空橋碑記

明刑部宋祖乙東平人主事

張秋城南之有五空橋也敝始於明弘治十年重修於

皇清順治入年聿攷始敝以明弘治初河往汴北東北下張秋入漕益以六年靈潦水大泛漲遂決漕東岸截流奪汶而入於海漕乃中竭南北道阻特命劉忠宣內官李興平江伯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役往共治乃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荆隆口黃陵岡築兩長

堤慶水南下又恐兩堤綿亘千里河守一失復決張秋為漕崇奈何爰相地於張秋舊決之南一里許高築河堤乃用近世減水壩制植木為棧中實礮石上為衝水者以厚板上漫巨石為梁五寶梁可引纜寶可洩水用需漕運迄今幾歷三百紀矣石額水落板爛土湮相沿而未有整者順治庚寅工部郎閻公奉命視河初蒞安平正值黃河決荆隆水勢溢溢洶激患及張秋河堤兩岸獨此堤完固無虞良由此五空洩水殺其威也閻公喟然曰橋於今誠有賴信先賢制作美備哉雖然寶可通水而梁既圯土石相傾壅滯多微未免旁衝之患且梁圯路廢擇挽亡由竟成一大決口舟至輒阻不幾棄先賢制作為無用耶乃於八年春乘重運未至估計度材重為脩葺謀之東阿令史公三榮樞木選樁役夫於淺鋪之額披石於泥沙之中共計巨木百有五十灰萬有五千蘇干有七百餘釘百餘觔石揀用二百餘塊匠工八百零夫工千有一百六十役不重費工可倍昔閱月而橋屹然告成矣且五寶既疏湍急可殺擔負車馬利不病涉引絕挽纜履道坦然是舉也疏通漕儲用裨軍國接濟往來利涉大川奏績而下民不勞克紹而前緒

不墜一舉而數善備不可無文以誌之公諱廷謨號嵩嶽順治丙戌科進士河南孟津人

張秋決口行漕說

張秋工部閻廷謨孟津人

會通河發源於汶分派於南旺累閘蓄之涓滴悉資為漕用故張秋一帶鯁鯁然唯苦水少以挑濟為第一務而堤岸次之順治七年謨承乏來茲正值河伯揚波荆隆突潰泊天巨浪橫奔運道其浩湍激裂之勢蓋百年未嘗有者也安平中有負老攜幼而急奔高阜者有縛木架板而衆攬筏渡者岌岌乎涯淵吾城昏墊吾民矣謨飛艇環視河濱則所謂素憂水少不患水多之堤岸安能禦乎一時激射崩頽者兩則為接連城閘之馬星海又東西兩岸之田瓜口又西岸之解家庄又西岸之道人橋至十里之沙灣則兩岸俱一派汪洋汎溜瀾漫奪汶水從之東注由東阿舊鹽河以入海直南衝三十里至戴家廟閘渾成澤國湖河相連極目無際而一帶堤岸湮沒無存北則浸東昌之城浸堂邑博平之堤浸張秋至臨清十有五閘座所更急者張秋北城下之黑龍潭為舊決陷船之口前代築戍已山以鎮之建顯惠廟以祀之之地也今水不沒者謹尺許巨浪留堤至淫幾透爰集

鎮中紳衿耆老與謀曰此口一決田廬其池潰矣耄倪其魚鼈矣盡共力之一時隨謨畚鍤如雲壯者工弱者饁目不交睫者閱三晝夜而此口告禦長一百九十有七丈崇因水之高下五尺至丈餘不等厚丈許盛水北游則前之奔高縛筏之兆衆走此堤得返厥居乃以事聞總河督臺楊迅懼來觀登堤頗嘉復偕謨巡東昌走臨清一一授以規畧某為洩水之渠滯者導某施堵塞之法泄者築維時已屆孟冬白糧重艘鱗次張秋一經決口挽力數倍河臺諭曰上供王粒其慎重乎遂選地為臺伐樹立關鋪板駕橋設夫助挽幸襄白糧以實天庾至是河臺曰黃水方盛此非脩築之時吾往治其上源謨知河臺胸藏智珠醫乃批疏乃利無不可底績於且夕吾不預下流之備上源告竣不其倉皇無措乎奉憲檄備椿木塢額夫採柳草積柳草而貯至十五萬餘束催椿木解者一萬三千四百根迨冬臘河水稍遜謨相勢而謀之河工故老曰河濱雖遠宜急先務首工於城閘之馬星海一口長四十五丈測其深水至丈餘欲摩工而咸難其舉以運河久無水患不諸掩埽之法故相遲遲也謨亟詢坎河口壩夫用築壩法下以巨椿

兩行排疊壓以草牛沉水而塞之外維以藤索下輔以鐵柱中實以土夫役則征之於額器具則備之於設處糧精則有應得之糧食而外則有鄉民之助夫數倍於額焉計堤長四十有五丈闊二丈餘高則入水之深而出水者五尺匝月告成時在八年元旦之前一日也越歲又興工於田瓜口對岸之上流蓋以此口逕流南北黃水東西絞激湍裂片般不敢輕渡時已仲春屈指運糧南來不越兩月大為稽遲慮鳩夫堵築悉如前法不惜物料弗遺餘力日不給火以繼之力有疲番以代之星披露宿心手瘁瘡諸塞龍門時益五晝夜未就枕也堤長五十丈高際入水之丈有五尺者出水五尺厚二丈餘訖工於八年三月朔六刻時厥時上流水斷下口之汎益雖涵有此岸以引纜何懼不利涉乎嗣自戴廟開依次而北施工於十里鋪築堵如初式堤成計一百七十二丈崇厚如式此工督守者不迫趨事者不緩居者不擾役者不勞五旬而底其績總數堤之費共計料材支需者椿有大小不等共一萬一千零五十四根霖霖共六千七百八十五斤柳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七束草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二束夫役之工除徭役不計外附

近村落之助工者日有六七百名不等三月餘紿圍之聲不絕直至八年新運邳州頭幫糧艘到亟事催借工方歇焉斯時也運舟雲集沙灣魂神俱喪以沙灣地居窪下勢若建瓴且沙則土脉疎而易崩濤則水勢橫而難行兼以西岸萬壑衝溜若羣虬橫戰萬馬邪騰少失手人船滅沒輒覆溺不可救運糧官旂蹙眉莫騁謨乃相視地形測探水機見西南一土高聳一開頽廢其方向形勢可據以施挽拽往經營而葺補之亟於高土之決涯間連船為橋復釘以巨椿橫以大梁著以厚板連以鉤鐵渡此口則為廢開石之類者整之木之朽者易之固以灰鍵以鐵渡此開又築一臺臺週護以椿臺上立以關維舟而繫挽焉依此而由沙灣以趨運北上者十之三四至五月水大漲急浪益洶洶橋崩開頽棲身無所也人力莫施也糧運稽阻皇皇莫之幸賴 皇國洪庥昭垂天其有窮則變變則通之道以示人乎忽一日疾風迅發不由人力竟鼓數艘入湖若天啟其機神導之纜也金日湖可行矣謨曰未也曷敢以軍國之重需冒經不測之巨漫謨再思之又不敢諉河勢之洶湧致軍需之旁皇遂先身陷險乘小艇入湖試其地探其水立

高水為表示由某處入口由某處行舟又由某處出口某處入運道經五空橋橋頭圯不可以引纜而舟至此又稽矣遂急力脩葺爰發爰砌爰鍵先鷄而興既星而休日夜僅十週而崖削砥平混如天成冠以飛梁偃如臥虹千航萬纜連舳而進前此則抵田瓜口宜入運也而擇挽安施幸有對岸之新堤在但舟尚停湖中隔運道以東西乞索纜之挽渡尚左右而惆悵又設備船隻貫索成橋浮繫而橫連之運河中百千絳役若履坦途由此而輓舟北上將至張秋城下又有西南之夾河口出水洶渡逼舟東逝若東岸之石鱗裂刺舟微衝即遭崇又咸艱之謨設夫百餘杖槁立于東岸墊舟而使之北行番更互送方得搖櫓順流也前田瓜口下流之未築也若天留之以為行運之便道上流之成堤也若天造之以載挽舟之要徑八年之水最大而八年之運獨早者職此故也謂非我國家靈長之運而能若是哉嗣則荆隆告成矣上源塞而下流其可緩乎河臺偕謨馳沙灣同克兵道彭欽率河廳方聖時知縣韓豫公勘度量約水之深闊計埽之巨細估料算工共費若干繕備極明悉繕疏以奏上可之翌日興工時有克西

道彭欽兗州府判方聖時東平知州周三斌陽穀知縣佟成年東阿知縣史三榮壽張知縣韓豫同相督鳩接連築南北堤工共計土二萬三千四百八十餘方每方用夫二工共計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一工河臺來觀嘉而宴勞之孰意天不厭災五月靈雨五十日不霽埽工復決旋即復築功已幾似七年之患又見於九年七月矣黃水盛漲工議暫停天耶人耶罪其將誰道耶但今日之可慮者不在水之復漲而在料之已竭椿葉需其買備者朝廷之金錢固不敢輕費柳草得於素積者而弱夫之助力豈能卒辦乎考之前代總河印川潘公有云治河者無一勞永逸之功唯有救弊補偏之策則今日之救補端有賴於代斯任者謨茲敢陳顛末而繪以圖以明謨三載之尸素如是云爾然從茲而河流安瀾連舳飛帆上充國儲謨乃一言以蔽之曰行所無事此冊入之回祿也可

跋張秋決口行漕圖說

吉安陸叢桂東平人

水部閻公題其書曰決口行漕圖說而一時薦紳名公為之序勒成帙復俾桂跋其後而傳之豈以桂奎寄歷落能為文章乎桂讀一過覺紙上魚龍之氣森

來博人觀訖情反如見公之舂鍾鑄標於其上也昔人刻兩黃鵠三屏牛於水中以識勞苦所謂官家一石民間一汨者也今大工未底績而公之汨且泮泮下也此卷攜向長安宦邸中同諸貴人傳呼入省時觀之見其壑者厓者陸者汨者負薪買石而從事者知必撫紙旁皇太息曰民力盡矣然後扶以告天子蠲逋負寬力役以活我東土行且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餽菜餽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茗歌詠太平頌公功乃不負此一段佳話云

南旺紀事

林 茂
長樂人

國家歲漕東南米數百萬石給京師所藉以通運道者惟河而河自通州以下至天津者為白河沿河桑乾河諸水自臨清以上至天津者為漳河衛河諸水其南則有大江而淮河黃河合流相接獨是臨清迄徐漳衛之水不南淮黃之水不北元時雖鑿會通河導引汶泗沂沭諸水以灌之而流猶弱海運仍不能廢者河之制尙未盡耳明永樂九年尙書宋禮采老人白英之言千載村築壩遏汶水勿東全盡出南旺南旺地故高如脊于是分而為二以其三南接徐之淮黃以其七北合臨清之漳衛中多為閘以持蓄

洩而漕輒便海運遂罷明一代之制誠善哉我國家定鼎典制一仍明舊已酉秋予水乏佐充分署張秋則正漕河南北之都會也自東平靳口至于陽穀官窪河道悉隸之予下車卽首核職守稽典實于漕聞知汶水之所從來雖名汶河不過泰山諸泉之委匯雨則盛旱則微濬則流淤則伏及至南旺分流水勢益緩矣故于此定為隔歲大挑之例焉然予所司者汶上以北聊城以南歲于沙灣之易壅者督所屬之夫役浚之名為小挑而已而南旺大挑非廣為協工不克集事每二歲例以汶流之南者屬大挑千駐汴之司馬而以汶流之北者屬大挑于駐湫之別駕已酉冬予蒞湫方始循故事而行猶未知汶之所以大利大害也及亥之冬則予已歷任二載餘矣河然于汶之所以合所以分所以通所以塞之故更無有遁其情者屆期吏抱牘而進曰今茲南旺大挑按往例宜請于上臺檄東郡協濟及所屬之夫役以董厥事鳩厥功于是東郡之協濟者為臨清州為冠縣恩縣莘縣為館陶堂邑清平夏津武城博平及濟郡之德州共十一州縣計募夫六百九十有九名予所屬者為東平為東阿陽穀壽張共四州縣計募夫四百

四十有四名各州縣經制之役夫不與此收焉共徭募夫二千二百六十有四名咸集予分隸之東平判官及陽壽二主簿總率之以行至南旺先期築壩截流予交于河堤之上風餐露宿益以欽定之工十有八日未敢意為羸縮也然予思分水之南流者有泗有沂及洸皆入濟寧而其北流者僅汶至于南旺又分為二向時北流居七南流居三今則南流漸多北流漸不如往蓋南之大挑小挑悉力于茲所督者即所部之夫北則隔歲一至所督者大半東郡之募役頻年與隔歲常斃既分而主客之形又殊懸絕予於此敢不慎之又慎乎于是晝既靡遑夜尤業業非漏下二鼓弗休燈影煌煌照徹上下爛若明星邪奇之聲相聞數里彷彿元夕鼇山也然時已沍寒越日而感發興同雲佈微霰先集滕六大作花飄飄然自半空中飛下淤泥亦成堅冰矣衆丁夫率多貧窮碩尾之子非有綿繆厚繒沾手塗足盡皆皴裂予雖力勸王事顧此能不惻然哉時適河憲王制臺發金命煮薑湯分飲衆丁夫以助熱氣予亦捐俸二十金屬汶令羅米四十石初欲作粥厥既又虞有先後之不齊反滋爭擾于是散于各丁夫之火頭人二升

予非敢每人而悅之也亦聊以觸予口者動予心云爾嗟夫王事誠靡盬亦念此蚩蚩者輟瘵之慘于傷膚也哉又越日而東旭乃升朔風稍止殘花敗絮一望皚皚深且盈尺也春鍾咸施與鑿氷沖沖俱勵則又鼙鼓弗勝矣是役也興工于冬仲之下旬閱季月二十有四日而工竣予以二十有五旋署中間雪阻者六日迄未嘗過十有八日之定期也深廣一如式凡給東郡募夫之工食銀五百有三兩二錢八分給予屬募夫之工食銀三百一十有九兩六錢八分其經制徭夫之工食不與此數焉予得藉手告成因紀其事而藏之使後之從事者思所以勤王事而念民力也哉

沙灣築堤碑記

禮科給事中王曰高

往予癸卯歲奉命校士江南過沙灣見一帶漕渠于此獨汪汪成巨浸幾與湖等因思此地自前元開會通河後方為河迤明永樂中尚書宋康惠復會通故道采老人白英之言疏汶水至南旺分其七北流始可濟巨艘要亦不過汶洸及泗之委匯而已何至漫漬若是哉再考景泰中黃河泛溢其支流衝激沙灣後雖經徐武功治之然此灣地故低窪平行急流

則易淹緩流則易淤加以 皇朝順治中黃河復決
荊隆口東竟咸受害而沙灣最被浸留益儲成大潰
迄今舸艦往來至此而揚帆鼓棹不易為力不能不
煩牽挽者之紆迴職是故也向予亦心念之徒以空
言無補乃茲乙卯夏距予前過時且一紀從舟抵都
者咸告予沙灣之堤成矣牽挽者不復驚其浩森而
紆迴矣急詢之始知為北河部使者阿公劉公之功
歟盛哉以我 國家締造三十餘年之運道至今
日而屹然隄防壯如帶之觀何可無賜言以紀之也
或者以沙灣之水特壽張一隅耳非有關於全運殊
不知南則有長江淮黃北則有天津漳衛獨是臨清
濟寧之閒惟藉此涓涓之汶泗以成利涉不浚而通
之則不為用浚而通之而或聽其散衍而無以聚之
則為用而亦不為用今 典制每歲于沙灣必用夫
役以挑之者浚而通之之義也而阿公劉公尤懇懇
加之意復築之堤者不聽其散衍而思以聚之之義
也既堤以聚之將見每歲所挑之土益于堤之上而
益高即旁之所溢者亦且積漸而為平陸可耕矣何
但招招舟子之利哉先是張秋別駕林公以舊土壩
易崩頻年版築徒勞改為石砌以為永久之利力已

不泯今阿公劉公復于南岸更為堤長百三十有六
丈以束之往時勢如弓背今則直若張弦雖僅草土
柳束雜築而成而歲挑之土得以歲培豈復憂其善
潰耶其尤可偉者當今日 軍興之際百冗叢集而
阿公劉公不動聲色祇一具詳河憲率別駕林公及
陽壽二主簿督所屬之役不動公帑不費民財成功
于不日此之異績更為殊絕也予東郡之山在人
雖在 朝諷議而里居寧不是念沙灣于予邑百餘
里而近耳觀此一綫安瀾若銀潢之麗天既以慶
皇國之轉輸復以增鄰郡之保障交交之言非僅為
阿公劉公暨林公紀功績私衷之願大慰益無窮或
適有東旋者書此以郵別駕林公林公其為予勒石
阿公諱哈里滿洲人禮部員外郎劉公諱祿長山西
清源人戶部主事林公諱茂福建長樂人兗州府張
秋通判

張秋志 卷之十

秀水黃承玄創輯

長樂林 凡重修

雄縣馬之驕補編

東平陸叢桂鑒定

藝文志二

祠廟碑記
古蹟山水碑記

祠廟碑記

重修顯惠廟記畧

明春坊張天瑞 清平人
庶子

弘治癸丑春河決張秋阻漕道壞民田於時九重宵旰抱甄子之憂遣重臣築塞之工成而更名曰安平仍賜祠祠河神祠名顯惠適當決口地故沮淤而雜以薪槎居無何土悉龜坼祠幾圯越八年庚申冬吾同年韓君廷器實來斬重新之則具疏聞上報曰可明年辛酉春乃檄東昌府倅王珣等先後尸屏鳩之役凡土之疏惡者地之汚萊者與堽塙之頽圯者悉步杵而寸斲之凡實地南北四十八丈東西三十丈有畸益撤黃陵岡守隄繇二百人填廟後河身五十餘丈而加袤焉先是東廡有祠祠熒惑西廡有祠祠子姆良無謂至是祠熒惑於東街別為殿三楹韋名胤祠以祠子姆又為楹東嚮三藏儀仗西嚮三藏

器鐘鼓樓各一翼列左右以相嚮廟初惟一門來謁者行輝道上幾於鑿於是鑿兩壩而門焉又為東西廡以祀河神之凡當祀者像二十倣東坡徐州黃樓之遺意瀕河之厓聚土為山命曰成已蓋有厭勝之意焉環植柏楸榆數百本祠成羣如翼如輪焉與焉禱禳者駿奔而至神亦屑焉若見其景光是役也鼻工於辛酉之春落成於壬戌之冬其經營勞佚秋毫皆廷器力也君名鼎家世陝西慶陽合水人成化辛丑成進士舉歷左司諫通政叅議尚寶卿至今右通政為人抗節敢言忠公端謹古稱寵辱不驚者蓋庶幾云

重修大河神祠碑記

明工部郎謝肇淛 長樂人

景皇帝時河決張秋東入海運道絕上遣都御史臣徐有貞發山東河南丁壯萬人往塞之逾二載始記一事有貞上言賴主上神聖焉爰効順俾十年巨患一朝永弭臣等區區智力不及此請建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大河神祠於八里村有司春秋祠以為常制曰可迄今百六十餘禩俎豆蘋藻虔共勿替蓋其重也當萬曆癸丑之夏苦潦愆旬水齧隄不能以寸環隄首藉神休以不至魚鼈而神之祠摧落於風雨者

日益甚維時肇制奉天子璽書拮据河上顧視怛焉
以便宜奏記當事掘偶錢適踐更卒而徵壽張簿曰
爾士亨為神董陶埴視墜艾量金錢出入母窳也於
是不三月而告成聲漸居恒謂今治水與古異古人
之治水也一意於水而已然應龍畫而伊闕鑿支祁
鎮而淮渦安綠文既授延喜攸歸彼大聖人也猶然
以神道設教矧於今日軍國之輸十九仰給東南四
百萬石余皇銜尾貫魚咽喉涓涓一衣帶水耳而復
上護陵寢下衛城邑田廬計銖而授之尅畧而責之
前跋後蹙左方右員雖百神禹其如河何故今任河
事者責滋藉而神以功食報亦滋鉅以遠今上在宥
以來海不揚波雖有疾風雷雨而兪河如故蓋四十
二年於此矣神受天子封爵廟食無已時尚益敬共
其職以時雨暘而加盼鑿焉寧獨河神藉手免於辜
鑒卽宗社軍國實式憑之祝史陳信其何媿詞之有
如其不然而徒擁虛位水滸煩有司策盛犧牲辱國
家禋祀安用之矣是舉也御史中丞劉公士忠主其
事庀材鳩工則沈簿士亨力居多而克王別駕沼陽
穀李簿羨咸有勞也法得書

重脩金龍四大王廟碑記

壽張馬之驢

古初天開於是為子會子者水行也是為天一生
水故曰萬物莫尊於水後世朝廷軍國大利大害維
水攸關天地神人有感有通亦維水實顯故司水有
神各以地著大約人之聰明正直公忠亮節沒於洪
濤巨浸中者精靈儼在若屈平伍負厥事可稽而惟
金龍四大王為寔烈按志大王姓謝氏家會稽丁宋
之末世讀書於金龍之山同胞四兄弟紀綱綸緒咸
錫嘉名大王其季也建元人革命大王身為儒生秉
西山之節自靖於苕溪遺言以黃河水逆流為報韓
之驗明之始興實有斯異故遂封典為黃河主焉嗣
是以來大河數千里赫聲濯靈三百年如一日卽河
南河北張帆運楫之會載大王英爽無間於河張秋
鎮當會通之中 天庾御衣之龍舸 王師國旅之
嫁離朝士通人之鵠首游汭銜尾如絡如織莫不祈
望神庥以資利濟故津梁所在例奉明禋張秋宜更
謹也舊有祠肇自明崇禎中為西商朱元運梁儒英
場同里衆商鼎建規蔑故宏敞懷題埏埴故藻麗堅
緻迄今閱三十餘年數罹兵燹不無毀傷剝蝕矣茲
晉人張孝秦人陳良策親桑梓之前猷動緇餐之繼
好盡已捐金鼓人成王爰有衆商齊登進步共効合

遂致堂構尊嚴廊廡巍美垣墉表衛門屏揚輝兼
崇歌舞之臺更展婆娑之地不但改廢弛之舊且復
增締造之華功業多於前風聲樹厥後誠百年盛舉
哉之彌職任河防維神是戴仰承祐庇不可殫稱深
媿暗愚難荅明貺幸逢諸善信發茲弘願集此成勛
謹尊所聞恭紀神蹟並因楊生獲吉所述先後經營
顛末敬識人事勤諸珉版以俟後起云

通政韓公祠碑記

明都御馬中錫故城人

先帝之十有三年冬通政使司右通政韓公鼎奉璽
書提督河道駐節安平鎮鎮臨運河卽元之會通河
也成祖駐蹕於燕謂海運有風濤之險南北漕舟俱
由江淮遙遷是河以達於都於是河水始有淺隘之
患議者乃濟南旺湖以渚衆水秋冬之交蓄之以備
漕春夏之際洩之以濟河然後子料萬斛之舟可以
通行爲永世之利此則會通河之大較也第歲久法
廢湖漸淤塞蓄水旣少洩水遂微而河淺舟澀漕運
不通有國者病之韓公甫下車卽考前志詢故老具
得其實故其治平安也先南旺而次會通脩牾壩以
節水之流築隄堰以防水之潰塞決口以止水之衝
投斗門以通水之變造浮梁以濟水之險建神祠以

妥水之靈淑官厥以儲水之材復墊田以免水之患
奠民居以償水之失起辛訖乙五年之間經畫措置
夜以繼日不遺餘力而其竹木麻葦鐵石磚灰諸料
以及工食之需所費不貲又未嘗一毫或擾於民嗚
呼亦難矣哉湖水旣克河道遂濟漕販俱通官民兩
便是上有功於國而下有德於民也今上軫念其勞
卽位之初擢通政使勅管易州柴廠韓公旣去鎮之
暨豪若馮儀等數十百家感慕無已相率庀財鳩工
立生祠於鎮而塑像其中以寓不忘之意復鑿巨石
請于文記之夫生祠起於後世非古典也特是報德
不幾於瀆禮乎然唐狄文惠公宋韓忠獻公皆嘗宦
於魏州而有生祠二公正人當時視此宜其自以爲
責或能止之而卒未聞而其時抑豈無稽古知禮之
士亦未聞有病其責而訾議之者則生祠果不在所
當建邪又祭法以勞定國及法施於民者皆祀之今
韓公督河之功著於生前爲國爲民歷歷若此身後
當不在祀典邪况其由名進士歷給諫尚寶累陞今
官將來位遇豈愧前脩然則生祠義起固當亦如二
公不自以爲責而止之而人復不以為責而訾之矣
安平舊名張秋屬兗州魏州卽今大名相距甚邇今

而鏡諸石
而鏡諸石

重脩同知劉公祠記

明張秋
工部歐陽烈

予之浚安平也謁劉先生祠病其隘陋弗葺或者疑其舛耶抑未矣余聞東山劉公弘治初奉命來張秋治河求任事者難其屬先生由管馬通判以廉著績公疏聖河泉同知董其役飭已約費矢心殫力以任勞盡瘁而死死之日棺衾弗備公周恤其喪命有司俎豆之事在小傳中父老猶有能言之者先生之功未嘗一日沒也何別駕英才有感於頤祠慨然呈議余嘉其義也遂屬程度盡撤而新之又為創其門觀題曰勤事報功祠噫世之砥行立名負才能脩節義沉淪下僚委身草莽類湮滅而無聞不亦可慨也耶先王立政側陋必揚幽淹必達能不能用勸而不仁者遠風之所動也大矣迺後世或以資格折天下之氣淪胥風靡舛孰甚焉予故記之以告夫勤事者不可自畫於職又以告夫采風君子亦無或以人廢劉別駕其鑒矣

都水行署題名碑記

明張秋
工部邵元吉

凡公署立題名碑猶古刻圖象也可以論世可以勸

德可以考政可以表年匪直為觀美已也山東河道舊隸憲職成化間工部建議始割濟寧為南北界命郎中二員主之賜璽書假以事權使繼憲職行事然後山東河道與南北直隸均隸部矣郎中雖部使有憲體焉故於官屬則司考核之權於錢糧則主稽查之籍於夫役則酌倩調之宜於勢豪則申禁遏之例於詞訟則准受理之典是故公考核則官屬勸矣密稽查則錢糧清矣時倩調則夫力節矣抑豪強則河道肅矣公聽斷則遐邇咸矣出納之際則有司存徵科於州縣有司總貯於府有司支發於掌印有司領給於佐貳有司郎中惟驗估繩費度力信直省成計弊斯已矣是故昵官屬則比親錢糧則褻勤倩謂則煩阿豪強則諛濫聽斷則妄皆自失也故必存憲體而後可以不愧此官必自憲其身而後可以舉憲之職否則惑也吉為此懼甫蒞任即考先輩行事將取師焉公署舊無題名碑鮮有知者喟然曰缺典也先儒謂名者治世脩身之具治世云者即予所謂考政表年之類也脩身云者即予所謂論世勸德之類也今名且不知况望得其行事之實以資諸政事乎予言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不可已焉者也乃盡

閱廢卷為編年考得其職名鄉貫者若干人失其名者一人失其鄉貫者二人究其素履始終者則間然矣歲月若流而逝者如斯也是可慨已恭惟我國家歲漕未賴茲河河之變凡四蓋漕河黃河相為表裏而南北河之利害不同黃河導而南則洪以南利之黃河決而北則閘以北受其害而害有二經陽阿壽張則潰出金單魚沛則淤潰以疏治疏之法以洩淤以衍治衍之法以濬斯二者先輩治有顯績可監也公署舊在河西務泊頭鎮成化來謂潰之功難成而害最大乃令郎中駐劄茲土今黃河效靈南行順軌前之二害萬無再至但潰之害不待黃河而然近滄靜間無歲無之其勢亦能奪流而注之海直霜降後則勢減易塞耳蓋上有汶漳衛下流惟此河而已近雖復古四女樹絕堤小掃灣減水閘猶未足以洩百一議者欲於滄州絕堤大開支河如茲地蓋河五空橋之制或庶幾耳况黃河南北不可期也思患而防待時而動足力而舉必有變通之術存乎其間而非吉今日之所能為也因併識以俟後之主斯土者

充州別駕李公祠堂記

明鄧陽 宋祖舜 東平人
撫治

安平介在清濟間一線賦道貫城而北三邑編氓夾渠為市商賈輻輳乃五方雜處之區且密邇曹濮時奸俠耽耽奔伏慮為漕梗重地哉舊設兗別駕以佐行河兼之捕盜用彈壓一方非既明且敏寬嚴中體者烏足勝其任而快愉乎神廟壬午慈谿會台李公諱應辰以辛未名進士仕西曹郎因正直不諧時尚謫平定州丞尋來涖是土甫下車與吏相約勿情廠與民相約勿犯法漕梗灌輸京園待哺而水之涸溢不常淺決為崇公力為疏塞朝夕拮据河干罔敢自愛運事歲皆告竣視昔獨早強寇有宿為漕患者丞職之市廛町疇間有敢為盜者悉置之法城中故多商即居民亦賴權子母以活公為之戒課稅寬行戶民樂春臺商至如歸行河之餘喜與諸青衿談古今文公自筮仕為朝廷守三尺法不畏強禦鄆邑富豪王睦勢傾鄉邦敢以毒斃縣令事覺上臺不敢問公毅然為令復仇竟置之抵多賄屬弗顧夙聞公之初令江陵也江陵為相公榆粉旌族黨狐假者橫為鄉曲苦公治皆如法以是忤相公而位竟不通顯公灑然安之蓋其天性然也他如興廢舉墜蘆然俱襄禮樂正風俗神聽斷清衙齋而安平大治口碑藉

蕭蕭人耳陞離之日圖書數卷行李蕭然百姓向泣如失神君又如失慈母攀轅卧轍者相望于道歸而謀為崇祠以尸祝我公既定厥址材已半庀珉珉載馨欲為之記第屢值族酋竟以因循寢閣以迄于今上御極之六年癸酉安平士民商賈戴公德者雖強半凋落然猶有心切愛慕相義此舉聚而告之部使請重脩祠堂立石以竟厥美址在河東岸為正廟三楹坐震向兌前有門樓兩廡儀門甬道後有官廳樹之松楸中塑公像慈祥嚴毅楹題几筵煥焉一新瞻廟貌者恍然見公如昨也噫嘻休哉南國之棠人撫之而愛岷山之碑民望之而泣公去安平五十年矣而功德之在人心者未泯自古豪傑盛德大業愈久彌光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斯之謂與猶憶余總角時讀書于戴里之蕭寺公往來濟兗每憇其中得竊睹公貌英爽閒雅望嚴即溫不問而知為金玉君子父老脩祠既成督河太和沈公使余為文希垂永久余不惟不敢辭且追思公德容自樂為之乃記

樓檣城池記

重建安平鎮譙樓記

明大謝學士

遷餘姚人

安平鎮舊名張秋隸充之東阿實當漕河要衝之會民夾東西岸而居者無慮數千百家岸西有譙樓置漏刻角鼓以正節候以警晨昏以示民之作息樓之下凡商賈販息日中為市者皆歸焉弘治癸丑河決東岸運道幾絕上亟命重臣往治之於是漕舟牽挽者率就西而西岸摧剝已久樓並河甚逼行者迂迴以趨乃議撤樓以便往來牽挽許河平而復已而執事者悉力決口急於峻事以復上命樓未暇及也越八年圖西韓公廷器以右通政來嗣河事始議脩築西岸疊石以固其外廷表凡五里有餘西樓亦遂重建焉從民志也規模閎壯倍於昔黜堊丹雘煥然新於是達巷市肆悉復其舊居民潛卒行旅商賈各遂其宣咸忻相告謂韓公之功不可忘也監察御史平陽秦君昂嘗知東阿縣事請予文記之嗟夫物之成毀固以時為重輕而興墜舉廢之功則未始不存乎其人也方河無恙時樓固一方之望其所係亦重矣不幸河流告變墊溺是懼救災捍患日不服給則斯樓之存亡甚輕故撤而毀之若素微展耳及夫河靈順軌挽道復故則其所係於一方者固在功豈容於於廢而羣心之望豈可久孤也哉然非韓公之

明足以識時才足以集事則斯樓之復亦豈易言哉
況望其有加於昔哉韓公之功於是為大矣抑古之
人重用民力義所不當者雖微必謹其於所當為者
雖大不恤故延廡之新南門之作以及一臺一園之
築夫子悉書於春秋以示戒至於脩泮宮復闕宮之
後則詩人頌其事而夫子刪詩特存之以示美斯樓
為民而復固正務之所先其亦泮宮闕宮之類而安
知無頌美其事者邪記以示後予固不得而辭也

安平鎮舊城記

明湖廣陳守愚壽張人
參政

愚弱齡則聞安平為重鎮云帆檣鱗集車馬肩相摩
商賈刀泉貿易紛錯旁午醉歌者載道時蓋豺鼠竊
伏鷄犬不驚閭巷男女恬謔第綠柳蔽塞外即衝奎
曠野不虞築城鑿池以為捍此弘治庚申間太平氣
象也至正德辛未踐蹂其區幾陷魚肉往時繁麗
之觀倏爾凋謝土人遂慄慄不敢寧處於是始有脩
城之役愚嘗謂始計者弗周叔興者多簡故安平城
粗具雉堞未屹壯固且並河尋丈外板幹不設畚築
不興犯古人我能往寇亦往之戒識者憂焉頃辛丑
壬寅之際

馮驕驚點橫肆劉擄且敢問安

陽臨清議者謂臨清城至宜固也安平鉅鎮處臨清

濟寧間城守獨可緩乎管理河道工部郎中張公乃
屬其鎮之大夫士告之曰茲役也吾其成之夫苟謂
吾職匪親民殆漠然秦越視者非吾志也衆嘆而冠
之公乃白於總督河道工部侍郎郭公郭義厥舉遂
卜日肇工其西南北三面稍循故城趾益傳土高厚
之各立券門門各有樓東即漕河故無城則因石岸
築以甃隆旋延袤形如峭壁女牆迴合譙樓下圓轉
東出而為門門獨無樓者豁譙觀也命名曰知津其
西曰奠川南曰通漕北曰籌國並河渠指也凡役丁
夫若干金錢若干斬伐岸之枯木并甃瓦若干並河
渠有也工始壬寅八月至癸卯五月而訖公登城譙
集鎮諸大夫士曰吾為城四圍顧獨抱二數河之東
未城一也尚有遺慮用勞繼者二也諸大夫士賀且
謝曰吾民飲公之德有如此水知足而已乃偕過愚
徵之記愚方讀禪禮釋卷而述其顛末為斯城重公
諱文鳳字公儀蕙之常熟人嘉靖己丑進士號立齋
愚泉子曰按安平故名張秋弘治中河平始易今名
顧城緣變而脩變乘運而作繼茲者講肄保禦之術
其在官民哉其在官民哉

安平鎮新城記

明大學于慎行東阿人

國家漕會通河設工部分司於故元之景德鎮以掌河渠之政令卽今所謂安平也安平在東阿界中枕陽穀壽張之境三邑之民夾渠而室者以數千計五方之工賈駢坐而埽鬻其中齊之魚鹽魯之棗栗吳越之織文綦組閩廣之果布殊非奇珍異巧之物秦之屬龜晉之皮革鳴犢轉轂縱橫磊珂以相灌注而取什之一贏者其屢以數百計則河濟之間一都會矣往天順弘治中河決其西絕而入濟徐武功劉忠宣二公皆總十萬之徒聚諸道之錢穀以來有事於茲土至建祠築宮以比於宣房瓠子之役地至重矣而無城以域民封圻之吏盡地而守之往議者蓋數數置壽萊焉萬曆戊寅大中丞汝陽趙公實撫東夏既已考憲脩令吏人烝烝祇若休德罔敢不虔於是巡行郡邑問民疾苦過安平而貽之乃進三道大夫謀曰天子申勅中外惟是城隍之守以勤下吏吾等幸而從事以是地之在河隄而民無所庇以守卽有後事敢毋與知大夫其圖之三道大夫出而謀諸三邑之長三邑之長屬吏民而告之故咸曰公不忘一二氓庶憫其露處而賜之垣墉使有所屬鑄以居敢不惟力公乃與侍御常熟錢公議之錢公欣然協謀

至下記道府謹若中丞公命於是使城之城方八里高二丈五尺其下厚四丈其上銳四之一四門各樓四角亦各樓凡用夫三千五百名鎮之民居其四三邑取六焉銀三千七百餘兩東阿居其六東平若二邑取四焉厥制跨河而環之水之所出入皆為臺榭狀如兩塊而華閣飛梁橫亘其中琳宮瑤閣巍峙其左煌煌乎漕渠之巨觀矣城且竣公以少宰召入而大中丞內江何公繼之躬駕往視以終厥功侍御忻郡陳公亦至相與陳之法紀以授守吏於安平士民鼓舞謳吟永奠厥居而史于生以為此非一方之利也國家都燕冀仰東西四百萬粟以給長安惟是一衣帶之水會不容舫以綰億萬年之命脉自江淮以北每數百里之中各往往有名城大都聚五方之貨賄以為公私之所頓置而安平以一聚落居臨清濟寧之間十得四五焉辟諸人之一身其血脉上下周流乃至於腠理支節之處則疾之所由入而國工之所操鉞而取也此之為要害豈惟是一城一邑之所庇賴天下幸而又安卽有灼見遠覽利害較然朝不及夕難於動衆動民逡巡卻步幸少斯須以為持重迫其有緩急索而圖之嗟何及矣深哉易之言重門

擊析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夫豫者先事而早計之武功忠宣二公莫又此土控制南北俾國家有漕渠之利而公又為之形勝以固其防俾國家無漕渠之憂皆所謂豫也往正德中羣盜流剽且偏齊境不能扶一城之鎗而安平市里實居然有封豕雄虺之跡以驚父老假令少淹朝夕廟堂南向而籌安能忘此一衣帶水此不先事而早計之效也故豫之時義大矣哉蓋是役也捐稅助工則工部郎中徐公儒屠公元沐分猷襄畫則臨清兵備副使艾公可久賈公元仁分守東兗道查公志立南公軒張公思忠趙公允升分守東兗道僉事栗公在庭詹公沂及兗州府知府周公標朱公文科楊公材專董章程則兗州府同知樊公克宅通判李公養浩權財庀徒則東平知州丘公如嵩杜公化中東阿知縣朱應穀陽穀知縣吳之問壽張知縣曹勛而東阿主簿張德懋則督工有勞者云城之成也史于生在邑里朱公使記焉

重修張秋東城碑

吉安府陸叢桂東平人推官

楊東始水部呂大呂別駕重脩吾郡東城之功宜俎豆於斯千百世不絕也陸子為文以紀之曰吾有味於王公設險守國之義而旌其功矣吾見一旦有事

肉薄而蟻登者矣若沉竈產蛙城不沒者三叛矣嗟乎豈無高蓋大纛峻宇雕牆高嶺煥煥以博處堂之娛者乎即以公為職又何限挑花鬻子買石鳩工之務而暇及此乎於是益令人嘆息低回於二公也有如他時潢池弄兵揭竿狂嘯桴鼓之聲猝至城下即發奔命七科以捍漕儲增百版築費未必戢也脫有崇墉授甲登陴以待其軼孰能取蜚瓠以登哉然則慎因封圻烏可已也夫同舟而渡江海者覆於其各有一壺之心何者夫衆之形也二公為一郡之事合諸郡卒徒樂而忘勞矣即吾郡猾民大賈陽張梗命及士大夫之飾貧以避役者又何足恤乎是役也二公有以處其中也有處其中而卒未勞民傷財以底利後之績則向之不避疑謗而督是役者為公耶私耶安平之人當於圖存之後念經始之一言以奉之

古蹟山水記

附卷齊記釋典記

吳李札挂劍徐君墓記

元康時

李札挂劍事載於史世次備見於春秋遂索其畧昔季聘魯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弗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過徐徐君已死遂解劍繫之徐君冢樹曰始以吾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夫徐君為人無

可致觀季札心交以信槩可見矣冢在景德故鎮之南百舉武惟地叢草蔓延形皆有劍土人以挂劍名之或云冢在泗州今按此地古有碑刻季札挂劍徐君墓樹八字昔人已嘗訪其墓而封樹之又從而歌詠之故老相傳必有所據愚不復置辯嗚呼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相軋雖齊桓晉文輩力攘奪而成名況其下者乎季子之於吳有可取之義遜讓守節棄而

當時豈不萬萬相懸者哉觀其墓子龐博思不累其志引避楚名

挂劍於墓死不背其心孰謂一劍之誠化異草而

旌信過之者式於魚腹以逞掘室之函

舞於鴻門以快沐猴之怒者不啻天淵也元至正十三年仲秋承直郎都水監丞蕭慈

讓國得仁挂劍全信延陵季子其賢矣哉淳生

二千餘年之後每經徐君墓輒仰季子高風徘徊而不忍去元至正間有為水部丞者蓋嘗封

樹徐君之墓矣而弗季子祠之建可嘆矣淳承

命巡河因其傍有三官廟遂撤之以祠季子仍

封樹徐君之墓而併祀焉歲在丁丑正德十二

年春正月二十五日也工部都水郎中前江西

道御史關中楊淳記

季札贊有序

明東阿周祚山陰人

余嘗讀左氏得季札使列國其論列國之臣免難與否若出應響何其神也及其論樂審音上下三王列諸侯浩浩乎不窮鑒鑒乎可徵又何其淵深也太史公載吳世家自泰伯仲雍而下獨於札之事悉焉揖位而去之詎止附子臧之高義實足踵泰伯之遺風乎吁嗟又足多矣及後載徐君事尤奇世至戰國人心靡蕩不能救止故邀之於主盟勤之於會告懼之以鬼神申之以詛咒猶有不勝也何有不待言說出死生之際如札之事夫吾知之矣善信者不待徵於言善誠者不必假於物厚者非失於存亡愛者無間於遐邇若季札者直得之矣阿河水之上有廟舊矣因用贊焉贊曰吁嗟先生體道宏偉赫赫南邦志足經理揖遜而去下視徹展周覽天下窮極羣紀明幾察微中病起廢包羅該括剖析議擬見者厭厭聞者披靡當是之時幾近展試詎世大亂卒履高志爰止於徐旦夕之語實繼神交式逾夙契肺腑昭晰死生心與龍氣墓木相為終始世道日下靡有定止其容便便其音詡詡即夫一端不啻萬里我贊匪文以助

重修挂劍臺祠記

總督漕運尚書蔡士英遼東人

張秋鎮之南數十武濱河有古祠表以寫碑相傳吳季子為徐君挂劍處曩余子役南北道經河干瞻眺久之心竊向往而

王事孔棘未遑登臨也已亥之秋再奉

簡命督漕赴淮維舟祠下始入祠致敬焉前列季子徐君二像後有壝歸然云即君墓也古栢尚存遺碑星列櫨櫓摧圯風雨飄搖遂損金為倡議加脩葺會充郡倅呂君振之以治河至俾任鳩工庀材之役君慨然經始未幾以成事來告余在淮聞之私心自烹何時得釋塵鞅再續舊遊予日望之矣蒙

恩子告北旋復抵祠下廟貌聿新煥然改觀俯仰今昔徘徊移晷余既幸夙願之獲遂兼喜呂君之克成余志也君墓石以待請紀其事余思季子讓國之義高擬夷齊孔子大聖為書其墓今延陵片石零落無聞吳人亦未有起而表彰之者乃以挂劍一事因徐君以廟食茲土是知以心許友存沒不移耿耿一時千秋長在一諾之誼豈不重于千乘哉則斯祠之有關於倫紀也又非獨余舊遊之幸也後之來者其亦知所

興起也夫

張秋挂劍臺辨

壽張馬之驥雄縣人

廿三年前歲在壬午余赴先叅戎維揚任假道張秋曾至徐君墓觀吳季子挂劍處今余承乏為兗屬河曹司壽張東阿運道駐張秋鎮與挂劍臺東西夾一水艤舟載履無間朝夕矣竊嘗讀地志謂徐君墓在泗州者近是蓋以泗州有徐城遂有徐君墓事相因緣不應張秋無端又有墓第張秋之墓元至正以前即有古石碑則其所由來者遠矣竊謂古人建國必以地著為號而古今州國中歷廢興恒多改易循名以求後先乖舛必詳測往典庶可為後人立說之衡夏書云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又云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按淮水出豫州經徐揚沂水出艾山在今沂州蒙山在今費縣羽山在今郯城皆今兗府東境大野即今鉅野縣東原即今東平州一在今兗西一在北皆見屬兗是今兗府四境盡為古徐州之域周人併徐州於青州雖無徐州之名而徐地自在夫以徐地而有徐國因有徐君因有其墓至當也泗州今屬江南古屬揚州與徐何涉即志以為古徐子國實徐偃王

之國偃王乘周穆之荒佚據地而朝諸侯奄有此土及八駟還轅已舉徐而滅之矣後之為徐者遷徙於北理或有之即都邑之於丘墓相距遠邇亦無可考烏在彼之為是此之為非乎杜子美登兗州城樓詩云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畧不及兗杜公學識可謂倬矣古兗州在徐州西北今北直之南皮河間慶雲及濟南之樂陵皆有九河故道東昌之濮州有雷夏澤云

重脩阿井記

明尚書許彬 寧陽人

兗之東阿陽穀縣界古阿城內舊有井一泓闊圍如車輪名曰阿井泉水清冽甘美鄰境汲以漿膠供國用者歲以為常先是井亭傾圮泉源涸流兗州守郭鑑率州屬僦工甃石及泉復亭其上其北建亭三楹為官僚往來棲息之所繇以週垣闢以門徑經始於九月之望落成於十月之朔太守具其事授予屬為之記攷之於古井者清也謂泉之清冽山之精氣所發也爾雅謂改邑不改井井以不變為德若蘊耽之橘井陸羽之茶井葛洪之丹井皆是已李白云古甃冷蒼苔寒泉湛明月杜甫云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蓋井之見重於世而致詞人之詠詩也

宜與棘梁云

三餘齋記

明陸應陽 華亭人

履常黃君以弱冠取丙戌第守司空子部六年而分署安平鎮人或難君起吳世家年且少夫豈諳吏事屑屑簿書也者噫此皮相君耳余習君深知君於吏事簿書能也比別去數月而問君安平入其境桑麻綠野賓旅如歸入其廨而吏牘井井手應答若流方千里內外畚鍤隄防及溪毛柳植圖按而燭照之甚設也余竊歎曰吾固知黃君能暇則營一室署曰三餘屬余記昔人稱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月之餘冬者歲之餘言哉乎其言也疎燈燕几披襟攤書買生治安太史河渠調心繕性月白窗虛是無負乎日之餘舊雨忽至陰風晝呼素無留牘門謝停車上下千古指掌皇輿是無負乎月之餘嚴霜朔雪檜柏扶疎想歲寒之高操商瘵曠之有無日月邁兮職思其居詠蟋蟀兮良士瞿瞿是無負乎歲之餘蓋思深哉君之命其齋也可無記

兗州府分署別駕仍帶正五品加一級三韓

田老公祖重修張秋城池碑記

瑞安宋國琛 東平知縣

大火鎮城一修於嘉靖癸卯為城西岸河之東末城

如是況茲井自古及今清冽不變制良劑以延年上供國用而下利民生豈淺鮮哉是宜記之以告於來魯俾毋褻焉

崑山棘梁山記

貢生 宋國樞 東平人

先大人飲龍館集云天下崑山凡數見而小崑崙獨見於東方之天平蓋須彌之尾而岱宗之支也山有泉白馬跑相傳周王行狩至此為寇所困苦無水馬跑地得泉後因以困名山殊非崑山之本名因泉而啓寺大雄氏棲焉殿東有蟾蜍峽蓮花沼遙南則王靈崖石室洞天層而上之則有小虛觀塔曲徑而下則納雲嶠大盤石峯轉而達於柯棣廊高而南一層若懸若削下有飲龍泉出自石孔涓涓注鳴老木槎牙靈禽嘲啾泉聲山色亦極寰中之勝從古名公巨卿騷人墨客嘗登眺其上昔之講學卒業其中者則孟我疆陳銀崗陳鐵峯諸君子而山愈以重其右一里許望之嶽崎聳秀者為棘梁山山之橋洞臺閣右蹟勝槩不可枚舉左列金山如屏右控金線河如帶稱巨觀焉先大人愛其來脉高大龍虎環抱乃卜營兆於棘梁之陽余性癖煙霞歲時祭掃登山觀泉每徘徊而不忍去蓋張秋為澤國而境內山巒之秀惟

再築於萬曆己卯跨河而環東西俱城而池猶未鑿厥後家中丞伯捐資同城協力池始創舉夫一城池歷百餘歲而經制始備何建置之難也迄今數十年來城垣幾圯廢矣自辛巳城破焚殺極慘鎮一劫也庚寅秋荆隆口決東門南盡沒水中水又自東北門入河東半城渾成澤國僅東街河岸數十家浮水面耳鎮又一劫也戊申夏坤維失馭陽愆陰奮載震載崩氓居蕩圯屹屹堅壙忽壞為平壤鎮又一劫也考前代書契所載災異之徵未有甚於此地者丁巳冬田老公祖蒞吾鎮見城圯道堞疆域是憂進鎮紳士謀曰鎮屬陽穀壽東三邑當漕渠要衝居清濟間一大都會也 國家仰東南四百萬粟以給長安張秋一衣帶水為赤畿緊望地城守烏容緩議諸三邑父母咸曰 公上體朝廷闕茲黎庶露處而賜垣墉敢不惟力三邑出夫若干各一工鎮每家一夫分一工第見勝衣之男咕嗶之士連肩踴躍負簣而趨我 公戴星出入當餐廢箸躬編於畚鍤間量廣狹準尋尺取其勤跡而先後之縮板既興焉登登會不兩月而厥工告成城工既竣繼以修池深八尺闊二丈許迴瀾環遶令人

不能飛渡屹然金湯也 公更捐俸倡三邑鎮紳士

為樓櫓計雉堞森列棟宇峻起且創設守城更夫五十
五名按季給餉咸自備又立修城定規於春秋二季
乘暇補葺整數十年之凋殘延數百縷之綢繆其計
深其慮遠城池自此頓還舊觀永保無虞矣噫嘻功
偉矣哉 公為當代華閥家世三韓以部郎出佐州
牧 河臺新老公祖素推重 題授是任未一載興
廢舉墜釐然俱襄神聽斷正風俗操水霜湫千大治
此為上臺之真知實為吾鎮之福星也鎮人以又以
安鼓舞謳吟謀揚功德勳貞珉祝俎豆用垂不朽蓋
人人心中有 公故人人不能忘我 公也旦夕
簡命特頒錄我 公治平第一應 內召而膺重任
誌彤管而圖麟閣自以余言為左券也是為記
公諱瑞年號至麟遼東東寧人

修濬張秋城池碑記

張秋田瑞年 三韓人

張秋一鎮陽穀壽張東阿三邑之接壤也為南北通
津漕運要道丁巳孟冬予奉

理兗府分署張秋職任所專益以督理河捕兼管
城池耳爾時下車謁 廟卽循例閱城見樓櫓傾頽
難繫僅存予維城之不修捕將安戢民無寧宇奚河

務為今

聖天子御極以來雖四境枚寧無意外之虞第界連三邑
處雜五方保甲雖編奸良巨測屏翰無資保障何賴
則此城之修廢寔職任之攸關及時濬築其曷可緩
一日檢簿書見河標石營 黃公於丙辰季夏詳請
修城蒙

河兩院有張秋鎮城垣飭令三縣設法修葺完固之
檄古云築室道旁三年不成因循贍顧工成何日然
非急為捐募之圖則事亦未易易舉也爰集三邑諸
君而謀之三邑曰唯唯復集鎮之紳衿而謀之亦曰
惟命更集鎮之父老子弟而謀之亦無不曰惠我小
民寧敢憚勞戊午三月卜吉興工區城為四三邑之
夫各一區鎮之民亦一區雖紳衿蒙亦無不戶出一
夫畚鍤爭先不月餘而城已就緒惟是來建將登二
邑之民悉令散去餘工亦擬少停而鎮城之上著者
咸樂計戶分工濬壕鑿池實不能待約深八尺廣二
丈暨功成而深廣之數竟逾所約噫何斯民之易
若是好義若是耶至于樓櫓女垣門鑰區額一遵舊
制而輝煌焉其營造之資在三邑則陽穀縣尹王
慶壽張縣尹李甲聲署東阿縣事濟寧州州同呂萬

成或百金或數十金他如河間驛官與鎮之紳衿士民商賈或二十金或數金或磚或灰俱樂輸恐後曾幾何時而棟宇峻起垣梁森列百二金湯兀然改觀其監修河東之北水門樓則鄉紳宋國琛生員李芬也河西之北水門樓則恩貢生宋國鈞生員錢永茂張令聞李永泰也河東之東南門樓則貢生陸叢標也河東之南水口大觀樓則生員宋芳林陸叢標也河西之正南門樓則生員宋嗣瀚楊其彩也南水門樓則武舉李桂生員劉士標又生員宋嗣瀚也再舊任壽東主簿陳煥陽穀主簿劉耀祖接任壽東主簿沈溱荆門驛驛丞張奇鳳皆往來工所朝夕靡懈未何工成而三邑諸君與鎮之紳衿士民商賈皆歸功于予噫嘻予奉

天子命而官斯土夫亦曰職任所專母忝厥職而已何功之有而三邑諸君與鎮之紳衿士民商賈皆好義念公落成恐後實有不可不書其事書其姓氏而永之于石者予是為之記

重脩文廟碑記

張秋史在雍州人

張秋非郡邑也曷為乎有城池也張秋之有城池非古也然而張秋為充郡之鉅鎮而有郡倅分刺其地轄一州三邑之河工與八屬之捕務任綦重矣且其烟火相望秀樸雜處名為鎮也而儼然郡邑之觀此城池之所由建也有城池則必有學校而張秋雖有設官無司學秉鐸之員無額設崇祀之典則學校可以不設乎然而張秋則有文廟矣夫文廟何昉乎考之鎮志自有明嘉靖間水部歐陽公創之我朝別駕林公重葺之其意益以官民者必本於教化而教化莫先於崇聖使不建文廟以奉

先師之祀則官吏之瞻拜無由士庶之居遊無地有文廟則可以敬宣

上論可以講讀律令可以與多士課藝論文而後可以無曠厥官矣雖然文廟既崇而春秋丁祭之費無出歲時之修葺無資亦官斯土者之憂也而當日歐陽公即以河灘曠地若干畝收租值以供俎豆而歲時之修葺則仍責之於官與在城之紳士焉今

上崇儒右文首重學校之典發帑金以新闕里之規模皇子以祠

之材廟千古曠典莫盛於期而張秋為魯郡屬鎮分洙泗之源流胡可令蒿萊風雨僅祀典有淪廢之嘆乎在雍永乏茲土思為更新於是請於觀察趙公太守陳公而又謀及在城紳秀咸崇捐金以親落成不旬日而堂構已建矣嗟乎士風之頽振視乎學校之廢興而此日秋城士庶敦本尚實不事浮華之習群傳孝秀之風此皆

天子崇儒右文之德化有以於變於時雍也在雍雖不才不能上佐

朝菁莪之盛然而有制必舉有舉必脩其敢隕越以貽色院落處宇倍極蕭條慘淡矣諸父老此情此哀徒抑鬱於中而不得伸滯結於懷而莫可解者已有日矣而試思吾民之得有今日者如撥雲霧而睹青天也如除晦冥而光華復旦也如沃霖雨而州本增妍蓬華生色也噫嘻伊誰之力而澤及尺椽片瓦與伊誰之力而澤及撮土故壤與伊誰之力而澤及老老幼幼婦婦子子世世安居而樂業與而獨不見臨蒞茲土者其與吾民處最近而情最相聞也其於諸父老之此情此衷若不問而悉知也其於諸父老之抑鬱於中而不得伸者意若吾不之伸而誰為伸之其

於諸父老之滯結於懷而莫可解者意若吾不之解而誰為解之諸父老試再思使君自濟源返棹誰逆於七級河上登舟詳陳此事者而今獨不記憶耶試再思去冬之十有一月誰為細查民產歷歷未經起租具冊轉詳道臺者而今獨不記憶耶試再思今歲春正誰赴省謁大府會使使者於濟上而又諄切而陳詞蒙批允民產如故者而今尚猶不記憶耶諸父老共聽至此不覺忽而起起而長歎長歎而繼以涕泗曰微宋子言吾儕河茫茫至此乎然吾儕之獲庇食福於我史使君者實有不能殫述者也而羞哉謹拜乎而為之辭曰巍巍廟宇歐公所舉厥初卑庫有楹無庶今新斯宮以崇樽俎拜瞻先師士儀式序

別駕史公德政碑記 宋 瀚 東平人

諸父老閱使君碑記畢忻然揖宋子而言曰使君愛我小民之心我小民所以報使君之心藉宋子之筆兩相傳之矣僧欲告追宋子復登諸父老而詢之曰諸父老之願畢矣乎諸父老曰吾儕不文而有是心宋子實獲我心矣願畢矣宋子曰否諸父老只知其一也夫德在萬世者實庇吾民食其福者

不忘其本此君子之言也諸父老豈或未之恩耶諸父老相顧錯愕而茫然無以解宋子文曰昔鄭監門有言矣得一飯於道傍則違違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諸父老豈未致深思耶諸父老低首作深思狀既而曰願宋子明以教我宋子曰卽以今日諸父老之居處者言之數月之前諸父老有仰屋而嗟者矣若以已之所有者而竟不得為已者矣諸父老有倚閭而嘆者矣若以已之故物而將屬之他人矣諸父老有晨而忘餐夕而忘寢俯視遙睇容顏愴悽者矣頓覺竹籬茅舍闐然無色院落庭宇倍極蕭條慘淡矣諸父老此情此哀徒抑鬱於中而不得伸滯結於懷而莫可解者已有日矣而試思吾民之得有今日者如撥雲霧而睹青天也如除晦冥而光華復旦也如沃霖雨而艸木增妍蓬華生色也噫嘻伊誰之力而澤及尺椽片瓦與伊誰之力而澤及撮土故壤與伊誰之力而澤及老老幼幼婦婦子子世世安居而樂業與而獨不見臨泣絃土者其與吾民處最近而情最相聞也其於諸父老之此情此衷若不問而悉知也其於諸父老之抑鬱於中而不得伸者意若吾不之伸而誰為伸之其

於諸父老之滯結於懷而莫可解者意若吾不之解而誰為解之諸父老試再思使君自濟源返棹謠逆於七級河上登舟詳陳此事者而今獨不記憶耶試再思去冬之十有一月誰為細查民產歷來未經起租具冊轉詳道臺者而今獨不記憶耶試再思今歲春正誰赴省謁大府會俸使者於濟上而又諄切而陳嗣蒙批允民產如故者而今尚猶不記憶耶諸父老共聽至此不覺忽而起起而長歎長歎而繼以涕泗曰微宋子言吾儕河蒞蒞至此乎然吾儕之獲庇食福於我史使君者實有不能殫述者也而吾儕之飲食寢寐無一時忘我史使君也而何獨於今日之澤只知其流而不探究其源也則於所以圖報厥德者而竟茫茫至此乎噫卽前所云終身饜飽於其父而不知德者誠哉為吾儕言之也宋子曰余於此益信史使君之德之不也天德之加人使人知其德者淺而能使人不知其德者深使人感其德者小而能使人忘其德者大夫天之覆也德覆之也地之載也德載之也履載之悠久也德之悠久也人於此習而安焉耳忘焉耳誰念其德履我載我而悠久戒乎且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噫嘻此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猶記我史使君曾語於人曰昔魯仲連云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此俠骨高風余心切嚮往之噫嘻以我史使君曩日之嘉言合茲今日之懿行豈非履載襟期量同高厚以德加人而能使人不知而且忘焉者乎此所以益信我史使君之德之大也余復思是役也終使君之德如嶽嶽撐雲蔽日人皆見之史使君之德如河河浸潤淵深漸漬長遠人多不及知也從茲以往我史使君躬盛德而秉虛懷廣特擢而赴

內召立身於

子之廷必有一段綽德偉業以盡其致君澤民之道使群黎百姓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老人含哺鼓腹歌出作人息而飲而食何有於我乎帝力而風清俗美熙熙皞皞共沐浴於聖化可上臻陶唐之盛世者此皆我史使君分內之事而優為者也諸父老曰噫嘻至哉言乎賈山之言乎其宋子之言乎請即以斯言為我史使君永之於石可乎今日者我史使君晉秩超遷在即矣將去我家邦而北人鄰矣吾儕小民得睹此碑如覩我使君焉古人言仁

者必有後異日者我史使君之賢子若孫或有持節而過湫水或有持節而泣我湫城者吾儕得扶杖迎迓於河干指茲屋廬而告語曰此皆我史使君之所遺也此某某之家受使君福甚厚而今守其業如昨也此某某之家獲使君庇甚優而今長子孫而樂安集也我史使君之賢後人聞而色喜焉其愛吾儕小民者更無已也噫嘻吾儕之得永此數椽非即南國甘棠之遺愛也歟宋子聞之肅然起敬曰猗與偉與此大丈夫之得志於

清時而用力於當世之所為者固如是與昔蔡中郎有言曰吾為碑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余小子何敢方中郎而我終史二公德重悠久令人萬代瞻仰者實遠邁乎古人也余小子為二公著碑記得附於名賢之後亦庶幾中郎先生無愧色之意云爾是為記

鄉賢近川閻公傳

陝西提王功成傳平人學道

余聞中都有閻公祀于鄉何祀乎禮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捍大災則祀之此公之所以祀也公之祀所以可傳也公諱光潛號近川前庚戌進士雖為大理卿之猶子少負不羈獨甘清貧孝久勞謙勵志潔貞時以聖賢目之兩司民部議論紛而會計必當當日有鄴侯劉晏之譽績成遷永平太守政簡刑清麥秀再歌甫歲而恩綸褒錫潔清可以對孤竹而嘉績過之至倘兵西安值山巖嘯聚民無寧岸當事者遜謝不遑公安車就道諭以信義兵不血刃裴露頓消蓋胸中甲兵人不敢欺矣別利器于盤錯矣督撫上其功擢關內大叅方將佐方伯懋宏猷崇太恭人春秋高矣解組歸養方將以孝作忠計歷官五任悉著厥勲俸金之外無餘囊則趙曄之清忠也其事親也躬奉饘粥不妄婢妾則魯閔之純孝也分俸胞兄先兄後子則君陳之友于也是以子孫率多貧窶又揚關西之清白傳家也洵足頡頏前哲與漢之長公祖豆永長矣雖然公之積行有本也公遠祖自夏為官邑宰商為林令古吏長子孫皆世官尚微及周有功于民封以有閻之田遂姓閻氏周宣

時水浸東士以救民功封男爵世享閭祿秦失其爵為編氓漢應賢良方正博學宏詞科者四唐以詩取士中三進士一學士宋文章益積有七才子五器臣延及元武職纍纍而文輕矣一故明專以文世其家公之叔侄皆文宦顯公子厚彥早沒公孫為大名士曾孫舉孝廉下而鳳毛繩繩矣傳公者安可不並其先後而傳之康熙四年祀

秀水黃承玄創輯

長樂林 芄重脩

雄縣馬之驢補編

東平陸叢桂鑒定

誌銘表傳

藝文志三

褒寵制誥

加封高杠為刑部郎中誥命 崇禎二年

制曰語云是蔗是藁必有豐年非望之天也人至而天亦不能違焉經明行修之士遇審於身而緒弘於嗣是始播而終獲永有不穰穰者已爾封奉直大夫刑部湖廣清吏司員外郎高杠乃刑部湖廣清吏司郎中默之父腹笥標奇筆花吐穎首采芹頻束髮而名榮諸生屢試棘闈暴腮而遇艱一第菽水歡承膝下麥舟義震里中熱不因人量能容物愛勞並著惟振彩於鳳毛德壽兼隆彌凝禧於鯢齒惟爾式敷之子為子聽棘之臣是用覃恩封爾為奉政大夫刑部湖廣清吏司郎中如子官游承三命之榮時乃一經之效

晉階高默為奉政大夫誥命 崇禎二年

制曰國家明刑議罰豈其戕民益上藉以弼教而下用以裴彝不得已而設焉者也司寇之屬有能根敬慎之意以副好生之心者朕且嘉予之矣爾刑部湖廣清吏司郎中高默胸藏浩淼節槩嶙峋射策楓宸宣猷花縣不詳名以事上緣直道而忤時遂從集誼之堂游陟爽鳩之署寧失出勿失入常清犴獄之冤不殺人以媚人遂屬鵠璫之網晦跡身投荒野清時環召秋曹桂薑之性不移雖富威而亦訖雨露之仁恒需每敬忌以求中蔚矣望郎蔚然盛績茲以覃恩特晉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辟以止辟刑斯無刑故不得已而設焉者苟善用之即風動之化可致誰謂刑名無裨上理然非倭折獄惟良折獄則明刑釀化又存乎其人也爾其勗之無墮前猷庶永終譽

誌銘表傳

兵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明大學士楊士奇 廬陵人

公諱本字政中姓張氏山東東阿縣人曾祖欽祖誠考從善公在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縣知縣歷揚州府知府江西左叅政召為工部左侍郎坐謫交趾還為刑部右侍郎陞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召為行任兵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兼戶部事公少勤學

治毛氏詩為人直諫通敏有器識初在江都治其縣有法豪猾斂手雖上官素名悍暴不得下擾江都之民安之成祖義兵及境衛府皆已歸附公猶率民治守其母夫人曰此天命也可違天以禍人乎遂率吏民耆老詣軍門朝內難平陞知府進叅政賜白金文綺時江西有藍司三人者皆負氣不相下事連軍民即各持一說務已勝不復揆理有積滯數月不決者公至斷斷持正且溫辭和氣以導之久而三人者皆惟公言是聽鄰郡邑民事當佐貳臨視者衆或憚行公輒自請所過民多德之遷工部尋改刑部奉命督北京河運至濟寧而病朝廷聞之遣中官拔醫馳視賜藥及貂裘竣事還益持敬慎議獄必究情疑者處之率厚數發姦摘伏奇中仁宗皇帝嗣位重南京根本地曰張本特立不阿首進公南京兵部尚書明年被召入見言國家大計遂留行在兵部毅然以革弊舉廢為務上知公忠直可任所言多見納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命公輯其餘黨兵政久弊姦人以貨脫伍籍而援平民實伍者遠近一轍公言於上擇廷臣四出悉用釐正賜勅獎諭命兼太子賓客賜白金文綺鞍馬遂命兼戶部事戶部政紀尤煩公夙夜

講求蠲其積弊舉其隆典事日益就緒宣德六年正月六日計間上深悼惜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遣中官賜賻鈔三萬緡勅工部營喪葬戶部復其家比葬復遣官賜祭卿大夫皆走哭相向曰一世都高位享厚祿而能為國忘家如張公者幾人天胡奪張公之速哉公廉介有守其心未嘗斯須不在國事剛果嫉惡鮮所寬假而禮賢敬士尤厚春秋六十有五卒之日家無餘資可以觀其素矣子男二璘環公墓在東阿王村先塋之次璘等以通政徐琦狀來諸銘余與公兩京交好殆三十年又悉其江西之政蓋琦知公不若余知之深也銘曰崇秩重祿躋公與卿巍冠象衣輝聯在庭孰如張公經國如家夙夜弗遑勞思孔多何以益上何以益下曰子時職其敢遑暇輝輝成績在公多有倚注方隆公止下壽廉清之操公正之施賢人之喪善人之思

戶部尚書師公墓誌銘

明都御史向寶南昌人

宣德二年正月七日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吏部事師公卒於官舍計聞天子震悼亟遣官弔祭勅下有司造塋域越四月其孤宗禮奉吏部郎中余可才狀請銘樓狀公諱達字九達家於東阿自唐以軍功起

家有為彈壓官者故邑人號為彈壓師家曾祖用祖立考嚴皆隱德弗耀以公貴俱贈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公資稟秀麗穎悟過人八歲讀書日記千言博涉百家老師宿儒服其才俊奉母夫人極孝年甫十二三時母夫人遘疾思食藤花公走城南洪範池上求之及歸夜已二鼓忽聞虎聲咆哮公呼天泣曰吾母病亟藉是以愈神明有知但得斯菜奉母雖死無憾俄而虎倪首去母疾尋愈鄉人咸謂孝感所致暨入成均問學益進擢拜監察御史堅貞直道廉潔守已詳獻冊獄糾彈百僚一以公正存心聲譽上達超授陝西按察使陝獄訟頗繁囚繫者無慮二三千人公下車惻然諭其下曰囚繫衆而淹抑久得無溢于非辜於是蚤暮窮理不旬月而囹圄虛空多所平反廉察所部竟恤民隱點吏畏威豪猾屏息神明之譽溢於秦隴已而下內艱去永樂初召公為兵部侍郎未幾轉吏部侍郎典選二十餘年嚴密慎重人莫敢干以私奉命總督漕運建議道里遠遠車難長驅莫若均其道路量置堡站絡繹轉輸庶幾運食可足上深然之遂為定式暨建北京命公總督湖湘官民採辦竹木軍夫之集勦以萬計深入山僻嶺道檄諭令

商賈往來以使供給白是軍民樂於趨事績用有成仁宗皇帝即位念公勤勞日久特陞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吏部事修明國賦選拔人才豈功偉績揚於中外屹然為國柱石而一疾遂不起矣享年六十有二子男八人葬於東阿黃石祠北先隴之次公德量弘深器宇恢廓雖致位顯榮而居處儉素平生不植產業所得俸祿悉周親族朋友不計有無卒之日廩無餘粟囊無餘資清白之操終始如一際遇盛時生榮死哀可無憾矣銘曰侃侃郎公簪纓閥閱資稟高明才質卓越學崇業積飛英成均發軔烏府錫休綰紳簡在帝心擢廉陝右憲度清嚴中心仁厚入贊司馬遂參天曹宏才碩望累著勲勞進秩地官正卿重爵兼掌銓曹恩光昭灼惟思元老憂國憂民旂常彝典莫述功勲嗣世其隆公多孫子刻銘高原永永無已

御史侯公墓誌銘 明兵部侍郎殷學東阿人

公姓侯氏諱度字憲甫自號介潭生而秀拔聰穎負遠志博聞強識究極羣書發為詞章析理必精雄深而華無俟郭斯嘉靖辛卯領鄉薦壬辰與余同舉進士觀戶部政尚書委收太倉軍儲同事閣王某怙勢橫虐縱卒侵漁介潭繩之以法王屏息斂手約束其

卒莫敢縱肆尋竝仕淮安推府淮安劇郡微移旁午訟獄盈庭介潭虛心平獄惟明惟慎不敢恣以胸臆隨巡按御史理刑叅伍輕重務核其實不先意迎合若有矜疑卽與平反其或顯戾巨惡雖富豪權勢必寘於法罔貸江都有卞某者富蓋淮揚豪縱殺人事已覺矣廼以賄動權責權責曲為請託勘官不敢鞠御史亦置不問遷延數歲不成獄介潭廉得其情力抵於罪泗州有被誣為盜者六七人歷多官皆以避嫌不能解御史檄介潭勘盡得証狀釋之任內七登薦剡十膺獎檄治行卓興為南畿稱首三載報政銓部以最書選授四川道監察御史介潭既居諫垣矢心直道不欲碌碌苟容初奉使按宣大疏陳舊典條列時弊長計許謨每見納采舊弊邊臣多以贖功奏捷視為得計介潭力懲此弊嚴為勘覆由是虛巧者不得肆邊陲無借賞矣廼又簡閱尺籍訓練行伍戒嚴紀律邊務振飭朝廷降璽書褒嘉陞俸一級繼按山西察姦究弊摧折豪強一時風動先巡按王御史劾曹廉使某不法事曹憑藉內援亦誣奏王詔令回籍聽勘經二三御史皆畏曹宰相推避介潭至檢牒稽證旬日內結正曹罪狀畢露而王則無瑕廼以實

報王遂起用曹罷斥士論避之還臺掌本道篆凡事有難劇者臺長悉委介潭理有疑率召質決至則片言折斷無舛阿意諸僚倚以為重京師有富室藍氏蔣氏者以貲雄都下結納權貴蔑視憲章每年在工部上料領價勤至億萬弊端不可縷數事被詰發行該道勘問御史忌其請托廢閣不治者八年矣介潭檢其滯案遂提攝嚴究初大司馬陳公囑弗聽繼權閹某囑弗聽繼近倖某囑亦弗聽廼擬邊戍立遣之聞者莫不欽服每因事上封讞論法語侃侃不阿期以扶植國是振肅風紀雖逆耳犯顏亦弗顧復按河南有叅政金某者喜贖貨而善媚權要前此撫按多為所欺率與上考介潭獨注以貪婪以不謹去巡歷蘭陽一近倖過其邑氣餒薰灼守巡皆趨謁介潭獨不為禮其人銜之中官往來郡邑陵轢百端有司莫能抗介潭移檄禁遏使不得侵牟未幾自楚齎銀赴京至新鄉被盜有司請於介潭欲捐帑金以償求泯其事介潭不允宦者以聞於朝介潭遂獲罪然舒徐容與恬不為動古所謂舍命不渝者非若人歟介潭年十二罹孤痛父執哀如成人禮稍長母李孺人左右就養舉得其歡友于二兄恭遜懇至有田數頃擇

膏腴者盡以讓兄自取薄劣有古薛包之風焉介澤體貌魁梧器宇宏遠識見卓越修髯豐頤儼然山立見者卽知其為端士平生以永榮自持祿秩外秋毫無玷自推府以至御史勲望為時所重者蓋亦養之素矣介澤先世卽東阿人居安平里大父觀中成化戊子鄉舉未仕而卒父克凝以介澤貴贈如其官子男一卽懋業介澤生弘治甲子六月二十三日卒嘉靖丁未正月二日得年纔四十有四位不滿德未竟厥施君子有遺憾焉是宜銘銘曰於維介澤養遠詣玄德以孚著業以忠宣秉正不回執法維堅廉可比玉直則擬弦栢臺獨立正色敢言兩按名省偉績無前清議推重閭閻誣譏道積孔厚壽不永延弗究厥蘊未定之天勒詞幽宮來葉式瞻

石川殷近夫墓誌銘

明禮部
侍郎崔銑
安陽人

殷氏鳳陽大族也所居七十餘竈人號曰黑門殷氏元未有諱仲名者避亂東平因家於壽張仲名四子尚文尚禮尚德尚賢尚禮族復大善畜馬人號曰白馬殷氏尚文生豚豚生鐸鐸生玘玘則齋以貢士為昌黎今則嚴多智民畏愛之則齋娶張氏繼室任氏皆不孕子乃內李氏孕七月生近夫既長修眉碧目

口可容拳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終身不忘年二十有六舉弘治乙丑進士明年以疾歸卜居石川作畜文堂聚書數千卷旦夕誦思欲以作者自名正德辛未病愈還京師授靖江知縣明察有斷不勞而治薊盜過淮渡江掠常州將如靖江近夫有備盜謀知之乃如江陰近夫發兵追之江陰得完民朱璫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璫者某也璫素讐某衆謂不誣近夫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曰與璫狎者誰對曰胥姚明近夫廼集羣胥於堂曰各呈若宇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璫殺之何明大驚曰璫將販於蘇吾儕之利其貴故殺之耳近夫嘆曰利重亡親交非其道者必凶嗟乎廼殺明癸酉調青田青田劇邑也近夫去其害民者六七事他無所更張近夫雅好游眺靖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元峰每暇輒出嘯咏其間曠然自得乙亥考績如京師青田民號泣而送之吏部以最聞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上疏言事者五曰清弊蘇民曰安重地曰防姦微曰除邪以全治曰公嘗罰既病封其疏題曰理真事曉意忠詞馴正而不迂婉而不屈付其母曰茲以歸雲霓弟遂卒丙子七月五日也享年

三十有七近夫諱雲霄號石川娶岳氏男子一人曰
呶女子三人初剛齋卒近夫則禮治喪既卒服始冠
暨婚與其妻之父母約必如禮廼舉後又考訂古今
祭禮行之唯謹故魯人多執禮者近夫愛誦程氏朱
氏書其為文非秦漢人語不習又以詩者抒情表志
風人於善自漢魏至唐作者皆辨其音節而擬之作
古樂府四百篇集志穀錄金僕姑數十卷又覽莊周
書悅其達性善喻最後自病太博必六經之旨然後
究心焉近夫方峭克約國子司業穆伯潛篤行苦學
無匹也猶畏近夫曰近夫之耻不善不啻負據近夫
居常不言人過及論文則指摘疵瑕不以一言假人
葬於石川之南會者千人咸哭之失聲銘曰嗟吾友
行如壁文孔彛明有儒垂世模

石川子自傳

明給事中殷雲霄 寺張人

石川子七歲讀書問其師曰讀書者何為師曰取功名曰奈何書云不然師異之此後家數大喪貧屢多病幾不自存弱冠以太夫人命舉鄉貢復舉進士石川子曰吾且為世用吾學無得吾將奚為用移病歸結屋石川上日取六經讀之自以為樂時獨登岱宗發狂大叫曰小天下不虛也益六年羣盜起應召入

京師諸豪傑士聞石川子至識不識皆以詩文投石川子石川子不敢與見得靖江縣去靖江居大江中其東北孤山臨大海石川子生孤山東望曰溟津無他曠然絕世其有乘風凌波來顧我者乎酌酒海中浩歌而逗居二年改青田青田民頗能安其拙日多暇則入石門洞瞑目坐數日歸又二年去民相與號泣留之石川子曰吾愧汝吾愧汝吾何能為今天子召以為南京工科給事中山泉道人曰石川子官則進矣夫吾嘗與之論學彼自以為無所得也雖然石川子年今三十六後之至豈不遠哉石川子曰吾觀吾前吾愧吾後吾聞其言而悲之

尚寶寺少卿孟我疆先生墓誌銘

明

鄒元標 吉水人

東魯仁賢彬彬矣力承正學我疆孟公其最也其在同志依公如魚之於水公亡同志悲公如歎之摧掌斯豈偶然者哉中州孟君叔龍與子於公最契業已狀公謂予當銘予不敢辭公諱秋字子承世居在平學者稱為我疆先生云自幼凝重端淳讀詩書即通大義不為訓詁所束縛里有宏山先生者夙志陽明學賢而受學已已恩貢入太學庚午中京闈辛未成

進士授昌黎令黎疲而殘公一意和惠煦育興條編築地堡振文教收孤獨皆德政遺意初人或詰其迂久而曰公固大儒也上下交相信慕升大理評事公悉心平反賢聲大著會山海關部司缺人柄臣違公往領特勅許公便宜行事公至因緣為奸利者屏跡而先是溺其職者遂以蜚語傷公公被計當調不赴乞致仕歸公之歸也與妻孺人共駕一牛車旁觀者掩口咲曰昔鎮是者黃金滿載身名俱享今自苦如此而不得安其位廉吏安可為也公怡然歸陋巷簞瓢若將終身焉會時政更新起刑部主事積陞尚寶寺少卿卒公之在都門也一以會友興學為事所論學諸書具于刻我疆集中其最要者謂心非血肉之謂謂未發非離已發謂孔門學惟志仁不論克己謂惟了自己即是聖人皆上副先儒宗傳無謂世志色取行違不敢望公一塵即號大儒履繩蹈矩而有意見為實得力地者敢望公涯涘哉公最留心國家事世或以儒病公使公得意所為世必享真儒之效而公位不稱施知公之深人人扼腕雖然孔孟大聖大賢亦未得竟其志然其學照曜宇宙孔孟固未嘗亡也人心不死公之學固自有在天之所以用公在彼

不在此公生卒年月及子嗣具孟君狀中不具載銘曰嗟彼世儒意念自持生滅通續影嚮支離於燦先生能自得師天聰天明廓然無知身有準繩行無瑕疵政追上古黎民遐思未竟厥志斯文在茲聖學有的朕我銘辭

我疆孟先生墓表

明御史姚思仁 稿李人

今學士大夫譚聖賢之學者皆曰齊魯復有孟子蓋謂我疆先生云先生諱秋字子成號我疆世為山東在平人徙居安平鎮先生生而奇穎有大志少從里師授毛詩至桑間濮上棄去不竟學聞邑先輩宏山張公為陽明家言執弟子禮問業發憤下帷卽家徒壁立宴如也安成鄒公善督學山東得先生大奇之曰孟生固自超也弁諸生首庚午舉順天辛未成進士得昌黎令昌黎故邊邑苦驛傳徭役糧馬不支公一切為民更始父老胥相慶曰仁哉吾侯其古之循良與暇則進諸生講良知學自以月俸館穀不費官錢士亦鰓鰓奮起邊徼猶鄒魯然諸臺薦以十數上僅遷大理評去之日父老子弟泣留遮道至有鹿街先生裾亦若戀戀不忍釋者署廷尉兩載以平允稱贈父如其官毋封孺人已卽轉職方顧山海關事

時關政久弛妙簡才望者以往奏給特勅蓋異數也先生至則嚴譏察裁供應竟為忌者所中尋外補衆論譁然先生無愠色迺乞休歸道經昌黎昌黎士民逆之境莫不歎歔泣數行下者歸而卜築里第杜門著書有終焉之志賢士大夫道安平者式廬詣謁于旌相望或依依數日不能去甲申以直指黃公薦起刑部主事尋陞員外郎丙戌遷尚寶丞諸縉紳先生以一聞警咳為快已丑陞本司少卿淡旬而卒嗚呼傷哉先生篤學力行苦節清修以名儒起家以廉吏令終本之所由來非淺鮮矣所著有二明一脉明儒經翼諸書行於世先生以五日生後贈評事以五日卒故終身於是日廢讌集迺孺子慕也事其兄友愛篤至雖老且貴若不敢鴈行進者享年六十五卒之日不及殮傷哉貧也不佞觀風齊魯得先生遺行文諸巖牲之石表之曰明儒宗我疆孟先生之墓

陝西鹽運司運同馬公墓誌銘

明張秋工部郎中謝肇淛長樂人

丙辰之春余治河安平且得代馬生萬程手其祖朝列公行實來謁曰先王父有不幸辱受廕宇下侍顏色沒而辱聘之惟是寔定將即貞珉尚虛業藉手孟

中丞為狀以丐君子之一言也狀不時至而使裝殮矣敬撫拾其崖畧以共命余謝不敏自惟竊鎮茲邦邦有賢長老足以矜式粉榆而令湮沒不稱亦問俗者之責也敢以役辭按實公馬姓諱英字文華含吾其別號也其先為扶風右姓歷金元兵燹之際譜系軼不可考高皇帝定天下其始祖從善者始占籍東阿之張秋又分籍於濟寧金州二衛其後有希昂汝驥者甲第相禪炳為望族矣從善傳四世至希孔即公父也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云娶於張舉二子公其仲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食廩學宮以嘉靖甲子舉於鄉以萬曆丙戌謁選授陝西平涼府推官滿三載考勅贈父母如其官擢同知西安府事秩滿如之宅內艱起復同知延安府遷河東都轉運同知木幾丐疾歸公之少也有異質垂髫從孟子成趙允升諸先生講學崑山每發一疑難輒絀諸老宿不能對庠中試輒冠儕偶其上公車藝尤為已東蹇公所印賞然以數奇不利南宮衆有為公搢擊者公晏然曰仕止命也吾入以奉三釜而出以經時濟世何地不可官而殮一第乎其治平涼以經術傳爰書雖時有所平反而囂訟武斷者誅無赦宗室橫不可問每煩祿

輒發而譟郡司農患之以公往公先請於韓王得便
宜行事曰余天子命吏也辱天子命吏死趣奏聞
諸宗肅然牛車負擔而歸無敢誼者視鎮原篆一切
迎送供億置頓之費捐官緡營而扁之絲毫之以煩
里右也辛卯之秋兵科給事中張君奉旨大閱固原
諸鎮至則曰孰有賢且能諸邊陲情形可為左右手
者乎久之曰無踰馬司理者公即奏記給諫條便官
十數事如貸出首以安人心寬贖鍰以釐風弊禁糜
費以杜騷擾酌撫賞之規嚴參罰之例甦驛置之困
給諫欣然報可公介馬而馳之不旬月而歷九邊山
川之扼塞士馬之精贏糧糗之虛實器械衣甲之好
窳迄於米鹽堡堠營壘屯列一一具在掌上諸材官
大帥股弁不敢妄置對也給諫大奇之為特疏薦於
朝在西安習見諸州邑公曹以比錯為由箕歛里閭
雞犬至不得寧立為請藩臬長吏歲時遣簿書往而
已其愆期者則名捕之事罔不立辦而公私所省無
訾算至今秦中著為絜令不刊也又為社約及牧民
勸戒圖說教民廣歌而舉行之西陲之俗瞿然顧化
廷安稅使賜張魚肉我黔首前長吏莫敢誰何公上
罷稅使議大畧謂上之遣中使者為利也而中使責

之委官委官責之巡攔業已瓜分而乾沒之利之歸
於上者百之一耳曷若令有司徵收而全歸之皇上
之為利也臺使者以聞無何遂得罷稅使之旨直指
使者行部所遣承差妄作威福需索郵遞無已時公
力請而裁之故延民之尸祝公甚於所生公採鹽解
池池苦旱且驟潦涵花水釋歲輸邊之課十二萬緡
有奇謹使者憂之公手版薰沐禱於條山之神數畫
夜條風忽至吹益如山立并力採之得四百萬課更
以最上下士庶咸共詫異為詩歌誦之以為精誠之
感金石亦可通也公天資絕人其於簿書纖析一覽
即得要領屈指獨計不爽秋毫胥曹受成而已為司
理行部者十有三視邊者五為郡丞七視州縣篆三
視郡篆輒昧爽坐堂皇漏下二乃息應接旁午不倦
也商州饑人日給粟升有半道餒者粥哺之發廩倉
粟萬石減值予民及豐而入之釜斛無逋審幽州戶
計丁地多寡哀益之不崇朝畢事編鎮安徭賦簡而
有則各郡邑取法焉輸鹽課責商人傾大錫而鑄姓
名其上令自費以往分文耗羨不取也故壬辰計史
考功列廉能狀為天下最然公志氣翫體不能有所
頽仰以趨時好絃繡筐篚之使絕跡長安當司理時

御史大夫為公故人有語公少為之地臺諫可得也公謝不應遂借循資外遷跋涉荒園苦寒之地二十年無幾微見顏面迨癸卯入覲歸里偃仰林阿浩然有首丘之志客有勸駕者笑曰而公束髮人仕今種種矣成功而退天道也縱嗜祿獨不為後進地耶遂力稱疾不起里居十有三年松菊之與盟羊求之與往彈棋命酒策杖賦詩適然自適終其身不一入郡縣門不居間一公事不為子孫增一田宅族黨嫻戚貧不能自存者婚娶喪塋不能辨者傾橐廩之無難色也公初娶於劉繼李咸從公貢贈封宜人劉宜人以名家女侍公於糠覈膏肓時拮据貧食艱辛備至每辟繡達旦以佐菽水而自飯菟糲未嘗令公有內顧憂比為孝廉婦猶然搵井臼服菅蒯院濯女紅不輟也未及公仕而卒公時時拊心曰安得貧不獲責不矯如劉宜人也者公生於嘉靖丙申以萬曆乙卯卒年八十矣墓在鎮東南洙泗口八里許以萬曆丁巳合塋焉蓋余彌蓋安平而景訪前哲文采則殷近夫黃門德行則孟子成尚實迺其墓水皆已拱矣幸及侍公於末年睹其行事而心嚮之三載之間上下內外無間言非公事不往迺蓋有滄臺氏之風焉

以公之淵抱厚積雖未大究其用而宦轍所經皆成畏壘且也享遐齡迄老而景終人間之祉備矣古稱鄉大夫沒而可祭於社者非公其誰與是宜銘銘曰惟德葆躬黃裳在中惟才禦侮允文且武孰內而謀孰幄而籌彼美人思于城好述孰適而釋孰吹而積明神相之繫人之力治為耕桑里為彥方式是扮榆何用不臧爾願且耄祚胤濬哲乘運而化疇生疇滅鬱鬱佳城一丘一壑爾之藏思南面王樂

撫治鄖陽僉都御史鹿遊宋公墓誌銘

明大理府顧光祖 聊城人

中丞公敷歷中外自乞歸憩息齊沐而整容以逝也寔在崇禎己卯之冬公生前自擇塋兆喜其龍沙結聚且魂魄與祖考相依遂窆安於此焉甲午春陳淑人告訃厥嗣司訓叔子明經季子卜乙未春日合塋棘梁山之陽而先期持狀以請余與公嘗面相質神祖往來未能卽位而哭以夢辭何忍不臚其生平以誌不朽按狀宋氏本楚大夫之後為京兆望族累葉至壺山十六公世系譜謀可稽宋李僑寓樂安元徙益都逮高皇帝自建業北征遂家東平八世產中丞公一世宋生德盛以軍功陞指揮戚生剛剛生孝領成

化甲午賢書任五臺令胥以文武勅起閭閻孝生傑
傑生勲表善人勲生燦庠生是為公父兩代俱誥贈
陝西布政使司右叅政皆以公貴如公官燦配淑人
陳氏感異祥而孕公公諱祖舜字淑哲別號鹿遊擇
負岐嶷甫訖韶大殊凡兒七歲侍參藩君舉古書傳
語卽質談如素習者弱冠為諸生義每試輒冠諸生
學使者校士罔不嘖嘖奇公以何內艱讀禮哀毀骨
立不愧孔門曾閔又以孱軀學伯陽築基錄已法嘗
詣吾師泓陽王先生討周易老莊蒐其精與悅在山
我疆孟璽卿諸君子講良知之教而津津其中緣贈
公以制舉藝督課甚力乃伏臘一燈丙夜不寢功日
倍而業彌進汶陽王坦山其全社密契也萬曆壬子
魁棘園丙辰上春官成進士廷對幾呈御批得中甲
俄而贈公仙遊公執喪一尊戴記每以不獲鍾釜之
養時切風木深念忠臣亦可為孝子北山夢我豈有
二義乎服竣除戶部雲南司主事管驗糧廳事監督
西三倉出納平允盡釐種種積蠹俾大畏無仰屋之
嗟歷員外郎郎中以稱職遷惟陽郡太守淮南北舟
車孔道一大都會也民疲於奔命官勤於迎謁公嚴
飭屬邑斷一切餽遺苞苴至於寬逋賦息訟獄捐贖

鑲通商賈而倉儲有嘗平旌表惟節烈允哉良二千
石乎其最可紀者彭城舊非淮屬而畫策以堙洪流
淮風多習佻達而課士一盼先正兼之剪逆鋤孽擒
妖党馬勇陳用等綠林帖然以戢天子褒其治行甲
海內擢陝西憲副備兵固原本年改西寧道進本省
大叅分守西寧涼州道隨統兵入衛奉旨著有邊望
勤公入衛着議衝地吹用命統閩廣援兵駐防通津
進河南臬司長憲津撫翟鳳翀薊督張鳳翼交薦其
奇能幹濟可襄時艱旋奉俞旨授天津道尋為巡方
所忌浩然歸里優遊家園而秦晉寇氛方張起公岢
嵐道以控禦剿撫之陞鄖陽撫治正值會剿方殷公
聞命倍道兼進摧鋒陷堅緒有四捷而赴郢援襄守
山防江地越二千里雖鞭長不及馬腹且鄖餉匱兵
單地瘠民貧以當此數萬強寇即韓白亦奈之何哉
公殫力經理憂勞成瘁不逾年而解任矣在籍杜門
却掃揚花今古所著有鹿遊子誠意錄飲龍館集守
城要覽貴謀集撫鄖奏議奉真集金丹人藥註若干
卷行世距生大明萬曆元年癸酉九月初三日卒于
崇禎十二年己卯十二月初十日得壽六十有七公經
文緯武聲寔俱茂而淡蕩寧靜絲髮不染可不謂出

則龍見處則鴻冥哉嗚呼當風會茅靡之際得砥柱如公者不亦邈乎余既誌其生平又為之銘曰維嶽鍾祥寔產英良德煥三古勲蓋八方揮戈建鉞底績郎襄無煩天使龍關馬陽抽心道要採藻篇章蜚蜚振振奕葉永昌九原可作公亾不亾

淮安府海州知州翁公墓誌銘

明御史王大年書張人

翁公者籍鄆城居張秋諱承選字中遴閭之莆田人也乃六桂裔因朝用公奉命治河而家焉公穎異恩悟孝友正直優于文詞每誌冠軍名重齊魯常以鯨相自期入閨十次卒不獲售竟以明經顯世莫不為公惜而公則謂委吏乘田皆堪自致寧肯宿盤中不足酬知己耶絳帳東牟桃李成蔭皆會登款公有給粥平糶之役櫛沐風雨生全萬姓太畢比而司牧未之前聞薦剡交騰擢廣昌縣知縣飛狐為燕冀衝達土瘠民貧諸事肇畫者不具論所屬香倒二驛以蔚靈協濟不給宦此者達達解綬公初為解府之議不計觸迂寔寮四載懸魚白骨起肉後先食德奏最之牘聲滿長安爰晉階文林郎恩榮所生適晉秋聞徵公校讐豈非天以鹿鳴償公耶繼擢知保德州事丁

繼母艱復補海州海郡拖負過多流移太非公極力申請多方招徠期月內萬姓安堵遐邇沁洽公之問學事業亦槩可觀矣致仕歸里社門却掃揚花今古兼嚴庭訓日以青紫異後人胡天不弔未獲俟子若孫之祿養也噫嗟悲乎公生于嘉靖丁巳卒于天啓丁卯享世壽七十有一卜葬張秋北郭外三里許公有拙政節畧等書行于世余與公相與久且深兼幼承誨聞訃音涕流安忍不誌其巔末而系之銘銘曰昊天有知公之才德胡爾數奇昊天無知胡三司牧綸誥交馳極彼疲羸力去齒絲駕我五馬五馬遠馳雖壯志之未酬應爾桂之燕賡夜臺含笑夫復爾悲千載下仰止乎公者在於斯

衡水縣知縣竹嘯翁公墓誌銘

明柯圭芳

竹嘯翁公鄆人也其先為閭人始於其大父淮安監運司副使朝用公弘治間佐韓通政治河以功議配享韓公祠因而居張秋生海州刺史公刺史公生公諱得邵並弟得彰蓋莆田六桂裔也其居閭有竹嘯庄公號之誌本也公弟竹苞公聰慧能文目力所及盈細文棟工詩善書公友之每曰夫吾家聲者必

弟也不幸先公逝公幼敦孝行久歷宦途多有善政初仕安陽廣作人之化六載間登賢書者為最助婚助喪諸士戴之安陽有趙藩流氛猖獗太守以上皆患之以公有異才一切委任則清保甲理倉庫置火攻勤賑濟撫山原熱贊籌畫莫不曲當郡城賴以保全著有安陽興頌集委署臨漳八月著有仁惠錄更生謚因而薦剡交騰擢衡水令履衡水中外交誼日講攻圍公捐俸以給餉緩徵以安民率眾戰守以獲渠魁銷帶解裘勵勇夫衣寒士孤城保全自宜名列屏風望隆栢府矣適以母憂歸士民攀卧流涕建祠豐碑遺愛猶存焉公真名儒兼良將之才慈母有神君之譽者耳未幾南滄桑忽易遂却執杜門廿餘年忘情交際則又以太丘之盛德兼靖節之逸韻者也享壽八十有三與陳孺人合葬於安平城郭之北余與公舊桑梓表戚也曾遊宦樂城復為同寅固知公甚晰有公之孫字存白者為滇中刺史傳公訃音余痛失名賢北面再拜取公之生平以為誌並系之銘銘曰不易方為圓不以人天不以燠灼化其剛堅其為吏也冀黃閔足其事親也曾閱比肩陋世俗之行追古人之賢遠塵而居以終其年

孟我疆先生文集敘

吉安府陸叢桂東平人

荏平孟我疆先生理學家之超悟上乘也三百年來屹然為郡大儒有文集一卷余購之累年弗獲一日得于苦山民家因喟然嘆曰此非孟氏之書而即為吾書亦不止吾書而吾之闡揚由繹以貽天下萬世之書也先生本姚江姚江本象山象山得悟于先立乎其大者其後陽明宗之遂有知行合一之論本自明白簡易疾之者因其天泉講學數語指為近禪我疆除却聞見無良知大為陽明功臣矣又云苟志于仁無惡克已復禮為仁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為仁是聖人從根源處一針見血何等直截了當不教人從第二乘下手皆卓見也其為諸生時不受賑米以其所賤不倫却之為昌黎令行井田法為部郎粘一帖于會同館一切分賞我疆不在例此等氣節真是范祖禹劉器之一流說者疑公迂余曰不然公值承平盛時無奇節可見惟以理學教天下以清白聲道子孫足矣若在今日則先生之經權合用卓犖庸庸為何如也先生往矣而吉光片羽典型猶存余有志更訂鐫刻以續傳燈不墜撫此一編豈不奢于白雲而尊于黼黻哉于是乎書

崇明縣知縣六息陸公墓誌銘

明大理寺卿 顧光祖 聯城人

嗚呼此子以友六息陸公之墓子性素不媚宦況喜從賢士大夫遊通籍二十八年強半林木平生通名氏道德文章相推重者海以內落落分處然皆當世偉人也近數歲漸益凋謝其抱經緯材諸孝子家忠子國和樂于宗親梓里又不獲行其志而悵悵以歿愈增離索之感憶神廟末以孝廉家居雅聞六息陸公者諱一鵬經術文學名冠一時奉其父修業公生事盡歡死事盡哀與其兄一龍一鳳一麟四君子清裁奇字偕飛聲執苑中既撫孤侄叢桂成名脫徐谷兩商人于阨活數歲諸貧餓起死肉骨其仁心為質即秦漢時節俠慕義諸豪儒何難方駕乎子私心嚮往久矣迨熹廟甲子公舉于鄉庚辰雋聞時公年疆仕所學益精深名公鉅卿罔不以國士遇之拜命于朝除蘇州崇明縣令地故滙海屬辛巳奇荒道殣相望公出橐中裝多賑救士民歡聲雷動相與組豆公于賢喆之間至撫頤榮諸大盜還舡指餉教戰陣誅徐達等十六人士民不苦兵燹矣于是清釐長安大阜十三沙鋤豪右扶孤貧孱弱者引繩批根告誓明

神畫地為界豪猾劇奸皆斂手最志于時蘇松兵燹程君岫中丞黃君希憲具悉公治狀特疏請于朝詔嘉公績減俸考選適南北水土不調慙憊武林秣陵久之不良於食遂泝流北歸卜居梟陵郡于時方偃息靜攝隨晤公於里邸已乃把臂譚詩文娓娓不絕微言妙旨益相得無厭恨相知晚也公廓落有大志既耕獲不逢年每高談雄辯爽然若自失或酒酣熱顏淒淒飲泣不終席罷去噫公素健不善病而奄忽長逝人琴俱盡悲夫如公者抱經緯材諸孝子家忠忠子國和樂于宗親梓里不獲行其志而悵悵以歿天寔為之矣是宜銘銘曰左林右泉前岡後道百禩之靈于焉是保

吳方伯公傳

吉安府陸叢桂 東平人 推官

方伯公姓吳氏諱一元號見始其先世為范人自曾公明字實生公公幼而岐嶷有成人度為諸生每試輒高等庚午舉於鄉辛未捷南宮授安東令地濱黃河民貧苦役公至均糧賦脩堤防禁胥吏不得為民害免商稅千有餘金廉謹著聞撫處衛清吏司主事時山東酷暑所在死於盜及疫者十有八九公惻然憫之上疏令有司發倉廩給牛種捐起運錢糧會用

公議在蜀五分餘未完者帶徵設法賑恤以拯予遺
滋范之民皆得甦息無何甲申變起公以諸告養親
避亂鄉里 聖朝定鼎起公廉訪三秦文武為憲帥
七萃之士鎮四塞之關兵不譁而民不擾綱領鑰焉
復臬河東下車解網安撫則荒符以靖糾察則貪猾
立懲時蒲駐滿兵跨河設防公斷斷休休接以霽色
悍卒猾弁皆受鈐押至甌粵尤為難治海盜突犯議
撫議勦了無成規公至即詢知盜出沒處多設方畧
預布檄文其渠魁知公推誠以次歸化且捐米數百
石活饑民鎮將通海船賄萬金公拒不受暇則與諸
生講道論德有以制義來謁者手自刪改進而教之
一時翕然多名士績奏晉邑蜀布政會有疾乞歸高
卧不起夫以公之任重制巨教中靖外久任若藩必
更有以建樹於天下而公以知幾旋去介石之貞急
流勇退聞者服焉公既退 朝廷覃恩封三代蔭子
入監出處安榮可謂異數乃徙居安平園門謝請托
與遊者多貧故舊而忘年如余至托兒女之好學意
氣尤渥公孝友天性所植田產以其半予孤侄無異
己子諸中外甥姪姑姊輩於公乎衣食公非有羨慕
也不忍以所私先所公尤難乎哉公為人坦易不設

城府而器特沈深多智鑒遇事立斷無屬物之色待
子弟僮僕嚴甚至朋友姻戚豁如也平生蓄姬妾皆
以正無邪色治家勤儉中外肅然不失寒素體非所
謂光明洞達正直忠厚君子人與陸子曰是宜傳特
為文以紀之

李生共傳

吉安府陸叢桂東平人
推官

李生共先生名學禮為曲阜人其先世徙安平以善
賈名父秋潭君資產日富先生少穉而不屑學舉子
業走京師入貲為中書舍人好讀奇書以閨中郭天
親聖胎為師遂業五七言詩有清韻而其為古文辭
亦工尤善攷證諸書畫名蹟古碑彙數之屬交游多
貴顯諸名公心慕之爭欲得生共一過為賓主歡其
在館閣座上焚香吸茗評騭古書畫而已不復及俗
事見人雖窮布衣必加禮肅肅如宗廟容馭僕妾嚴
甚至高人韻士片語投契歡若平生舍卒以緩急請
無弗應者即為德而人負之若已負德於人唯恐語
及也為人孝友自天性養母尤謹震 必躬視貫錡
尺鏤悉以推其兄而不較家人化之無一訁者清譽
日聞當道交章論薦至實授民部山西司正郎可謂
遇矣其於乙卯歲廉穀千石捐金叁佰厝置義田以

備荒歉至今有能道者所著有目論選詩選南游州
摹刻定武蘭亭諸書今惟目論詩選存吉光片羽髣
髴而已少好游又屢奉使吳楚閱越秦晉川廣履齒
所歷皆為文章遭亂客東南幾二十載晚而歸里托
於醫以自全云贊曰余觀史以一人當一事獨通德
者鮮焉今先生之畸行大節以列古孝友文學無愧
矣他如秦漢間法物天下名山水倉卒論列鮮有能
辨而誌之者欲如先生博物風雅其人安可得乎安
可得乎

陳長史傳

壽張馬之驢 雄縣人
主簿

公諱于字獻可其先河南夏邑人明洪武中遷壽
張四世曰愚泉公諱守愚以嘉靖癸未進士為名給
諫又三世為公天啓元年拔貢崇禎九年為易州判
官時知州好賄公好廉遂相左日求去不得在官八
閱月竟拂衣歸無何部推懷慶鄭府審理不赴府主
移文山東布政司促之乃行既抵任官況貧而事務
簡乃甚喜為題句署齋云厨中淡薄官因瘦署裡清
閒吏亦仙時長史缺公署篆三年府主嘉其廉介垣
率具題寶授仍下攝審理事前後通給兩符以儒雅
風流為著僚僑盼幸已大饑府主曰吾官吏貧吳陳

長史若者賜白金十兩麥十石癸未府主薨冊封嗣
主行禮公執事嗣主賜公宮花一對露酒一卣曰此
賜非必典常以長史高雅故耳乙酉二月歸里居劉
家樓村丁亥饑民作亂村為淵數公夜自賊中逃出
家物盡棄與袖穢二子各提酒二瓶中途擊火飲之
遂避地張秋康熙甲辰年八十有二初秋遺疾間日
有加二子請遺言乃囑曰生前無可表揚無得用銘
旌死後有可自信無得作佛事餘無屬矣按公性簡
而趣逸兼有幹才而不屑屑求自效遇事會則見一
斑方其作王官時流氛壓境與河內知縣王公漢同
事固圉凡所策方畧多石畫及歸後綠野餘生寄情
詩酒終其天年馬之驢曰康熙甲辰子到官之歲也到
數日與公暨陸進士遊掛劍臺嗣此數數親炙公之
丰采習見之矣後公子私為子兒龍吟師公之行跡
又習聞之故次為傳皆本來面目不必益頌上三毛
也

蛻仙任風子碑文

明宋

勲

號西渠
東平人

按列仙傳任風子其先范縣人宣德中祖父因避凶
荒徙東平州西戴家鎮居焉家貧甚生風子有火光
繞梁異香滿室及長長眉秀目隆準丹唇奇骨偉貌

聰慧大非俗伍父母早見背孤弒無依同里五臺令
宋繼宗公愛而憐之收之家塾與其子共筆硯書過
目輒成誦工詩文入州庠為諸生遇異人授以修煉
法并大乙數棋仙元譜風子悉能領悟嗣是每發風
顛棄儒業碎衣巾赤身被面卧街登山或仰空怒罵
或叫號陵人里人多厭惡之因呼為風子後其風漸
平為酒家傭執爨提壺自以為樂歌不絕口十年后
前所遇異人復來授以金液大還丹訣風子自此收
斂身心沉静不輕語常閉戶坐卧存神胎息能月餘
不飲食有時與人語然道家常情話風風亦間發氣
體日益益眸雙目炯如明星言休咎皆應能耐大寒
暑日行數百里又能分形散影知千里外事里人訝
其為仙甚敬重之年逾四十詩文愈工變化更神仙
聲大振南北河下往來名公巨卿慕其名者多泊舟
以誼相與譚論惟言人當寡欲卻事及常自內觀常
大歡喜而已問以金丹大藥則曰未之有也所贈金
錢乞者即分與之有贈幣帛者亦信手剖裂以給貧
人一毫不以自留時訪求者日衆風子厭其煩一日
徧辭戴里親故曰吾將上昇舍茲土矣遂往張秋顯
惠廟積棹端坐晏然而尸解焉紫氣浮空竟日不散

觀者如市遠邇嘆美戴里人思慕之請州守為立鐘
仙坊安平部郎為立迎仙坊升仙橋後有人自遼陽
來者云見風子在遼陽城樓與某總兵官為碁之日
正其尸解之日時弘治甲子冬也成化時人諱山小
字喜兒號清虛道士父澤蒼母王氏行二年五十七
蛻升

成化時人以下二十九
字係碑陰另勒一行

雲崖和尚小傳

明經宋國樞字再進
東平人

雲崖和尚嚴守戒律先中丞宦歸寄興禪林特請于
安平臨河花園中築禪室居之余方弱冠讀書之暇
就而聽法因叩其生平雲崖曰自少年託跡空門不
知何為法何為禪聞江南有大瞿曇得曹溪正宗遂
徒步往而受教中途有聞曰不博通藏典者此老無
收納乃皈依一法師繙閱釋經五年有餘寒暑不輟
艱苦備嘗一夕憬然有悟始知向日勞心經典皆空
蹄也輒靜坐參究無怠無助面壁十載頓覺心中活
潑一切圓通喜怒念人我相都歸渾忘矣雲崖之言
如此時為人講易更與世道時務相關或講南華內
外篇有時作詩彈碁性不喜飲見客飲殊歡與世俗
為伍亦不厭惡居禪堂數載督弟子崇禮佛規一朝
有疾十日不食止飲清水友問疾輒閉目搖手念佛

中夜端坐而化貌如生弟子知止為葬于清源北地

陸冲默閣仲朗合傳

張秋林 茂字郎山 通判林 長樂人

陸叢桂東平人冲默其字也居張秋又為張秋人負才好學于書無所不窺詩文迥然自成一家登順治己亥進士康熙丁未授江西吉安推官旬餘有議裁司理以訟獄歸郡邑者詔從之冲默在裁中念太孺人冰霜其操以母兼父垂五十年冲默篤孝無少違色養太孺人備至終身如一日也冲默性坦易風度蕭灑不立崖岸初舉于鄉年甫二十有四遭世變即放浪山水絕無宦情亦不赴公車已里人有侮之者遂從計偕上成進士在吉安逾旬惟從諸名士登高觴詠不以去官為意歸來澹如也已酉秋予謫竿河上獲交冲默傾蓋甚驩自是予數請益冲默非公不至但歲時燕集握手而已冲默就苦吟每得佳句即馳示予庚戌冬冲默臥病猶哦咏不絕病中寄予詩云益我本無皆是損空諸所有始能神法華楞嚴中無此妙諦蓋絕筆也辛亥首春冲默脫去矣悲夫閻蓬壽張人字仲朗其先居上嶺明季累荒哀鴻遍野盜起萑苻仲朗既文且武精騎射與里人謀所以

堵禦時士子多因亂廢學仲朗雖在守望中輒枕席詩書不輟諷誦後因上嶺不可居遷張秋遂家焉仲朗雅志聖賢端凝不苟未嘗失色于人為詩文風流有度順治辛卯登賢書越康熙丁未成進士既釋褐仍如布衣服用無侈里居日絕不事干謁惟閉戶讀書或有謂攻苦半生亦登第後可肆志為樂矣何吾伊作寒士聲仲朗曰吾自樂此不能效他人樂也嘗以忠恕教人性孝友與人恭內外無間言翕然稱之于予尤為道義之交予嘗嘆當吾世安得有金玉其品者于仲朗見之仲朗非今之人也予為賦高山景行矣辛亥秋未及仕以疾終于家年四十有九嗟乎天不使君子見於用也誰為天問哉秋水外史曰近世士大夫里居易作氣餒事年牘少有齟齬幾于罵坐矣冲默仲朗獨恂恂如處子魯多君子今日猶然哉居鄉如此其居官必有可觀者何天奪之速邪予既為國家惜之而又私憾于予之無所禮於其廬而考德也韓昌黎謂楊少尹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予於二先生亦云

秀水黃承玄創輯

長樂林 亢重脩

雄縣馬之驪補編

東平陸叢桂鑒定

藝文志四 分類詩辭

象緯

張秋地平日畧銘

明張秋李之藻字振之工部郎中

天渾地冲帝德埏埴赤紘中劃光道錯織磨儀密移縣象罔忒宵晝永短相彼辰極南北高下里移度華海表僊崖十五極側六十二度地距鐵勒神京仰觀出地四十三十五半張秋所得極偃赤印極高赤道寸絮銖分畧固殊則東西共緯同筭交食皇輿萬里覆矩足測重差句股大較可得神明會通洞極玄機爰考地平以造景式建髀協度斷石縑泐面午負了水準禁植二寸四分表體變適貫地中天斷景剔墨髀弦斜倚兩極攸植遙矩迴射春秋分絨厥絨應絙餘乃漸曲二十四氣同宮異逾七衡六間倍合歲德升沉之景微剖辰刻倚若弓張縱則矢直縱辰衡氣散互九畝繩繩井井未紛厥域孰倪進退孰辨啓昆

微乎表銳視厥影色差或毫釐誤以千億必謹護持勿俾蠹蝕昔用土圭得午晷息靡如茲憲四序咸秩司南可指歷候迺識匪窮玄誕敬時是飭河臣師禹寸陰務審因地承天荒度孔亟無或悠悠以泰帝力銘此貞珉敢告有職

河渠

河隄調者箴

漢崔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莫山川導河積石鑿於龍門疏為砥柱率彼河許大陸既礙播于北野濟深成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宅乃州滄蕩濺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隄不殆爰及周衰夏積陵運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於水高民居益溢滂汨屢決金隄瓠于潏潏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過安平鎮懷治河劉司馬

明大學士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

黃陵岡頭河水黃衝沙步石聲礧礧北趨平原下廣澤直懷運道無津梁坐令漕舟百萬如山壘民船賈舶何紛龐帝遣臺臣出治水水性磔磔難為降千金作埽萬夫力頃刻下墮輕豪區臺臣焦思廢食寢夜

夢神禹授以玉簡青琳琅水行在導不在障豈以木
石爭濤瀧地靈順軌水怪伏河遂南徙歸徐方因高
為陵下為澤復有石壩磊瑩長如岡豐功偉績不可
以數計此迺餘力非末強憶昔文皇建都向燕薊中
導汶泗通漕綱尚書宋公富經略世上但識陳恭襄
武功徐公亦奇士盛以勲績為文章四十餘年復一
決嗟哉之績安可忘帝命儒臣分書刻金石此記正
屬臣東陽使輅東來一登眺風日颯爽炎天涼是時
臺臣入兵省我在江湖思廟廊願此岡不墮河不徙
縱有帶礪無滄桑

始皇堤

明張秋工部中謝肇淛字在杭
部郎中謝肇淛字在杭

穹虹亘神臯哀鴻罄其足百怪互簸騰崇墉維坤軸
南流匯汶泗西走延鄆濮屹若金石章神功駭肝腸
云是藏政時東巡納大麓馳道象天關奮鍾周四瀆
玉輦春復秋千里遙相屬既登之罕封復窮蓬萊獨
東海何茫茫引領望徐福那知瀉池君竟秘沙丘積
霸業久烟泥遺趾猶雲臺輦路無人行春風草空綠
怒濤既東迴迢迢黃龍舳誰念作者勞千載為陵谷
懷古更惆悵鴉啼寒城曲

始皇堤

壽張曹玉珂字陸海
知縣

秦皇築輦路千里達咸陽隄上頻西顧因之憶故鄉

小挑詩

壽張馬之驥字吳法
主簿

會通河故事間年調南北官夫協濬汶上
縣南旺河道謂之大挑比年官夫自濬本
境河道謂之小挑康熙戊申己酉冬春之
間之驥督小挑之役其要地曰沙灣先是
丙午歲之驥建河上草堂於此今視工浹
旬駐宿靜夜獨坐觸感成詩得二十首
壽張南岸北東阿對面銜泥燕子多自笑一官有如
鴈飛來飛去度關河

其二

三面遙遙溪壑空堅冰二月未消融黃塵滿目飛還
吼苦境春風亦不同

其三

官舍蕭條據古隄無鄰南北更東西燈前欲學劉琨
舞此地誰聞夜半雞

其四

抱關擊柝易為官那識河曹事事難餘得一囊清似
洗餐水飲水自知寒

敲冰詩

之驕耐為簿前江都令壽張兼治東阿皆

河事也江都苦水溢決隄時則搶救壽東

苦旱乾穡運時則敲冰皆有詩以記事搶

救詩七言律六首敲冰詩七言絕二十首

皆不得已而鳴者異覽者或悲憫之前在

順治戊戌今當康熙乙巳

其一

半載愆陽水澤乾糧艘遲去早歸難預知冬底敲冰

苦河內繞漸賢已殘

其二

奔走長隄往復來爐中微火久成灰紛紛雪片如梅

夢只向勞人臉上開

其三

連夜倉皇未得眠日間行坐却昏然斯須不覺交雙

睫小夢蒙騰在眼前

其四

舟膠力挽重於山百指千呼未轉灣蜀道艱難寧過

此勞歌一曲自凋顏

其五

檣帆休掛纜休收風不能吹水不流已到前途冰厚

處衆人齊舉石郎頭

其六

同聲呼助地天空盡力牽船走數方簞纜不勝終斷

絕一羣人倒滑冰中

山水

夏日集戊巳山亭漫書壁紀事

明南馬一龍字孟河
司業

聖人六甲避天地惟有納音歸戊巳戊巳一中造化

分始終大業無窮已當年禹鑿龍門開天潢一瀉萬

餘里元氣直北趨南岷瓠子一決崑崙徒自時中原

日消歌豐沛再徙入淮泗肇生我祖開洪基金陵關

土盡寰宇燕幽古來為朔方平陽蒲坂堯舜主醫閭

連阜洮海阻南北對峙兩天府安平正在兩都間昔

年河流蕩齊魯帝遣神工繼禹鑿今日生鎮水制土

誰謂崑崙與岷嶠一脈流通亘今古萬年千載長如

今共工不能觸女媧不須補靜齋水部吾鄉英選我

山中日當午高才坐策靜如山醉後狂歌更起舞國

家東西南北安如磐石之固文武同心昌運祚相逢

且盡客中興我道君恩莫相負

登戊巳山

明張秋工楊
旦字啓東
縣師人

驅石迴瀾日山成地軸平青天邨海岳紫氣抱神京
空靜蛟龍徙峯奇萬生朝宗同萬國還擬賦河清

九日登三峯軒四首

軒在戊己山上

明兵部尚書劉天和麻城人

迤邐尋幽徑還登最上臺河流聲共渺野色首頻迴
誰訝湘雲遠相將楚客來論詩動幽興離菊若為開

戊己山

明山西參議許用中東阿人

古廟松杉裏崔嵬隔月臺山從礪石斷水自海門迴
障霧重崖宿驚濤孤嶼開橋帆問行客誰是濟川才

戊己山詩

明沈謐秀水人

初春乘晚眺細雨踏花遊古洞空丹府平沙見帝丘
水深魚戲藻天濶鳥盤樓勝槩人難遇何妨竟日留

登戊己山感事

明張秋工部郎中謝聲淵長樂人

龍潭東注後禹力至今有水惟庚辰鎖山形戊己尊
雲帆千里目桑柘萬家村莫問前朝事孤城有浪痕

秋日過戊己山

山東學道施閏章字尚白宣城人

者岸一峯出林端萬木齊荒臺臨埤堦古廟鎖蒿藜
地濶河流細天長岱岳低夕陽催客下野水亂東西

戊己山

張秋通判林芑字邦山長樂人

累石不盈丈堆成戊己山雖顚然境內亦別一人間

碑在仙墳隱雲開俗寂遠相過宵長醉且共破愁顏

登戊己山題壁上

壽張馬之驥字曼修主簿人

曲磴高蟠外清暉曉望前半規峯日起雙珠水城聯
斐疊新春色蒼茫太古天廿年重閱此滄海已桑田

春日登戊己山

用壁間韻 侯選馬履吉東阿人

登高憑巖屐徒倚夕陽前岸斷三峯折盤紆一徑聯
栢籠雲外岫帆掛水中天春色來何限青靑負郭田

題戊己山

明胡廣陳守愚字愚泉參政人

孝皇壬子洪河決塞口因成戊己山萬井浮烟紫碧
翠百泉合派逝潺湲曾聞巨壑蛟龍徙喜對青天燕

雀還北望神都五雲裏宦遊及此合躋攀

其二

石徑縈縈藤竹迷茅亭颯颯水雲低衣冠此日逢燕
越詩酒初筵起鴈鷺岱岳東連長掩映黃河南折漸
睽離登臨已覺防川畧蒲目兼葭愜隱栖

過安平謝水部在杭招飲戊己山亭

明大學士葉向高福清人

孤亭突兀倚城樓煙樹微茫入望收地坼洪流送禹
跡山迴重鎮壯神州寒空雁去關河暮遠浦葭生水
國秋直北長安天尺五浮雲不散古今愁

戊巳山

葉鳴鸞 字燕龍 福州人

何事堆將土稱為戊巳山歸雲依古堞落日隱前灣
碧曳長河色蒼畱怪石顏馮夷從此鎮一任渚鷗閒

初夏同林郎山公祖閻仲朗同年遊月巖泛

鵲泉上

兵科 給事 王曰高 號北山 在平人

新霽涼生梅雨天同人訪勝到林泉東崑好月千秋
滿北澗寒流一道懸樹色侵衣飄翠帶石牀經雨長
苔錢明公為政清如止贖有新詞破曉烟

戊巳山邊草色萋東林屐齒試新泥泉名巖月十分
碧鏗號鳧亭盡日低巢燕窠人如殢酒遊鱗習靜潭

忘溪故人崖畔畱遺墨懷古同來意欲迷 泉上有陸 冲然年兄 題

同王北山給諫閻仲朗進士遊月巖次北山

韻

張秋 通判林 芄 字郎山 長樂人

繞過芳春早夏天追隨選勝訪名泉數峰遠擁雲屏
列一水清涵月鏡懸縱破榴花方翦錦落殘榆莢尚
飛錢薰風陣陣渾忘醉藜杖携歸帶晚烟
長坡茂草尚萋萋巖蜂飛泉不染泥一碧晚渟天影
巨半紅暮斂日光低山僧掃榻初開寺野鳥銜花款
判溪選石好題義獻墨龍池洗霧指人迷

登戊巳山

番禺 林崇履 號坦菴 侯官人

携筇結伴曉登山落鴈晴嵐指顧閒粉堞雉飛欲水
曲錦潭龍起藕花灣百年作客留雙眼萬里悲秋老
一顏極目河流通禹貢舳舻如砌抱城還

自張秋往東阿至鳳凰嶺作

壽張 王簿 馬之驢 字爰休 雒縣人

于役羣山內度壑交崇丘天風遠相播濫濫沉雲流
急雨間作輟造次行且休登躡鳳凰嶺眺望東南陬
蓮山競磊砢積霧增深幽伊誰張縹緲頓使山魂收
青蒼已黝闇溘忽將動游巖巖又來逼隱隱不可投
對面是神境自然生暮愁旣怖復愛戀攬轡竭雙眸
惆悵謝茲去空色亦何求

與崔徵仲孝廉飲黑龍潭

明張秋 工 謝肇淛 字在杭 部郎中 長樂人

天吳驅雷雲冥冥崑崙西下建高航一泓灌盡沃焦
土枯槎猶帶龍涎腥神物千年睡不起銀盤堆出空
青裏十里芙蓉五里苔花落花開藕根死與君共醉
卧魚磯苔色荷香滿素衣梁山日落孤城晚探得驪
珠照乘歸

王孔源諸契夜集潭上竹塢

明御王大年字歲史壽張人

林事常宜晚山居會亦希微烟猶辨竹輕露已添衣
客有山公度談忘海父機相逢須劇醉滿挾月明歸

同陳觀所頭過陸冲默園亭作圖於壁並題
詩園在張秋北郊青錦潭上

丘在柯字半山宣城人

一石當庭潤新秋欲雨天雲生花下酒詩入畫中禪
樓遠東山木衣香隔院蓮虎溪今日是三笑賴君傳

月夜潭上

吉安府推官陸叢桂字冲默東平人

暑去天如洗秋來月更涼淺深松子露濃淡桂花香
池鶴終閒立風琴亦靜張欲知詩思瘦清影到衣裳

謝水部招集龍潭

明舉人崔世召字敬仲福寧人

水部風流白接羅黑龍潭畔共金卮沙明野色雲千
頃風約池痕月半規柳黛正肥鶯漸老荷香未透客

先知獨餘一種清狂在爛醉從教兩鬢絲

上巳會青錦潭

貢士宋國樞字再遊東平人

青錦潭邊春色妍重逢上巳集羣賢桃花豔助延齡
酒蘭芷香裁破襖篇魚鳥有情堪與醉風光無恙漫

相憐從他桑海遷移後且羨漁翁有釣船

飲宋鹿遊湖渚泛舟月夜

明御王大年字歲史壽張人

龍湫沙外草堂邊百畝湖光半種蓮清潤最宜晴樹
雨迷蒞時愛晚林烟籠魚有客頻呼具弄笛何人肯
繫船憶得此生長此醉不須浪費買山錢

遊阿井

明張秋工部郎中謝肇淛字在杭長樂人

濟水伏流三百里迸出珠泉不盈尺銀床玉甃閉蒼
苔餘瀝爭分青石髓人言此水重且甘疎風止血仍
祛痰黑驢皮韋山柘火靈膠不脛馳郵函屠兒剗剗
如山積官司催取頻飛檄驛騎紅塵白日奔天札疲
瘡竟河益我來珍重勤封閉免造業錢充餽遺任他
自息仍自消還却靈源與天地

題馬跑泉石上

吉安推官陸叢桂字冲默東平人

雲英化水洗石骨風起涓涓錢雪此地流來已千
年人間閱閱空白髮

馬跑泉

壽張主簿馬之驕字受休雄縣人

山腰絕壁立石鐫細泉流側出殊浮玉懸崖亞虎丘
道心清自長塵影淨難留白首成何事吾行欲此休

馬跑泉馬公招飲同微邵二將軍諸大公子

吉安推官陸叢桂字冲默東平人

石盤磴道古泉通浩浩雲流設設風一曲釣天聞正

午千巖神漢湧當空將軍自握屠龍筆學士能開射
虎弓陸海潘江皆入社須知司馬重文雄

雨中偶憇馬跑泉

貢宋 翰字霖公
東平人

雲封烟繞望中幽杖策行來汗漫遊古木欽霞疊嶂
夕晚風催雨薜蘿秋峭崖深鎖龍珠窟大壑遙通壑
海流欲揭林泉參夙契天花室裡有僧留

古蹟

弔子羔墓

侯選 馬履吉 字其旋
東阿人

郭外清河古寺前孤墳廣莫草芊芊頻經苦雨涼秋
夜幾度淒風落木邊厚貌何曾山鳥恠愚心不取野
鷗憐道旁閒向樵夫問生語留連意惘然

徐君墓

北 無名法師

延陵上國迂枉道過徐公死生命忽異懽娛意不同
始往邠山北聊踐平陵東徒解千金劍終恨九泉空
日盡荒郊外烟生松栢中何言愁寂寞日暮白楊風

季子祠

元 李 謙 東阿人

瘠鹵豐營茅荒林翳荆棘此地果何地云有徐君域
當年吳公子過此聘上國心交固已許一劍非所惜
豈期輅車還君已掩窀穸撫摩三尺鐵欲效知無及
惟有掛劍樹此恨容可釋精誠達泉壤千載未易息

至今地效靈化為異草碧采采不忍去觀此嘆今昔

今人交面顏昔人示智臆胃臆久益堅面顏徒外飾

我詩誌其墓非徒弔陳迹百世聞高風哀俗庶可激

掛劍曲

明大 李東陽 字賓之
茶陵人

長劍許烈士寸心報知己死者豈必知我心原不死
平生讓國心耿耿方在此

題掛劍臺

吉安 陸叢桂 字冲默
東平人

把劍倚寒空青萍色不發風昔贈心心人存人已沒
但見荒丘原野草覆石髮魂來煙景翻魂去青霜兀
一念平生言松枝掛秋月

掛劍臺歌

明山西 楊 基 字孟基
吳縣人

語諾諾尚淺死諾諾更深當時季子意即是徐君心
嗟嗟徐君骨已朽寶劍摩挲在吾手正擬臨岐解贈
君不意掛君墳上柳掛劍果何益聯以明不欺當時
讓國心肯使徐君疑於手劍可折臺可隳死生之諾
不可虧

掛劍臺

番禺 林崇履 號坦菴
侯官人

千將神物世希有生死交情重朋友黃金白骨有窮
時惟有義聲長不朽延陵公子使皇華煌煌劍佩紫
韜驛徐君一識敬道故神嘗龍文未敢誇龍文照心

不照面季也弗言心已薦但望歸去劍贈君豈料重
來君不見椒漿三酌時墳塋掛我劍今瀝我情壘畔
常留歐冶色枝頭徒聽子規聲季布千金祇一諾至
今人嘆英雄骨何況寸心泉下知悠悠肯負生前約
讓國高風昔見之尼父猶題十字碑夜月松揪千載
淚西風蘊藻一庭詩我來吊古感遺跡綠薜蒼蘿翳
斷碣不覩當年掛劍人臺上空餘煙水碧

掛劍臺

四會縣人
知縣朱廷鵠字紀鵠
福清人

昔人劍掛於何處掛劍臺名兩地舉一在泗州城之
隅一在張秋河之許傳聞異辭果可疑墓不能言誰

是非以予所考廣輿記皆云徐城理有之泗州距此
幾百里臆斷事與石鐘似須知不滅者高風曹瞞疑
塚累累耳春秋之世徐為墟其君或且無寧君季子
來聘觀周樂去時權洽歸跡獨怪臺空樹已朽臺
名至今芳人口當年心許見交情死生豈在此杯酒
面目猶存念未灰精神感格及蒿萊青青宿草形如
劍祠宇碑文何必清可療心疾留跡以負心之疾能
療否二十餘年不復萌母乃今人無朋友今人相見
總相知握手肺肝重別離千金誰肯脫相贈冢中枯
骨但歎歎

掛劍臺歌

浙江按察使朱琬
嘉陽人

康熙甲辰過張秋弔吳季子作歌庚戌重
過憶前作書之壁上

廷陵季札賢公子腰下芙蓉秋水一片心期不忍
寒蕭蕭隴樹虹霓紫歷聘諸侯未反命魚腸刺刃王
僚死躬耕三讓宗家法吳邦不受輕如履闔廬枉自
儲黃金屬鏤不以誅奸慝當時列辟尚權謀劍客縱
橫仁義否君臣父子競相屠谷風之刺徒為耳公子
深憂在萬古聯因死友扶人紀縞紵非無肝與僞干
金獨向徐君委竭來酌酒想遺風荒臺半圯埋寒叢
麒麟寂寞一抔土誰其樹之松柏桐人言墓草似干
將輓轡鐔鼻將無同三十年來不復甲枯根或化為
蛟龍水湯湯兮風烈烈篝火黃昏讀殘碣金石有時
銷此誼長不滅君不見交態紛紛等阡陌任防門前
無吊客

掛劍臺

推官改授曹玉珂字鳴石
壽張知縣

信義立萬物人道賴以存丘壑幾變易古今著一言
君不見張秋城外徐君墓高臺常茂雙松樹雙樹有
時作劍鳴一事千載生遙慕每令朝雲覆雨人說顏
不敢行其路

掛劍臺

壽張馬之驕字受休
主簿人

古來名劍代相寶南國良工歐冶造豪曹巨闕與魚
腸未若純鈞湛盧好神物有難必有難人之所親因
不同虞人求旃丈人讓賢愚寧在生死中翩翩佳器
吳公子辭榮謝貴如棄履雅念惟憐數尺虹一片冰
心聊寓此偶然作佩過徐都徐君欲之不敢圖業已
許君公子慧雖未解贈情先孚後世結交用然諾然
諾非心義終薄多少生前皆食言誰能死後無忘約
裘馬重來不見君札也有言君不聞龍淵一掛墳邊
樹虎氣俱騰嶺上雲人生遇合良由命存亡繫慨分
悲慶紆衣縞帶伊何人傾蓋之歡曾在鄭

陸冲默招同李獻庭游掛劍臺

壽張馬之驕字受休
主簿人

寶劍何年掛豐碑竟不磨徐君應未死季子必常過
爾輩從流酒吾徒足放歌相將千載後芳蹟保烟蘿

陸冲默先生招遊掛劍臺同馬受休其旋兩

先生賦

壽王芳字相正
壽張人

同赴清秋約孤臺綠水灣士龍原入洛司馬自遊山
酒酒庭槐老棋敲墓草閒臨風懷季子虹氣儼飛還

掛劍臺

明禮壽屠
郎中隆字長卿
壽縣人

去時歌舞接芳筵歸路松楸起暮煙自許心能酬白
骨何言劍不及黃泉烏啼灌木低臺殿兒走蒿菰滿
墓田我有窮交生死淚古花三尺向誰捐

劍草

延陵季子掛劍臺在張秋其上產劍草形
如劍嗟乎楚姬引決草名美人康成嗜書
庭產書帶延陵至性鍾為斯草乃尚泯泯
無聞治河使者吳門顧水部其志弭節張
秋余適過而為余言之水部延陵鄉人淹
通朗識即神物之顯有數哉

墓門寶劍已沉寔墓草千秋作劍形繡鏤土侵苔色
紫古花雨洗血痕青神明不藉風胡力鼓鑄應煩天
帝靈今日王孫誰念舊蘼蕪滿目淚交零

九日燕集掛劍臺

張秋李黃字經淵
通判人

茱萸高會暮城菊雨後登臨野色荒古道千年傳掛
劍良辰此日共飛觴愛看白苧狂歌態愁見黃花嫩
藥芳秋老故園歸未得且依勝友醉他鄉

前題

井陘蔡昌登字方山
金事人

掛劍臺臨河水旁臺空劍去墓田荒老來不淺三秋
興客裏須需九日鴈雨帶南山將斂色人逢北菊又

舍芳東州極目多平楚何處乘高一望鄉

前題

張秋林 茂 字郎山 通判 長樂人

重陽月醉廢臺旁秋色蒼蒼攬大荒萬古已成泉下
骨百年空負手中觴河開霜早鴻先度沙塞風高菊
未芳莫使霸愁頻悵望與君聚處卽為鄉

徐君墓

鄭龍光 字皇修 閩縣人

墓拜徐君一再來墓門無劍有蒼苔墓中朽骨呼將
起墓下頽流挽不回坏土豈須疑異國故人何意共
高臺芙蓉我想千秋鐵甯對山花落又開

謁徐君墓用屠赤水先生韻

龔百朋 字升 常州人

河上荒祠肅几筵夕陽古墓枕寒煙共傳高義思公
子不負心期及下泉冠珮至今聯夜月樵蘇自古禁
春田悠悠此道有天壤誰謂殊方可棄捐

其二

芳年遺跡已冥冥何事千秋尚幻形野火不燒原上
綠春風獨鑄塚邊青會心天際烟霞痼解語人知肺
腑靈寂寞王孫孤劍老却憐芳草共飄零

題掛劍臺

廖熙丁 閩 字仲 壽 張人

臺前駐馬吊荒祠歌薦蘋蘩有所思壠畔蘼蕪埋鼎

屬匣中風雨泣龍螭當年空結三生石異代猶傳十
字碑千載高風千載淚夕陽酹酒一題詩

其二

肝腸如雪豈曾灰徒寄交情碧水隈一諾千金生尚
有寸心獨許死難回招魂不見芙蓉色過墓惟聞杜
宇哀落盡寒花春又去廟門空鎖綠莓苔

掛劍臺作

壽 張陳 字 珣 海人

生死古交情千金一劍輕大河流日夜秋色滿東平

明 鄭 邵 侍 璋 字 德 溫 郎 文 清 公 薛 河 津 人

黃河流水幾清渾斷碣殘碑尚有文塚樹不慙當日

劍空留啼鳥向斜曛

明 詩 選 作 王 惲 詩

渡掛劍臺

張 秋 補 方 聖 時 字 度 本 河 通 判 蘇 縣 人

雲外青山千樹低孤舟汎汎夕陽西臺空掛劍吳公
子唯有烟波處處迷

九日燕集掛劍臺

陳 日 浴 字 子 盤 候 官 人

幾秋飄蕩客他鄉今日逢君始舉觴令節漫來添我
老菊花不遣一枝黃

其二

同尋掛劍古荒臺極北蕭蕭雨色來請語風光好晴
與異鄉秋士易生哀

登掛劍臺

明御傳光宅字伯卿城人

當年掛劍人何在此日人登掛劍臺生死交情心不負古今塵迹首重迴草含精魄餘荒塚樹老風霜半紫苔我有千將誰可贈空驚寒色四山來

掛劍臺

葉鳴鸞字燕龍福州人

上邦歸季子此地葬徐君宿草迷荒霧平沙帶落曠劍光猶似掛樹色幾曾分肝膽今誰是咨嗟過古墳

掛劍臺

康熙丁未進士張觀光號此雲

豈惜當時贈馳驅衛此身不寒枯骨信恐負賞心人劍氣生前短交情死後真至今臺上草猶作匣中燐

又題掛劍臺絕句

劍氣縱橫一坐陰高臺寂寞暮雲沉可憐不及生前贈未快當年解佩心

重脩麗涓井詩

吉安推官陸叢桂字冲默東平人

城東古甕蒼苔冷七十二眼琉璃造土人但說孫臏營不知尚有麗涓井井中英雄沉石骨元氣茫茫終不敗污泥掘盡夜泉生依舊寒泓湛明月

重築子羔墓

序宋起濂字景茂東平人

古墓淪郊外新碑表路旁尼山分遠秀泗水漾餘光門者情甘踊成人誦有匡從來愚近厚山水保思長

掛劍臺懷古

侯選馬履吉字其旋通判馬履吉東平人

意氣纏綿一剎綠孤墳碧草栢風秋只今生死情難盡萬古河聲日夜流

過阿城五言古風

明張秋工部郎謝肇淵字在杭長樂人

荒隧宿寒烟蒼颡窺樛栗行人畔廢坂牛羊下頽壁
百里有遺墟芳草無阡術子奇昔為政同載皆耄逸
銷兵作農具制挺捷強敵惠愛流嘉聞丘壑存遺蹟
云胡阿大夫揮金事交暱譽言雖日聞卒自膏鏹鎖
井邑故不殊善敗迥超軼悠悠千載事誰復論名實
軀車再三嘆西風動蘆荻

桃丘

春秋桓公十年會衛侯於桃丘今名桃城
鋪旁一丘高數仞每陰雨後烟雲中隱隱
有市井車馬之形土人以為蜃市

孫臏營麗涓井

壽張曹玉珂字陸海知縣

桃丘一坏土高與培塿齊古道無人烟芳草何萋萋
會盟有遺壘介駟猶疑嘶風雨晦林薄悠忽幻虹霓
精靈不可測市語非無稽不見海上山空中聞天雞
交道孫臏亦可哀荒營古井長莓苔行人過處多翹
首共羨徐君掛劍臺

掛劍臺

薛允中 字允執 侯官人

徐君墓上日黃昏季子高風異代存
故壘已經悲黍黍後人猶感薦蘋蘩
兩心相許期千載一劍孤懸照九原
讓國豈知翻釀禍友生誼重弟兄恩

掛劍臺

陳發曾 字白歲 侯官人

讓國一身輕似紙喪國胸中多塊礪
胸中塊礪孰為平對劍脉脉兩相喜
徐君不知名滅國見魯史播越汶泗
間忽遇吳季子季子有劍欲贈之明
不其生于其死豈謂一鐵壯賓容直
恐資之不平起甚則劍客悞燕丹否
亦虞公求不已徒益之疾傷其心盡
高而視棄而屣解佩其墓明非客欲
使魂來喻斯旨史氏但說重心期一
俠能為矣至今劍氣化為草充療心
疾良有以

掛劍臺

黃璣 字惡長 永福人

荒臺有樹掛離愁去國懷人此重遊
草露猶含公子淚劍光已散墓門秋
君恩友誼虛三尺海涸桑枯尚一杯
莫嘆交情今似土典刑還藉土中留
森森古廟畫長扁黃絹蒼苔石上銘
交道自應論白骨世人所重在青萍
高賢遺像猶相語走兔啼鳥不可聽
惟有張秋河畔水至今瀾瀾更流馨

掛劍臺

洛川 陳藝衡 福州人

松揪寂寂陰蟲語劍氣成龍嘯風雨
漆燈無焰暗星芒臺上游魂泣復舞
丈夫一諾千黃金札也當時心已許
掉頭一笑讓全吳隻劍去留焉足數
利器身藏豈足珍屬鏤異代賜功臣
應知世事滄桑幻惟有交情生死真
生死交情意氣尊千秋劍去劍長存
孤祠東近龐涓井愧殺翻雲覆雨魂

登戊巳山

歷水孤峯小亦尊閒來掃石坐松根
地連岱嶽雲來密城納長河雪泮喧
衣帶還存神禹跡漁樵解語孝皇恩
荒潭龍去鈎誰下波鳥啾啾宿霧昏

掛劍臺

張秋史在雍州人

寶劍今何在荒臺茂艸深雲迷殘碣斷樹老晚庭陰
三尺酬亡友千秋見古心泉壤不相負意氣滿空林

阿井

史在雍

古井何年鑿仙膠藉水靈但聞傳本艸未許刈茶經
寂寞留殘碣荒涼有廢亭我來暫遊憩勞矣數揚舲

樓閣

登安平燕樓

明河南劉約字傳之

雲際高樓俯碧濤飄然乘興此登臨勢吞岱嶽雄齊
魯光拂簷楹接斗參海霧漸銷紅日上野烟浮動亂
峰沉萬艘從此通雲漢不負平生後樂心

登安平燕樓呈韓銀臺

明給事中殷雲霄字近夫

漕河橫亘三千里南北今看第一樓
落海山佳氣望中收心扶紅日懸霄漢袖拂朱闌捫
十牛漫俯中流舟楫穩銀臺功業合民詠

登安平燕樓

明張秋工部郎中謝肇淛字長樂

高樓遙控九河關海岱微茫指顧間
水半窗斜日錦屏山孤城粉堞連雲起平楚蒼烟逐
鴈還氛祲生消波浪息風光贏得獨開顏

登張秋譙樓是韓通政治河時重建上有謝

水部題詩

壽張馬之驢字吳傑

三疊樓臺十仞梯風烟千里見端倪
績接首青天謝客題南國舳艫衣帶北東山峯嶠盡
欄西廿年恬浪無烽火玉漏清餘五夜雞

登北門內過街樓

拔劉執字大蘇

仰止一褰裳推牕坐未央倚雲連禁雉彈鋏起河魴
玉磬傳清響蒲帆逗晚涼抵疑絕巘上俯視鳥迴翔

寺觀

靈佑觀

明山西
參議許用中字平叔
東阿人

城郭齊宮古樹齊邯鄲夢破轉凄其石潭露冷蛟龍
泣華表霜高鶴鶴啼劍倚銀河飛紫氣丹成金鼎護
青泥步虛臺上垂髫客絳帳空餘司馬題

宿張秋南寺

寺張馬之驢字吳孫
主簿雄縣人

物役秋城下春宵思上方夢清僧舍榻心醒佛龕香
身世燃燈裏人天轉頃刻何時謝塵熱終日坐慈航

過華嚴堂

水上帆無恙雲邊戶不扃問行藏款段曲徑僻街亭
入寺先聞法尋僧更借經坐來餘興劇歸路儼侵星

甲戌冬日過白宿寺

明陽穀
知縣李蔭字滄浪

凌風過白宿乘月披青蓮葦域真堪憩塵踪劇可憐
縑衣入淡宕墨綬事微纒受僞無由得吾慚李謫仙

秋日再過白宿寺同李少府姜茂才小酌

野寺重過日幽尋興轉豪秋陽猶曠暑風樹忽翻薄
世事紫三歎流年感二毛琴尊聊永夕坐久未云勞

白宿寺

寺張
知縣曹玉珂字陸海
曹平人

人世百年間倏如信宿事古人一宿茲千載名其寺

白宿庄普照寺相傳以唐李白信宿得名

寺張
主簿馬之驢字吳孫
雄縣人

青蓮曾此憩白宿遂為名孤剎連秋町寒花綴野英
人偕天地在詩跨古今行慨我來游晚踟躕後客情

石佛寺有王右軍書

明山西
參議許用中字平叔
東阿人

寺野僧殘澗水餘北風吹落鬢毛疎三乘無着叅金
象五竺隨緣響木魚病猶解傳摩詰偈驚蛇猶見石
軍書空門回首人間路勞擾何如此靜虛

署廨

入安平署

明張秋工
部郎中謝肇淛字在杭
長樂人

謾說皇華署凄涼似遠藩抱河雙半郭錯壤一孤村
帆影暗侵戶郵籤夜到門盈盈衣帶水不必問河源

其二

偶罷含香直來乘奉使槎晨參津吏集秋雨石堤斜
客過時鳴鼓官閒早放衙舊遊渾似夢重到便為家

初至張秋河署酬陸冲然見慰之作

寺張
主簿馬之驢字吳孫
雄縣人

自信稟頽質四體每踈曠飢驅就微官風塵此重僑
矯矯強仕年黃綬神難暢所幸接河湫山水相滯宕

高樓立虛宇登眺極奔放西南映平野綠柳清於浪
左顧積層嵐蔚藍輕且漾長河隱隄岸遠帆動煦障
欸乃頗翫騰簫管嘗歷亮身在烟霄中意氣時一王
非無職業勞不敢云快康監勉王事學古何能
忘服賤而食貧臣心水自況但願寡其過以告無罪
狀故人陸夫子念我負翫辭德言雅諄復提命過珍
貺題詩又慰我妙旨發高唱再拜矢斯音激楚生悽愴

張秋河署漫興

署在張秋南水門外

薄宦還山左寒衙自水西出門先渡馬公座必驅雞
綠樹隨衣映青山倚案齊有懷吟夕秀無事悲朝墜

署樓偶題

千里平原眺望奢高樓特立占天涯微風稍助張帆
水細雨輕和落鴈沙閒夢自知非國士野人不辨是
官衙長吟生覺烟雲暮更秉清燈讀絳紗

題馬旻律少尹署中新築揚舲館

東阿劉運興字然燕
庠生原名宗向

河上揚舲館伊人宛在焉張融非借水米芾漫題船
雪夜疑開權清秋欲坐天半牕松月動真有翠萍齋

其二

石尤吹不去冷署一舟橫戶枕魚龍窟人齊潘陸名

長風隨劍乳流水倚琴生似發江中數時聞擊楫聲

揚舲館詩為旻律題

壽張陳璜字英園
知縣臨海人

秋水盈盈在一方移來青翰作丹房搏風好破天池
浪醉月如浮太白航千卷琅函成錦纜一枝彤管是
牙樯蓬萊咫尺期君到太乙仙人共頌頌

河上草堂詩

壽張馬之驕字旻律
主簿馬之驕字旻律
主簿馬之驕字旻律

余職壽張東阿二邑河渠沙灣是其父掘
兼為糧艘阨要開運以後宵晝守催爰構
兩楹為寢食之所賦以言情康熙丙午年
記

在昔咨昏墊黃河此亂流宣防雖已築秋水尚堪憂
兩岸迷牛馬三灣費溯游攝官催轉漕風夜侶沙鷗

其二

露宿愁風雨微躬只自憐鴟鵂難世外燕雀且簷前
道念規方丈貧謀買數椽居停勝巢窟懷古一蕭然

其三

心遠成偏地紅塵不許通數重山影上三回水聲中
戶轉帆檣月牀臨欸乃風舟居兼陸處狹小笑張融

其四

催船如策馬辛苦執鞭人退食欣容膝冥遊愛養鱗

肅歌朝旭發圖史晚燈親每有同心友將來問水濱

河上草堂為馬旻孫詠

壽張陳 字琪園 臨海人

半綸蒼水使築室在河干帆影臨窗度撓歌夾岸歡
三秋莎草綠午夜浦燈寒清曉知無滯哦詩對碧端

題河上草堂

生袁宗憲 字承香 陽穀人

別署新開儲渚陰地偏塵遠水為心穿簾夜氣兼秋
氣隔院吳音共楚音十里晴嵐來皓月一聲寒鴈動
孤衾夢餘應有牢騷句譜入吾山次第吟旻孫近草 日吾山集

風景

初至張秋

明陳鳴鶴 聞縣人

浪迹風沙倦停車寄水村蘆茹山藪青囊褐野裘溫
北禮從宗國南冠識故園還應登泰岳絕頂望吳門

張秋秋興

壽張陳 字琪園 臨海人

僕僕向河干西風秋草寒土城黃水後南寺小窪端
羽檄軍需棘樓船夫役繁不如伐檀者食力飽家餐

其二

河水清且漣平原交遠川牛羊日夕下蝦菜晚風鮮
花露南來酒黃遠北鑄錢四方人雜沓擊析靜塵烟

荆門驛作

明盧雲龍 南海人

草綠荆門柳更濃別來霄漢一萍踪餘寒四月衣初
袷落日孤舟路幾重千里帆檣新禹貢百年耕鑿舊
堯封美人自古傷遲暮回首天涯可易逢

張秋楊柳枝詞

壽張馬之驕 字旻孫 主簿 臨海人

同城不識是分疆陽穀東阿與壽張三縣河隄三縣
柳問誰特地柳絲長

其二

城南城北兩官衙掉柳年年似種花莫以陶潛當潘
岳由來蕭灑勝繁華

其三

南船買客往來頻南草南花強市人何似岸旁楊柳
樹本來風土自然春

其四

幾日春深青復青朱顏一望廣堪星人生自古封侯
少欲奏新誦不忍聽

贈送

送沈季彪治水張秋

明張秋工 謝肇淛 字在杭 部郎中 長樂人

春風擁傳出京華汶水梁山發建牙河伯無波侵瓠
子詩人有閣對梅花開門過客時妨卧行部移舟半

作家轉餉河源憂不細豈同博望遠乘槎

送謝水部往張秋

明郭天親字聖胎

風塵為客久一再送君行當此看花候那堪折柳情
維舟臨古岸分署坐孤城人事逢迎少應高水部名

寄張秋謝在杭水部

明戶部馬之駿字仲良

懷人雲樹阻江東一扎三年未可通墨氣想流春草
後蘊薰如坐水聲中河渠太史書堪續省署何郎字
略同衣帶到吳應不遠估船無賴托郵筒

梁朗公先生督河張秋及瓜以行河詠見示

答贈

益都馬如雲字剛中

三載明星照碧岑秋帆欲掛動高吟篋多佳句原工
部囊少餘錢是水心葭渚翠遙頻詠露藥籠香燕亦
充參仙舟載得玄圭去靜掩柴扉有夢尋

呈方度來別駕

明鄭府陳子寧字獻可

雨膩春膏節氣柔雲帆清影度江舟情同勾雨欲迎
竹歌徧河濶學善謳說劍談兵今勝事微吟長嘯古
風流海天萬里看新色秋水黃山月一鉤

過張秋贈林郎山別駕

梁昌陳惟人字大生

焚香撫鶴憶前賢水部風流正宛然盤錯原知分利

器決排應藉濟洪川風行荏澤眠桴鼓浪湧桃花奏
管絃解佩題輿從此兆相門宅相自翩翩

公所
自出

贈馬旻徠薄秋水

吉安府陸叢桂字子默

高人亦短簿骨格有餘清風昔富文藻灑翰天機生
樗散達世用名下多願情一為管轄吏身同草木輕
對客時枉頰但愛逢山橫春氣在林木墟合曖微明
迎風高柳劍疎薄解塵纓雨歇帆影重塘綠鳥聲迎
雖非鸞鳳域亦足代躬新

自張秋還宣城別馬旻徠水曹兼顧孔子過

揚州寄孫豹人處士

北在柯宣城人

霧落秋河白林中黃葉生履穿衣鉢重掛水衡清
山動舟人至心歸鴈字橫扣門柳巷月君夢亦燕城
州人寓揚州柳巷

半公自東歸為余舉馬旻徠不啻口出屬書

近詩請正余又悔在范時未過張秋因失御

李讀其古調堂詩益復惘然附寄一首便以

當東

處俞綬字去文

近逢支遁語玄度重余思豈定開明月因將見汝詩
吾山歌蕩弄秋水勢離奇自笑望詳失仍勞鴈影馳

舟次張秋贈馬旻休少尹

順治甲梅 清字淵公
午舉人 宣城人

古道重神交一掃眼前跡南北各一涯能使相思積
馬公風雅宗鳴才神與闢前年公歸新詩寄一尺
凌風每三唱秋颺婉生腋瞿山老風塵三年一行役
南歸蕩孤舟長歌續旅魄漕流不盈線繫纜張秋磧
河干一握手始交如宿昔翻思未晤先聞聲那能釋
轉瞬隔川岳新詩各自惜浮名走天下紛紛復何益
誓歸南山南吾自適吾適

挽弔

為閻子福九述祖德詩

吉安府 陸叢桂 字冲默
推官 東平人

君先乃極貧皎皎一叅政卿子不能躋日月資忠敬
道若益蒼生業素忍福命辭榮侍白雲襟帶存天性
物外生笑言釣雪濯烟淨其後有懿孫報漢文乃聖
清德啓吾賢塵點愈光映子念忠孝原益守勞謙柄
輓安平宋比部成六 明 吳未 狀元 楊廷鑑 字冰如
武進人
金山砥柱數中流過雁傳書召玉樓賦就梅花傷易
臘懷添葭露慘悲秋何當仰斗無能已底事時其不
少留定有落星驚櫓馬頌公浩氣壯神州

姪壻殷元鼎為石川先生雲孫少年能詩惜
哉夙隕余親遺文而心傷焉因作歌以闕其
幽

吉安府 陸叢桂 字冲默
推官 東平人

石川先生生絕奇童年聰慧解吟詩策名二十終三
十典型至今為人師瑣闥甲第今已矣文采風流遺
孫子如何同其風雅才榮華不似耶枯似名成菀死
芹香早白雪淋漓匣中草初日芙蓉倍可憐鏤金錯
采為誰好皇天后土愛精英使汝春華秋不成萬事
愁深卜子淚百年夢短祀梁城遺文照耀空山骨珊
瑚倒地香蘭歇空餘老筆獎寒山淚花滴墨哭殘月

高門于孺人貞烈詩

馬之驥 字者

文禽雙玩水寶樹同交困榮枯誓無二死生矢莫謾
雙樹不單伐土中無怨根雙禽共入網水上無怨魂
乾輿只此義日月明不昏彼自適所志親者從聲吞
多少鬚眉子激此當何言

前題

明 瞿式招 常熟人

綠水生紅蓮亭亭蘊芳烈含柑間未半可惜忽摧折
深閨有女嬌養成十五嫁夫花月明一雙白璧美無
價小院春風鸞鳳聲讀書午夜鉅凝碧機上流黃動
成疋直將辛苦助雲青不獨恩情礙頭白天胡不仁

降割深良人弱冠捐同心朱絃斷絕琴瑟破迸空血
淚悲難任淚枯血盡無終極永夜悲思洞房黑春光
消殄天失明一片貞心回不得揮去僮奴背六親衣
身結束如行人空閨自閉雉經死顏色不動護有神
嗚呼貞烈其如此萬古綱常重于爾同穴同衾語不
虛驚驚塚上生連理舅氏官高志節奇每因兒女一
獻秋封書便合奏天子乞與東山烈婦祠

前題

明張秋王
部郎中王之柱字砥中
武進人

于孺人瓊姿推獨惠帳驚空指心以誓生
前含笑而從地下香殘一練氣凜千秋余

方欽憲部之樓璫載仰烈媛之殉義高門
創違大節相輝愧莫賞平蕪詞耶用廢夫

輿誦云爾

無端風雨晴相傾腸斷雲邊孤鴈聲但願不違同穴
擔何須留得未亡名愁開舊鏡蟾光慘咲別殘燈霜
氣清應是堂前承範遠天章行見煥幽貞

前題

明探花禮
部侍郎馮之騏字時良
新野人

午夜猶憐佐讀勤何緣早歲卽修文尚思地下絃仍
續忍道人間鏡已分尺組自甘情激烈千秋長在骨
清芬一從此翼雙驚香汶水湯湯咽暮曛

輓陸冲默

張秋林
通判茂字郎山
長樂人

乞歸長欲奉高堂翻別慈顏赴帝旁召記登天應作
客修文入地却為郎潘輿未遂生前馭蔣徑堪悲去
後荒我忝交君稱道詎幾回灑淚問蒼蒼

其二

花自慵開柳自眠春郊無樹不愁烟紅塵已隔三千
界新語猶留十二篇雁去曉寒風正緊鵲啼夜冷月
空懸經綸未竟生平業控鶴何當上碧天

重脩張秋志後序

康熙紀元越八年己酉秋七月我

林公大人履張秋治河別駕任敷政撫辰鳩工續績於是河伯若水性飛挽踐期程歲步周百為皆報竣

公乃眺山川覽風物景前憲承道編慨然有式三長量百世之思焉曰張秋故名安平安平故有志至於今歷七十六年所矣自

皇天眷

聖寶鼎聿新田海既移損益多有不登掌故彌久彌

湮後將焉視及今補葺其可緩諸乃造

鎮入沖默陸先生謀集事

先生弘含無涖駿奕不群力可獨行神能坐照

第朱墨繁細非所宜勞爰以草創之端屬之端

執役之端謝劣姪鄭懼弗克荷三辭不獲乃受

命焉乃徵諸考造稽厥典文以安平志為經以

北河紀為緯詢諸牒於世家聽風謠於道路以

參以伍綜之錯之兼庸測海之蠡並轉窺天之

管三閭月為庚戌殷仲春而書已草草就緒乃

以呈

陸先生嚴斷乃又呈

林大人精裁時

都水王公以及瓜赴臨清侯代雖未及再呈然其

書既燦然巨觀矣

林大人公爾忘私捐俸授梓之端既不獲辭其役

亦曷能已於言至若搜採或遺權衡或舛遂亦

無所逃其罪矣

康熙九年春三月上浣之吉

壽東管河主簿前廣平府儒學教授雄縣馬之

嘯頓首撰